

旅途

張聞天著



旅

途

張問天著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管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一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二〇七)

文學研究會叢書 途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

著 者 張 聞 天

發 行 者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四周圍靜悄悄的，和風吹在街道兩旁列樹的樹葉上，發出沙沙的歎息。這時正是下午二點鐘光景，天氣非常和暖，淡藍的天空中航着朱紅的太陽，遠在北方的山頂上，我們可以看見幾片白雲，懶懶躺着。各處辦公室內，一般美國人都忙着他們的工作，雖是他們打着呵欠，可是大家都沒有休息，倒着頭睡的不用說更沒有了。祇是在某工程局辦公處的一隻桌子旁邊有一個中國工程師低着頭默不作聲。他的美國同事以為他睡着了，大家噉着嘴或是丟着眼色輕輕的笑。

那是一個年紀不到二十五歲的少年，雖是他的頭低着，可是他並沒有睡。有時他抬起頭來，眼睛張的很大地茫然望着遠處。他的同事們以為他們的笑聲把他鬧醒了，很覺不安，其實他並沒有聽到他們的笑聲，他的眼睛中也沒有看到他們的影子。這因為他心中起伏着的情緒太猛烈了，他腦中激動着的思想太重複了。他祇是掙扎着在情緒的海浪中；他祇是旋轉着在思想的

迷宮中；客觀世界的存在在他已經沒有了。

而引他這種感情，這種思想的，不過是一封自中國寄來的短短的信！那信上說：「我親愛的凱哥：我的嫁期祇有一個星期就到了。母親和嫂嫂們現在都竭力在預備我的出嫁，竭力要把我推倒一個我所不愛的男子那里。我呢——我現在祇好讓她們把我當作死屍一般去推着——其實我已經是死屍了，我已經不曉得我是在那里了。凱哥，怎樣寒冷的前面的黑暗呀，我已經不能走了……」下面署名的是蘊青。字跡異常潦草，像寫者在非常忙碌中亂塗似的。

忽然他似乎醒了。拿起那封信來看了一下，重又放下。他感覺到針刺一般的痛苦與無聲的心的哭泣。這在他不免太過了。他立了起來，請了假，一刻也不停的奔到外面街道上，無目的地順着街道一直走去。他儘走着，儘走着，走過石路，走過泥路，一徑走到滿生小麥的田畝中去。最後他的思想沒有了，感覺也麻木了。他在麥田中呆呆坐了下來。想起她時，他就哭了；看着自己現在的模樣，他又猶然地笑了。

等到他回到自己的旅館裏，已是深黑的時候了，他沒有擰開電燈，沒有吃飯，也沒有脫衣，倒

在床上昏昏的睡了。醒來後，天還沒有亮，隔壁的自鳴鐘祇打了二下，四周圍一點聲音也沒有，亞羅鎮和亞羅鎮的人一般，在靜寂中睡着了。他一翻身立了起來，走到窗口前，望着荒涼的街道，藍空中祇有幾個星兒閃爍着。黑夜的呼吸，使他覺到寒涼。他歎了一口氣，又回到床沿上坐下。他想：這個時候，在西半球醒着的恐怕祇有他一個人了，多麼孤寂呀！多麼無聊呀！這樣的人生，生活着到底有什麼意義？——但是在東半球的一角上也許她現在正醒着，她是應該醒着的，正想着他，正爲了他哭泣着，悲痛着。如其是這樣，他的存在也不至完全沒有意義吧，因爲爲了愛而生活，不就是生活的意義嗎？

他正在這樣思索時，無意中他的手探到褲袋裏，觸到她所給他的信。那封自中國寄來的短短的信！牠說的甚麼？不是說她的嫁期一個星期就到了嗎？一個星期！他計算着。那末她出嫁以來已有二個多星期了。在這二個星期內，她做了什麼，那不相識的男子對她做了什麼？他的要求她拒絕了他的要求還是接受了他的要求呢？……想到這裏，他再不能想下去了。他的身體戰抖着，他憤怒如像一隻被欺的獅子，他的熱淚如泉水一般從眼眶中湧了出來。他真的哭了。眼淚從

面頰上流下一直落到身上，吸收在他的衣服裏。

明天早上他在床上滿身發熱，他祇是呻吟着。房主人看見他有了病，就替他着急的了不得，立刻去請了一個醫生來。醫生說這是傷寒症，要立刻見好很不容易。他開了一張單子，說還有別事就走了。房主人也很忙，所以也不得不走，雖是走時回頭對他看了好幾次。鈞凱於是又一個人睡在床上發燒着而且呻吟着。他並不怨恨他的病軀，不但不怨恨，他還希望他的生命從此就告一終結：這樣就可免卻許多煩惱，許多痛苦！

過去的事情在他的病夢中掠過他的腦筋，如像浮雲掠過青色的晴空。那樓房，那花園與她的聲音笑貌，都在他的心眼中再現了出來。雖是有許多記憶，非常甜蜜，可以安慰他一點，但是當她想到她嫁前與嫁後的痛苦，他祇有閉着眼睛希望他的記憶從此消滅，希望他自己也從此化作烏有。

而他的記憶不能消滅，他的身體不能化作烏有，於是他的心又痛苦，眼淚也不自覺地充滿

了眼。他的身體變成更熱，他的呻吟也變成更利害了。

這樣病了一星期，雖是有醫生天天的診治與他外國朋友克拉夫婦及克拉小姐等的陪伴，可是他的病並無起色。他的身體漸漸瘦了，他的眼睛也漸漸凹進去了。外面的和風還是那樣吹着，朱紅的太陽還是那樣照着，春之女神招呼着她的伴侶，可是他的病仍舊漸漸沉重了。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病根的所在，除了克拉夫人及克拉小姐就是她們二人所知道的也大半根據於她們的猜度，不是他自己告訴她們的。他和克拉一家雖都是極知己的朋友，但是他從沒有把自己的隱痛告訴給他們。他以爲一件祕密事情，被二個以上的人知道了，就失掉牠的神祕與莊嚴；他希望牠因他們倆的存在而存在，因他們倆的消滅而消滅。而他沒有知道世界上有一種人能夠對我們的痛苦表真正的同情，能夠做我們的鎮痛劑，把我們從絕望痛苦的路上救了回來。而且他又不知道克拉夫人與克拉小姐就是這一種人。

有一天，鈞凱病後的第八天，天氣異常溫和，藍色窗簾中射進溫暖的朝陽散佈在他的床上與他的面上。外面幾株樹上幾隻小鳥吱吱叫着。一點聲音也沒有；祇有禮拜堂招集早禱者緩慢

的鐘聲，衝破這和平的空氣。克拉小姐一早就來了。她坐在床邊一隻搖椅上，穿着禮拜日新鮮的服裝，她的捲髮四散在她年輕的紅白色面上，細長的眼睫毛蓋着她深藍的眼睛。她很憂愁地望着他，一句話也不說；他面對着清新的陽光，露出微笑。這一點笑容在他抱病以來，可以說第一次。克拉小姐見他這樣，她的愁容也不免轉為微笑的了。

「密司安娜，今天是什麼日子？」他忽然面向克拉小姐問着。

「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密司忒王。」她很溫柔地回答着。

「四月二十八日，我的天——日子怎麼過的這樣快！」

「什麼？你還覺得快嗎？你睡在床上已經八天了。」

「八天了？」他回想似地望着前面的空間。「我祇覺得——我不知道我在這八天中做了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在這八天中病的異常重，有時還發出囁語呢！」

「囁語——我說了些甚麼？密司安娜，我沒有說甚麼嗎？」

「沒有什麼。」克拉小姐面上現出微笑，回答着他。

「密司安娜，我知道我說了什麼了，好姊姊，你告訴我吧！」他伸出他的一隻手放在克拉小姐的手背上，繼而握住了她的手。安娜祇是微笑。

「哦……我知道我說的甚麼了……那封信呢……密司安娜，我永遠不相信那事情是真實的。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他縮回他的手，面上立刻滿佈了陰影。

「密司忒王，你病才有起色，不要那樣自己摧殘身體。你知道那不是玩的！」

「我的身體！我要我的身體做什麼？我不要我的身體……」他說到這里，把頭鑽到被窩內，又哭了。克拉小姐面上露出憂愁，默不做聲地對他望着。她很想找幾句話來安慰他，但是一句話都沒有。因為說幾句無聊的日常慰語固然不好，而說過於親密的話也並不妙。房內靜悄悄地，太陽光在床上，在地板上慢慢移動着。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世界上有某一個人對於你表十二分的同情并且希望你的身體立刻痊愈呢！」克拉小姐忽然溫柔地這樣說。

「誰？」鈞凱把頭探出被窩，張着淚眼向着她。

太陽光熱烈地照着他們倆，「誰？」的聲音似乎在和平的空氣中回響着。

二

在二年以前的夏天，天津的天氣異常炎熱；雖是某工程局內的電扇不息地轉動着，可是熱度一點也沒有減退；局內的辦事人大部分在中飯後都在椅子上熟睡了。祇有一個身材中等，面色蒼白，穿着西裝的青年在他的手裏翻着一部小說，那就是露俄的 Les Misérables 了。

他雖是把那部書儘翻着，儘翻着，但是他的思想卻並不在那部書上。他近來很覺到生活上不安，很覺到這種昏昏沈沈的生活的無味。他想世界上最無價值的生活，恐怕就是這種無感情，無痛苦與無趣味的生活了。人和禽獸草木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能夠有多方面的活動，能夠變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為無上的發展。但是他現在的生活呢？每天除了照例的工作以外，就是照例的喝酒與打牌。喝酒與打牌在從前也能填滿他空虛的感覺，但是現在他也覺得疲

倦了。

他拿着那部小說愈是想，他的心中愈是覺得難過；於是他就立了起來，拿了他的草帽忽忽地走出去了。在炎熱的街道上，他無目的地走着。他的身上與額上滿流着汗。看見一家賣冰淇淋的鋪子，他就走了進去，在電扇旁邊坐了下來，喝了一瓶汽水。他才覺得清爽了一點，悶氣也稍稍平下了一點。忽然聽到婦女的聲音，他就把眼睛轉過去看時，原來是幾個女學生裝束的女子，後面還跟着二個男子。他們很高興地說着笑着，一直到王鈞凱前面一張桌子上坐下。

他看着他們高興的態度，聽着他們高聲的談話，覺得很是討厭。這並不是說他對於女子像叔本華那樣有先天的厭惡；不是的；這是因為在他對於人生這樣失意的時候，而他們卻這樣興高采烈，不免太使他相形見拙，覺到一種難堪了。他不高興，他們爲什麼這樣高興呢？

他向他們斜視了一眼，表示討厭他們的意思後，就大踏步會了鈔，走了出去。外面陽光還是那樣熱烈，街上來往的人面上都滿流着汗；還有許多破襪的工人在太陽底下工作着，他們灰暗色的皮膚上汗像水一般流出，他們用他們骯髒的手自己拭着。但鈞凱祇是憤憤地走了過去。走

了一陣之後，他覺得沒有地方可去；他雖是在天津有幾個比較親密些的朋友，但是他現在無論如何，不情願去找他們。後來終究像得到什麼主意似的，回轉身向着公園去了。

公園內男男女女異常的多，但是他們來並不是避暑乘涼，卻是來湊熱鬧的。鈞凱在裏面走了一陣，一塊幽靜的地方也找不到，頭腦昏昏地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近來很討厭人羣會集的地方，很討厭所謂社會。他很想找一處清靜所在，可是沒有一處是清靜的。他想他們這樣嚷嚷的，到底爲了什麼？他們是怎樣的無意識與無目的呵！

他沒有權力把他們一個一個趕出去，他也沒有力量把他們一個一個來殺掉，他現在唯一的路，就是避開他們了。於是他很憤慨地走出了公園。走了一陣子，他簡直想不出一個好的去處。不得已才轉了一個灣到朋友陳邦傑的家裏。剛巧陳邦傑適從公事房回來，所以他一敲門，就被請進去了。

「鈞凱，你什麼時候出來的？」邦傑看見了他就問。

「二點鐘。」鈞凱冷冷地答。

「什麼？你又去喝酒了？」

「喝酒又怎樣？又是那老教訓嗎？但是我今天卻沒有喝！」

「沒有喝當然更好了。」

「有什麼好？」

邦傑知道鈞凱的脾氣，所以就沒有答應他的話。歇了一刻，他似乎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說：

「鈞凱，你看見過台伯嗎？」

「沒有什麼事？」

「似乎你有一封掛號信從美國寄來的，他替你收下了。」

「誰寄來的？我沒有朋友在美國！」

「那末誰寄信給你呢？——鈞凱，你爲什麼這樣憤憤的，誰和你鬧了意氣？」

「鬧了意氣？我哈哈……」說到這里他笑了，但是他的笑並不是真的笑，不過是一種悲哀

的苦笑吧了。是的，他是在發氣，但是他是在和社會全體發氣，並不是和某一個人發氣。他爲什麼

要和一個渺小的動物發氣呢？

他在邦傑家裏坐了一刻覺得還是異常無聊，異常孤寂。邦傑雖是他的好友，但是他們的思想與志向很不相同；所以他雖能勸告他，幫助他，而不能安慰他。況且誰能安慰一個人的孤寂與別一個人的無聊呢，如其那一個人真是孤寂與真是無聊？

不久他即告辭了邦傑走到大街上，心中覺得非常難過，一種不可抵抗的習慣捉住了他，把他送到了江南酒樓。在那里他一個人無聊地喝了幾杯冷酒，幾碟冷菜。但是還是無味。於是一溜煙奔回自己的寓所去了。他希望能夠在家裏把日子睡過去。那曉得一進門，台伯已立等在那里了。他一看見他就說：

「鈞凱，你有一封從美國寄來的掛號信，快拿去看吧。」說着把信交給了鈞凱。鈞凱接了後，把牠向桌上一丟，沒有拆開來看，誰有心思去看那種無聊的掛號信呢？現在就是天塌下在外面，他也不要去看吧。

「鈞凱！掛號信也許有重要的事情，你還是看一看的好。」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什麼是重要的事情？」

「那你不能這樣說！」

「那末請你替我去看一下吧。我實在沒有心思去看他。」

「好，那我就來替你看一下吧。」他從桌上拿起信，慢慢把牠拆了開來。那時鈞凱已經把身體倒在他自己的床上了，他的眼睛望着帳頂，心中空空洞洞如像一個黑暗無底的深淵。他望着牠，一點也不怕，因為他的心是空空洞洞的。

「鈞凱！好消息！台伯已經把信讀完報告結果了。但是鈞凱沒有聽到。他於是跑到他身邊推着他大聲說道：『好消息！鈞凱！原來他以為他已經睡着了，因為他沒有看到張大着眼睛。』

「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鈞凱慢慢地說。

「你要到美國去的願望達到了，你去看這封信上所說的吧。」

「美國去的願望？我沒有這種願望！」

「這是你自己從前說的，也是你自己託人家介紹的，現在人家替你介紹好了，你反而說沒

有——你這個人的行動真是奇怪！

「你這個人的行動真是奇怪！是的是的！奇怪！奇怪！……哼！」

三

鈞凱到美國去的消息，不知道怎樣被大家都知道了。於是平日和他沒有關係的同事也都請他去吃酒，表示他們送別的意思。況且鈞凱這一次到美國做工程師總算是高昇，一般人對他表示好意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吧。可是他對於這種無謂的應酬祇覺得空洞與虛偽。每一次宴會的結果不過使他發生煩惱與疲勞罷了。他的病根也在這裡種下了。

在天津的同事中和他最稱莫逆的要算李台伯和陳邦傑二人。他動身的那一天，送的人雖很多，但是大部分都送他到碼頭後，說聲珍重就去了。所存留的只有他們三人的影子。他們各人望着遠處的帆船，默不作聲。四周圍來往的人那麼多，人聲那麼嘈雜，而他們三人所覺到的卻是異常的悲感。他們一同在一起，已經二年多，現在有一個人要遠別而去，這豈是他們所能堪的？

汽笛叫了三次，輪船開始動了，他們祇是用眼睛互相望着，距離愈遠，人影愈是模糊，凱鈞祇見二條雪白的手帕子在空中招展吧了。他現在已經失去了他們倆，他們倆對於他的撫慰與勸導，恐怕以後也無法享受了。他在世界上真是一個孤獨的人！他要墮落，以後永遠沒有人來勸他了——他喝那麼許多酒，以後也沒有人來勸他少喝些了。將來有一天他病倒了，沒有一個人會來服侍他；他將死在壁角裏如像一隻死狗吧……

這種思想對於他的壓迫，一點加重一點；他不能忍耐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間內仰臥在牀上，看着上面的天花板。海水激盪的聲音從小小的圓窗中傳達到房內，告訴他說：「你以後是一個孤獨的人了。」

日子這樣一天一天過去，他的身上也覺得一點一點不舒服起來。更因為他歡喜吹海風，他向來不知保護的身體竟着了涼。寒熱病就從此侵了進來。晚上身體發燒的時候，他躺在牀上，對着黃黃的電燈，組織着他顛倒的夢。白天他還是到甲板上吹海風，他的眼睛每每茫然地望着無盡的天際，慨歎着命運之不齊與人世之無常。他這樣的東奔西走結果也不過是一場痛苦！

比到上海，他的神經已經有些昏昏了，模模糊糊在輪船碼頭附近找到了一個客棧後，就睡下了。他喊茶房打電話去找他的朋友，那在郵局裏辦事的默君。誰知事不碰巧，他已經回家去了。此外他更沒有別的相識，不得已只得在就近寓所內找了一個醫生。他是一個日本留學生，手段雖高而不妙，診了幾次，鈞凱的病並無起色。

幸而他朋友默君的同事來看了一次，並且替他打快信到畢城找默君立刻出來。不到幾天默君果然到了上海。他就替他找了一個中國儒醫診了幾次，並且朝晚陪着他。他的寓所也從華界搬到了租界。他的病也慢慢地好起來了。

在天津時他就定了中國郵船公司的南京船。當開船期一天接近一天時，他的身體還是很軟弱，不能如期動身。不得已他祇能調了一張下一次航行的船票。這中間差不多有一個半月多餘的時間。朋友默君就勸他搬到鄉間去養病，鈞凱也就答應了。

他到默君的故鄉，這不是第一次。在這一年的春天，他和台伯回南時曾經到過畢城一次。那是很值得紀念的一次旅行。因為在那里他認識了默君的二個妹子雲青和蘊青。那時他們倆都

是本城女子中學的學生，並且也會受過新思潮的影響，所以當時她們見了生客，不但怕羞，並且還陪着他們閒談過好久。後來台伯與鈞凱回天津時，默君與他的二妹因為要到無錫拜客，所以也跟着同行。

從畢城到無錫須先坐輪船到須城，再從須城坐火車赴無錫。在這一次旅途中，鈞凱曾經對她們倆說了不少的話。凡是她們二人問他的問題如像輪船怎樣會動，火車怎樣會走，他都給了她們很長的指導與解釋。他對她們宣說發達工程事業的重要，並且表示他對於中國現狀的失望。雲蘊姊妹當時對他表示異常的佩服與尊敬。她們覺得他是和一般男子有些不同的。

「王先生，我希望你能夠照着你的計畫做去，那末一般平民就可受益不淺。」在須城火車站上時蘊青曾經這樣說。

「這固然我在讀書時就有的希望，但是——不必去說他了吧，——在這種紛亂的政治狀況的下面，我的小計畫，是永遠不會實現的。況且——」鈞凱說到這裏歎了一口氣頹喪着說，「況且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計畫了。一個人生在世上真是得過且過……」

「但是，王先生你不要因此喪氣，一個人只要有大的懷抱，並且只要用了熱烈的心腸做去，結果沒有不勝利的！」雲青當時說。

鈞凱當時聽了，祇笑了一下。大家上火車後，這話也不再提起了。並不是他們不願提起，因為恐怕這樣說下去，不免太說到切身的問題；這是初交的朋友，尤其是初交的男女朋友，所不應該有的親密。

他們到了無錫，就在公園內玩了半天。那時天氣異常和暖，溫柔的和風如像醇酒一般灌醉着一般遊客。桃花的紅色輝映在綠葉中間，木香花的香氣，佈滿於大氣。沒有心事的人如像默君與台伯二人，當然無力抵抗這春的催眠力了。在木香棚下，大家坐着休息的時候，他們二人竟睡着了。

外面小鳥婉轉着，櫻花紅的像火焰一般，他們三人相對無言似乎各有所思。有時視線互相接觸時，他們的嘴唇都掀動了一下，現出一種不自覺的微笑。在這種微笑中間鈞凱方才知道了二性的接觸的甜蜜。但是這緊張的靜默的空氣，使他們很不安寧。他們都想用了一種方法打破

這異樣的空氣所加於他們的壓迫。

『我們到外面去走一下再來喚醒他們吧；大概他們已經很疲乏了。』鈞凱說着立了起來。
『我也想這樣！』雲青與蘊青同聲說着，并且也立了起來。

他們在池塘的四周慢慢走着。蘊青有時要哼一支歌，雲青有時要拾起地上的落花玩。鈞凱只對他們望着發出微笑。他們相互間講的話很少。這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話可講，實在因為天上飛翔的白雲，林間顫抖着的樹葉與紅暈着面頰的薔薇花瓣，已經完全替他們把心中的情緒申訴出來了。因為他們心中的情緒不就是春的消息嗎？

隔日他們又玩了梅園與惠山。在無數梅樹底下，青草地上，他們五人團坐着，吃着他們預備的乾糧。多麼可愛的青草呀，鈞凱躺下去仰望青色的晴空時，他已覺悠然神往了。有時默君還取出他的笛子嗚嗚吹着，蘊青就隨着唱。在這柔和的，婉轉的歌聲中，鈞凱聽到了甚麼呢？沒有他！祇在眼前看見一縷遊絲在空中飛舞着吧了。

祇是二天的接觸，但是蘊青天真的活潑與雲青誠樸的溫柔，與其他種種可愛的記憶，把鈞

凱的心完全吸引去了。他祇願上帝給他一個機會能和她們永遠在一起，這樣走着，這樣玩着，他在滬寧車與津浦車上，眼睛雖望着窗外的野景，但是他沒有看見什麼，他只覺得心中有一股甜蜜的春之朝氣氾濫着，他細細嘗着牠的滋味，好像含在嘴裏不肯咽下去的鮮果。

到了天津，他覺得他有無窮的話要向她們說。他費了無數信箋，寫成了一封自以為表示他的思想最適宜的信，但是他不敢貿貿然寄去，所以找他的好友台伯商量，因為台伯是默君家的近鄰，所以他知道他家的情形非常詳細。可是一個向抱人道主義的台伯，竟把他勸阻了。他知道雲蘊二人都已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許給人家了；如其已經訂婚的鈞凱，因了通訊和她們發生了戀愛問題，那事情就要變成更其複雜；這是息事寧人派的人道主義者台伯所不願有的。

「鈞凱，她們的家庭也許不十分開通，你現在如其和他們直接通訊，我恐怕不十分妥當吧，況且你已經訂了婚，照你家庭的環境看來，你不能不自己犧牲！」台伯板起一副道德家的面孔對鈞凱說。

是的，鈞凱在很早的時候，他的父母就替他定了一個他所完全不知道的女子。他父母死後，

他受了戀愛自由論的影響，已經聲明不願和那一個陌生人結婚了。雖對方面情願不情願，他不能知道，但是他的態度已經決絕。況且誰有權力把他和那女子捉在一起過夫婦的生活呢？

可是那向抱人道主義的台伯，他總是要勸他去娶她，希望他自己犧牲一點爲他人謀幸福。『爲他人謀幸福，這樣就是爲他人謀幸福嗎？』鈞凱常要拿這二句話來回答他。台伯說到自我犧牲時，他就要問爲什麼他要犧牲自己？他不願爲了犧牲而犧牲！

這一次台伯的勸告，不免又使他笑了。但是他的笑容忽然間變成沈思。他想台伯的話也有一部分理由。他因爲愛她們所以和她們寫信，如其現在因爲通信的關係，使她們受到不好的結果，那決不是他所願意幹的事。他想了又想，把寫好的信看了又看，終究把牠放下了。不久他決然地把牠拿起來看了一下慢慢地撕破，悲哀地把紙片一片一片丟散在字簾內。然後取出一根香煙抽着一直等到他的思想和煙霧纏綿在一起之後。

他任性的放浪生活從此又繼續着。在表面上他已經忘記了他們，但是在他內心的深處，在他心海的小島上，時時浮泛着她們倩影。正在工作的時候，他會張大了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

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他在愛情中所能有的生趣，現在也被台伯打斷了，怎樣無價值的是他的一生呵！

但是在這次他的病中，默君看護着他的時候，她們有信致她們的哥哥託他問鈞凱的好，并且言辭非常懇切。鈞凱看到了她們的信，面上雖沒有什麼表示，但是從他雙手微細的顫動上，我們知道他已經興奮了。

她們沒有忘記他！那末他在世界上還被二個女子記念着！這種思想在他荒涼的心內是怎樣的甜蜜呵！

四

他決計回畢城到台伯家裏靜養幾天，但是在到畢城之前，他希望回家一次，對他的故鄉爲最後的話別。

他的家！他已經沒有家，雖是在他的家內還有哥哥與嫂子。他的哥哥是一個小學教員，後來

因爲教書沒有出息，所以投入了商界。從此窖子逛起來，鴉片也抽起來，把父母的遺產化去了一大半。更因爲在家日子久，孩子的生產量也大，一家的經濟，弄得非常困難。他的性格也因此愈變愈壞。對於老弟，只要老弟不問他要遺產，他是向來不問不問的。老弟也知道這些情形，他自己的_{生活}至少他自己能料理吧，靠着祖宗的遺產過活，他覺得是非常可恥的。所以他也不去顧問他的哥哥。

鈞凱不歡喜他的哥與他的家；但是他不能忘記他的故鄉，尤其在他生病之後。他那樣懷慕他的故鄉，所以他終究回去了。

他的故鄉在畢城與須城之間。向來是雞犬之聲相聞，人民安居樂業的地方。春天的時候，到處是楊柳與桃花；極目四望，碧綠的地疇與天際的地平線相連接。黃金的菜花上飛舞着釀蜜的蜂兒。鄉下農夫，扶着耜鋤，耕種着他們的田畝，嘴裏哼着他們從小就記得的戀歌。

鈞凱還記得：在他小時他常常跟着鄉下的父老聽他們一頭作工一頭談講故事。不讀書的時候，他就整日陪伴着牧童們去玩耍。有時他們高興，就一同坐在牛背上讓牠自意地走來走去。

使他們睡着。有時他們要划着小船帶了捕魚的網，到小河裏捉魚。捉魚疲倦了，就大家睡在船裏，讓牠隨着波浪漂去。風吹不壞他們，雨淋不壞他們，太陽曬不壞他們；他們真是自然的兒子。那時的他們是多麼幸福呀！

而現在什麼東西都變了！資本主義的勢力從都市伸張到鄉間，奢侈品一點一點運進來，引誘一般樸實的農民；中庸以上的男女都拋棄了他們的家，奔到都市裏去了。鄉下人的生活逐漸變成困難；他們面上都顯出一種生活的壓迫的悲哀。村落間到處蒙蓋着一種蕭條的氣象。

舊日夢一般的黃金時代到那里去了？他和牠相隔不過幾年，變化已如是其劇烈；數十年數百年之後更不知要變到怎樣呢？他感覺到一種大勢力的到臨，如其一般人不知道早日利用這種勢力使牠傾向於與他們有益的一途，他知道這一般人的幸福必定完了，黃金時代將祇是過去的回憶，不再變為事實了。想到這里，他的事業心不免又動了一下。他可憐一般無知無識的誠樸的農民，受着自然法則的支配，吃這麼許多苦；終日為生活問題熬煎着，一點也得不到人生的樂趣。如其一般有知識的先覺者如像他自己那樣，不去扶助他們，那末還有誰肯扶助他們呢？天

老爺嗎？上帝嗎？荒謬的思想！除了我們用自己的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外，還有什麼人肯來負這種責任呢？

他深深地領受了這許多印象之後，在八月初那一天早上，又預備再離他的故鄉了。這一次雖不是最後的別離，但是至少也是長期的別離。他一個人帶着皮篋，立在近於輪船碼頭的石橋上，回望着他的來路。路上行人稀少，楊柳含着別離的悲哀，對他點着頭。死一般沉默的村落中間，時時發出餓狗的吠聲，像悽慘的哀號。有一家人家破落的茅屋底下，有一個老婆婆劈着她的柴。有幾處田畦內，枯瘠的農夫曲着背鋤着他們的泥土。看了這種悲哀的，抑鬱的風景，就是向來不容易下淚的鈞凱，眼眶中也不免溼潤了。他想這一次出國，如其有所成就，將來回國一定願獻身從事一般貧苦農民生活之改善。於是他拍了一下橋欄，蹙着雙眉，忽忽地走了。

台伯家裏的人都是他所認識的，他們對於他的看護異常周到。他的房間對着河，河旁滿種着楊柳，風景異常清幽。在這聖養病，真是最好的地方。他像住在寺院裏的僧士一般過了好幾天。每天早上起來後，他就拿出一本詩或是一本雜誌看。有時有所感觸，他自己也做了幾首詩或是

一些雜錄，但是他寫好後自己看了一遍就去掉了。他暫時不想把他的思想留下來給後來的人看。他一人幽靜的孤獨的生活使他覺得人生不過如此，要在世界上留什麼痕跡，實在是蠢人所做的事。他想佛家所以要講出世，也大概看破了這一點吧。

在氣悶時，他就要一個人走出去。有時他散步到畢城的大街上，看着一般來來往往，熙熙攘攘的人；有時他要走出城外，散步到鄉村中去，看鄉下小孩子們的玩耍與農夫農婦的工作；有時他還要到墳墓中去徘徊，想到些人類生生死死的根本問題。他看到從樹上落下來的一二張黃葉，他知道秋氣已經來了。

有一天他正在田塍間看着遠處的鄉境，忽然間他聽到有人喚他。他想這樣陌生的地方，怎麼會有人來招呼他，難道台伯家人因為他出來久了，所以來尋他嗎？但是他回轉頭來一看卻是一個女子，仔細看時原來就是默君的妹妹蘊青。她手中正捧着一束野花，對他微笑着。遠望去正像拈花微笑的仙女。這樣的巧遇，他竟不知道最初用那一句話去問她。想了半天，他才向她道：

「密司徐，我們怎麼碰得這樣巧——你的姊姊呢？」

「姊姊到無錫讀書去了。」蘊清面向着野花回答着他。

「那末你爲怎麼不到無錫去讀書呢？——你不是從前和她在一起讀的嗎？」

「是的，但是現在我不和她在一起讀了。」說到這里她的面上露出一種自然的羞態。但是接着她就反問鈞凱道：

「王先生，聽說你幾星期前生病在上海——我們真抱歉，不能來看望你——但是你現在怎麼會到這裏的？」

鈞凱於是就把他的病如何痊愈，如何回到故鄉，如何又到台伯家休養身體那許多話一齊告訴了她。

「你既這樣寂寞，何不到我們家裏來坐坐，王先生，你真太客氣了。」

「我並不客氣，不過我不大願意騷擾人家。」

「騷擾什麼？——好，現在我看到了你，你一定要到我們家裏去坐坐的了。」她說着就請鈞

凱隨着她走。鈞凱雖是羞答答的，不敢接近她，但是她的態度却始終是很自然的。

到了她的客廳上，她就到裏面去喊老媽子端茶與瓜子花生之類出來吃，并且不久又隨着她母親出來了。她們母女二人於是就問長問短的閒談了一點鐘。最後鈞凱固執着要走，她們才放了他。臨走時，她們還很殷勤地請他在那邊厭氣時儘管來玩，一點不要客氣。她們家裏現在只有三四個人，父親出去教書了，默君還沒有回來，雲青又到外面讀書去了，所以他如其肯來，她們是非常歡迎的。鈞凱道了謝並且連聲應諾着才走了。

第二天自然沒有事，鈞凱又到那里，第三天也是如此。有時母親因為有事外出了，只贖他們倆在客廳內閒談。從她的談話中，鈞凱更知道她後年春間便要出嫁的事。她所以不跟着她的姊姊出去讀書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到第四天上，母親要鈞凱搬到她家中，并且說不久默君也要還家了，大家住在一起鬧熱些。鈞凱自然也就答應了。原來鈞凱在這種地方並不是一個放蕩的孩子，他柔和的心情與對於她們的恭敬與親熱，老實說是很使她們母女二人歡喜的。

這是早秋的一個晚上，徐家書房內中間一隻四仙桌上有一盞絲罩子的洋燈放着，在燈光外的陰影中間，坐着鈞凱與徐家母女二人。他們三人正談着這一天中所經過的家事。窗外園子內滿鋪着銀色的月光。一點聲音也沒有。時辰鐘，那代表時期的東西，不絕地在空間走着。

『這樣沉寂的晚上——這在我差不多是第一次。』鈞凱說。

『王先生，難道你從沒有過這樣的晚上嗎？』母親問着他。

『沒有過！這幾年來，我差不多天天在絲亂的社會中旋轉着，我的心思，我的情感，攪擾得異常的煩惱。我如像已經墮落在深淵的黑暗中的樣子，覺到一種掙扎的苦悶。有時我覺得我的力量已經用盡了，我將沉沒下去，一直到地獄的底下……』

母親沒有聽懂鈞凱的話，而蘊青已經了然了，這幾天她和鈞凱的接觸，已經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血氣的男子，因為環境的壓迫，使他自暴自棄，灰心厭世。她的柔和的女子之心，對於飄泊零落的他，早已發生了一種憐惜的自然感覺了。

『可是，王先生，你總應該努力振作，發奮自立起來，替中國的社會做一點事業。』蘊青一面

鼓勵着他，一面安慰着他。

「替中國社會做事業，這本來是我向來有的志願。可是我現在已經疲倦了。我需要休息。我需要新的生命。——這樣和平的晚上，我相信對於我的休養是很有益的。」

「是的，王先生，你需要休養，況且你現在又是病後。你不久就要到國外了。在那里你可以平心靜氣，努力讀書，努力做事，做一種精神上的休養，然後回到中國來，再為第二次的奮鬥。這不是很好嗎？」

「哦……密斯徐；你的話說的不錯。——但是現在我可不知道。我不曉得我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敢預約我的將來，因為從前的將來，太使我失望了。密斯徐，我不曉得——我不曉得我將來會變成怎樣。」鈞凱說話的聲音很低，並且帶着一種深遠的悲哀，他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他用他的手擽着他的頭髮。

大家都不做聲。時辰鐘，那代表時間的東西，不絕地在空間走着。

母親因為聽不懂他們過於抽象的話，雖是也感覺到一種悲哀的情調，默坐了一刻，告辭着。

走出去了。或是她因爲白天的操作太使她疲倦了，所以回房去睡了吧。但是他們都沒有多大注意。

「但是——王先生——你一定要奮發些，不要那樣頹喪！」她找不到別的安慰話，只能這樣說。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頹喪，我不知道我現在的行爲是頹喪的。」頹喪！這二個字是一般境遇好的人加在境遇壞的人身上的一個不好的名辭。但是我不懂牠。我只覺得我的苦悶，我的內心的衝突，我的找求光明與自由的奮力比了任何人都熱烈——可是我現在已經疲倦了，或者我已經「頹喪」了。——但是我還覺得痛苦——或者因爲我還沒有疲倦吧。」他說到這里恐怕蘊青要動氣，就接着說：「但是密斯徐，你不要動氣，我知道你對於我的好意并且你所給我的勉勵對於我是很有幫助的，我應該謝謝你。」

「不要那樣說，王先生。我雖是沒有你那種豐富的經驗，但是你的悲哀與痛苦我似乎都能感覺到。」

「你有怎樣靈敏的感覺力呵！」

她沒有聽到他的話，她的心已經沉沒到深思中去了。忽然間她說：

「像我現在這樣，王先生——像我現在這樣的境遇倒是非常可憐的。第一：我沒有你那樣的自由！我要出去讀書，而母親不許我；我要替社會做事，他們又不許我，而你卻不要那種自由！」說到這里她不免有些氣塞了。

「密斯徐，密斯徐，但是我們的痛苦是一樣的！」

六

默君家的住宅是在畢城的南隅，大門前是僻靜的街道，宅後是一個大園子，裏面滿種着楊柳桃花與種種日常吃用的菜蔬。鈞凱的住房靠近讀書室，窗子都對後園開着。從窗子中看着全園的風景差不多是一副圖畫。

他家除男女僕各一人外，共有六人：父親母親，默君夫婦與雲蘊青二妹妹。父親是一個秀

才先生，常住上海當私家教師，對於家事素不顧問。默君也常在外面做事，自然也沒有餘暇來顧問牠了。所以他們一家大小事務差不多都由母親一人管理。母親是中國舊家庭的良妻賢母，對待自己兒媳都能周到有禮。她更富於決斷力，個人管理家事常能獨往獨來。譬如把蘊青給羅家也完全是她的主意。羅安琪的母親是蘊青的姑母。他父親已死，母親又不大歡喜管閒事；安琪這孩子又一表容儀而且性情和順。蘊青母親看見有這樣容易做媳婦的地方，而且她又那樣愛她的女兒，所以把她許配給安琪的。至於蘊青的願意不願意，却不是她所顧問到的了。況且蘊青爲什麼不願意呢？她雖讀過新青年，並且受過自由戀愛論等新思潮的影響，對於這非自由戀愛的婚約不十分滿意；但是她天性豪爽，而且對於戀愛沒有積極的感覺，況事情已經如此，她也就不再顧問了。這就是說她對於這事雖不十分滿意，但也沒有什麼不滿意。

鈞凱來了之後，寂寞的蘊青竟得到了一個伴侶。雖是說起來他們倆的境遇都是可悲的，但是有二個人共同享受着相互間的痛苦，結果倒是安慰與甜蜜了。鈞凱自己覺得他的寒冷的心中，發生了一種異樣的快感。他的心如像含苞未放的玉蘭花經過了和暖的春風一般，在大自然

中開展着。

近來他們倆的關係一點一點密切了。晚上他們每每談到十二點鐘。談話的資料也從悲哀的身世轉到學校與社會上的趣聞了。他們的心已經是快樂的，那末那些向來以為不過是黑暗的事，現在祇覺得滑稽吧了。

「什麼？已經十點鐘了。你可以去睡了吧。」蘊青有時聽到壁上自鳴鐘打着十下時要這樣說。但是這種話不過像一句句子中的驚歎辭，接着就忘記了。

「什麼？已經十一點鐘了！聽到十一點時，她又要說。」

「我想這鐘比了別人家的要快些——大概快一點鐘吧——據我看來現在至多不過十點鐘。」鈞凱接着說。

「自然的，你看，我們還不想睡！」

他們大家同意了他們的鐘比別人家的要快一點。接着十二點鐘來了，那就是十一點鐘；一點鐘來了，那就是十二點鐘。

「現在真是十二點鐘了。王先生，你身體還不大好，不要過於睡的晚！你還是去睡吧。」蘊青到這時纔當真這樣說了。說畢後，她慢慢地，願意不願意似的，自去了。

有一天晚上，他們二人在洋燈底下一同看着一本少年中國上黃仲蘇君所譯的太戈爾的詩。因為他們的頭離的太近，所以他們的頭髮竟接觸着了。當時他們正讀到：「他拿他的臉兒靠近我的耳，我望了他一眼，說聲：『羞啊！』但是他不動。他的唇觸着我的頰，我戰慄而說道，『你太大膽了！』但是他不以爲醜。」他們大家仰起頭來互相望了一下，面上現出微笑。

讀到這裏，他們拋去書不讀了。

「以太戈爾這樣的老頭子，居然做出這樣多的情詩，我覺得有些奇特。」蘊青笑着說。

「但是這些詩是在他小時做的。看了他現在白髮蒼顏，鬚長半尺的照片，誰會相信他是曾經做過這樣多的情詩的。這些充滿了青春，充滿了生命的詩！出於這樣莊嚴，這樣沈默的他，誰會相信？」鈞凱說。

「但是這種青春的、夢幻的、美麗的時代，在他已經是過去的遺物了。我不曉得太戈爾先生

再讀起他的園丁集來，心中作何感想？」

「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是中國詩人勸一般人寶貴青春，不使虛度的話。只要我們的青春不是虛度的，那末，我們老時雖是覺到榮華的不可再，但是看到昔日美麗的遺物，我們大約也可以自慰了吧。——所以太戈爾現在再讀起園丁集來，心中喚起的決不是失望與悲哀。」

「哦，我們應該怎樣寶貴我們的青春呵！」

「可是現在的社會，却處處壓迫着我們青年人。他們用舊禮教與新禮教，用武力與引誘使我們青年人一點活動的餘地也沒有。簡直沒有我們的青春都在他們壓迫勢力之下浪費了！恨，繆妹，我恨這樣的社會！我願上帝給我以力，和牠爲最後的決鬪！」鈞凱說到這里已經異常興奮了。略略停頓了一下之後，他又接着說：「譬如像我這樣，——好，不要去說牠了，我是已經什麼都完了的！」他突然停止不說下去，祇有一聲歎息！

蘊青安慰着他說：「凱哥，你不要那樣失望，我們不都是還年輕嗎？我們還有光榮的未來！」

「光榮的未來！怎樣美麗的希望呵！」

「凱哥，我們不必去說那個了，」蘊青知道這樣說下去，一定使他更其難過，所以有意轉變着談話的方向，「我來吹笛子唱一支歌兒給你聽吧！」

她從壁上取下笛子吹了一曲之後，就唱了起來。她的聲音悠遠而且清麗，如像夜晚青空中
的仙樂。鈞凱忿怒的心情，也漸漸融化了下來。他慢慢走近燈前，把燈光吹熄了。月光從窗外直射
到室內地板上，像一縷溫柔的銀絲。接着又是嘹亮的笛聲，繞樑而舞。她吹畢後，鈞凱也自告奮勇，
唱着他平日所最愛讀的古詩。他們這樣你吹我唱的去，一直到一點多鐘，蘊青方才說你身體
不好還是早些去睡覺的話。

「我今天晚上真不想睡呀，蘊妹。」鈞凱說。

「這樣美麗的秋夜我也不想睡，但是你的病體是初愈的，所以還是早些去睡的好。」她說
着取洋火點亮了燈把他送到房門口，說了「明天晚些起來」的話才走。他却在燈光下望着她
的倩影一直等到牠完全隱滅之後。

回到房內，他還是不想睡。他祇在洋燈下癡癡的望着前面，心中不知道想些什麼。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他放浪生活的中間，他常常把他的全生命供獻給一個同情於他的女子；把他無用的身軀投到她的脚下，聽她的踐踏，聽她的指揮。他將如一隻飛倦了的燕子落在她的身上；她將如一個被追逐得無處存身的野人逃在她的臂下。而現在這個女子就是她！一個有那樣靈敏的感覺，那樣豐富的同情心的女子！

果真是她嗎？他不敢十分確定；不是她嗎？他却也不敢否定。他只覺到在他的心底下有波濤湧湧着，使他不得安定，不得睡眠！

七

明天早上他們大家起來得還是很早。早飯完畢後，蘊青提議到外面玩去。她更預備了充飢的食物，偕着鈞凱一同向鄉下走去。他們二人並排走着，看見一處地方，蘊青便訴說她小時所經過的歷史。她小時的回憶如像一本很厚的有趣味的神話，聽了，差不多現世界上的一切都忘記

了。如像輕風，如像細浪，鈞凱祇覺到一種溫柔鄉的陶醉。

他們走得倦了，便在石橋上坐下，看着下面來來往往的船。船上的人看見兩個這樣年輕的男女坐在一起，不免有些希奇，互相訴說着這種新的遭遇。但是他們倆却各人想着各人的快樂。那太陽照在河面上所反射出的金光不就是他們倆的象徵嗎？

到了一家人家的高墳墩上，他們便坐下把食物拿出來吃了。他們吃着談着，一點也不疲倦。

「我歡喜我們能夠常常這樣？」蘊青說。

「我也在這樣想。」鈞凱答。

「但是你就要到美國去了。」

「我可以不去，如其你不要我去。」

「爲什麼不去呢？你這種人對於社會是很有用場的，不能因爲了我便不去。」

「我爲了你我可以一切都不管。」鈞凱很自然的說出一句不可避免的話。

「爲什麼？」她很驚奇地望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因爲——哦，這裏的太陽光多麼溫暖呀！蘊妹，你看從那邊走來的二個鄉下人」他想借此逃避她的質問。

她祇是呆呆的望着他，知道他所要說而沒有說出的是什麼話。等了一刻，她又繼續着問道：「什麼樣？」

「蘊妹，我不敢說出來，因爲我恐怕說了，得罪你。況且這句話也沒有再說的必要。」他不得已只得這樣說。

「你儘管說吧，得罪我！你怎麼會得罪我呢？」

「蘊妹——我——我所以不願離開你，因爲我覺得不能離開你。」

「去吧！我們去吧！我不要你回答我的問題了。我知道那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她說着立起來預備走了。

在他們的歸途中，他們只是默默的想；他們要說的話很多，但是一句也沒有說出來。她近幾天來漸漸覺得她一刻不能離開他。她並不知道這就是戀愛。戀愛！她聽到這二個字，她的心就要

發跳，他的血就要從心上直湧到面上。今天她聽到鈞凱這樣說，她方才知道他們的心原來是一樣的，他們的感覺也是一樣的。

「蘊妹，我愛你！」他突然對她這樣說。

她沒有回答他，她的面上漸漸紅了，耳上漸漸熱了。「唔，原來這就是戀愛！而且他已經愛了我！」她心中這樣想，可是沒有發出聲音來。她只是默默地走着，她的脚步走的更其快了。到了家，她一轉身就到她自己的房內。她怎能抵抗這種驟然的啓示呢？她仆倒牀上，她的靈魂已經消融在她的情海中去了。

他在書房內等着她，好久不見她出來。什麼？難道他剛才的一句話衝撞了她嗎？照她在山邱上的談話看來，她對於他這句話一定能夠原諒的。而現在她一去而不復來！這未免太奇怪了。或者他的話未免太率直了吧？不然爲什麼這樣呢？

這種疑慮壓迫着他，使他不得安坐，使他從椅上立起來。在室內徘徊走着，一眼看見台上一張紙片，就拿起鉛筆潦草寫道：「蘊妹，請你恕我的在路上時的率直凱。」寫好後，折成小片，喊老

媽子帶進小姐房內，他很不耐煩地在外面等着。

不久老媽子從裏面出來了，她手裏拿着原來的紙條，難道她不看就把牠退回來了嗎？

「小姐說：她就要出來，這張紙的反面她還寫了幾個字，她叫我帶還給你。」老媽子把紙條交給他時這樣說。

「我就要出來了，我愛你和你的愛我一樣！蘊。」

他把牠讀了又讀，他的手顫抖了，他的心跳動了，她原來也愛了他！他不知道對她應該表示怎樣的感激與愛戴，他情願把他的生命拋在她的前面爲她犧牲！他情願把他的赤心投在愛河裏爲她淹溺！她是他的一切，他自己算甚麼呢！

陽光從窗外射進室內，呼應着他的熱烈的思想，和風自園內吹進來激動着他的氾濫的心潮。他正想提起筆來，把這一剎那的靈感寫下來時，蘊青的面在門檻上出現了，他立刻投下筆，奔到她的前面握着她的手，他說不出別的話，他祇呼着她的名字「蘊妹！蘊妹！」

那天晚上，鈞凱回到自己的房內，只是默默的想。他不相信她也會這樣的愛他。但是她已經許配給人家的，這怎麼辦呢？

『你應該把她送到學校裏再去讀書；你應該設法替她解除婚約，恢復她自由。你應該……』他覺得有某一個人，或者就是他自己吧，在他的耳朵邊這樣命令着他。

八

外面是深夜的靜默。蘊青送鈞凱進房後，回到自己房內，懶懶的坐在窗子前面，繼而吹滅了燈，望着園中，祇見月色橫空，樹影滿地。半夜的月光是怎樣的淒涼呵！

『我現在已經愛了他，而我又已經許給了別一個人的。』她獨自一人把這件事實來來往往的想着，不知道怎樣去解決好。『今天他又竭力勸我出去繼續讀書，恢復我昔日的自由。自由是我所希冀的，但是那是我母親的意志——她是那樣愛我的。』想到這裡她很不安寧地立了起來，但是又坐下了。她聽着時辰鐘一刻一刻的過去，心中雖是異常焦急，可是想來想去總想

不出一條路來。

明天早上，他們大家在書房內用早餐時順便談起讀書問題，鈞凱就乘機對母親說：

「蘊妹妹將來一個人在家，我看很是孤寂，我想——還是和雲妹妹一同出去讀書的好。」

蘊青聽到鈞凱這樣說，雖不立刻抬起頭來，但是她的眼睛却偷望着她的母親，並且她的心跳動着等着母親的回答。

「她後年就要嫁了，還讀什麼書？」母親毫不疑慮地回答着他。

「不過能够多讀一年總是好的。」鈞凱又堅持着說。

「讀一二年書也讀不出什麼來，況且她到羅家姑母家去也用不到識多少字，能够寫一點賬目已經够了——曉得看看信已經很好了，不必多讀書。」

鈞凱聽她母親這樣說，只好不說下去了；他覺得要和老年人講道理，總是講不通的，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大道理，而且他們的大道理又不是我們的小道理所能打破的。

早餐完畢後，母親有事出去了，祇有他們倆在一起。當時鈞凱說：「我看你的讀書問題，如其

要靠你母親的應許，是非常困難的。」

「是的。」蘊青帶着失望的神氣說。

「我覺得對待他們老年人祇有一種辦法，就是你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不必多去詢問他們的意見。這並不是說我們有意看輕他們——完全不實在因為他們的意見和我們的相差太遠了。如其我們要服從他們，那末我們只好擯除一切，一事不做。」

他這句話是經驗之談，但是她似乎沒有聽到一般，低着頭只管弄着她的衣裳。她覺得現在的讀書問題包括着她的婚姻問題，如其讀書問題讓了步依她母親的話，那末自然婚姻問題等於也讓了步，依她母親的排佈了。她不情願這樣，但是她有什麼辦法呢？好幾天來，她已經對於這問題想了又想，可是沒有想出一個辦法出來。今天聽到母親這許多話，她更覺難過了。眼淚如像真珠一般從眼眶中流下。

「蘊妹，你不必哭，我們且到外面去散一回步慢慢商量一個辦法吧。」他說着摸出他的白手帕，替她拭着淚，牽着她的手出去了。他們倆一同在田塍上靜默着走了一陣之後，鈞凱又繼續

着說：

「蘊妹，我覺得你現在有二條路可走：第一條就是用了種種方法得到母親的許可，出去讀書，然後慢慢解決你的婚姻問題；第二條雖不免強情些，但是最是直截痛快，就是不求母親的許可，自己出去。」

「不求母親的許可！一個人出去！除了當女工外還有別的方法生活嗎？」這句話並不是蘊青有意要探鈞凱的口氣，實是因為她沒有別的話可說，所以就這樣隨口問了。因為她現在的難題並不在這里，而是在她是否有拋棄母親的勇氣，走她自己的路。

「蘊妹，那倒不必憂愁；如其你肯走這一條路，我一定盡我的能力幫助你；將來你學成了之後，你還是有你的自由。蘊妹，你肯信託我嗎？」

「凱哥，請你不要那樣說了；我那有不信託你的道理——但是我不能走那一條路！」

走着，走着，他們二人在無盡的田塍上走着。他在自己海潮一般絲亂的思想中奮鬥着；她在自己瀑布一般衝突着的情感中掙扎着。他們互相支持着，怕一失足跌到無盡的深淵中去；他們

互相擁抱着，怕一放手，在海底下沒有再見的機會。

太陽漸漸地從西方下去，天空中滿佈了緋紅色。勞苦的農夫農婦曲着背刈着田間的草，有時還哼着一二支歌。牧童們騎在牛背上在河邊慢慢的走，互相說笑着。晚風帶着稻草的香氣一陣一陣吹來，沁入心肺。

「我願變作一個無知無識的鄉下婦人」蘊青忽然間悲哀地說。

九

日子如像夢一般過去，不久鈞凱出國的日期又快到了。默君從上海來信說中國船於九月中旬從上海啓碇，他最好三日後即從畢城動身。不然恐怕時間太迫促，諸多不便。但是鈞凱接到他的信後祇是默默的想，他的心如像轆轤般一點也不能決定。美國固然是要去的，但是他決不能把所愛的人完全不顧，個人走自己的路。在這一個沙漠似的世界，他覺得祇有她是愛他的，現在如其爲了滿足一點遊學的慾望，把她拋棄在人生的路旁，任憑人家的踐踏，無論如何是他

所不願爲的。

他想到這里祇是在室內來回地走着。他很覺奇怪：蘊青對於讀書這件事，這幾天來一點也沒有提起；難道她已經忘記了嗎？就是他提起時，她也不大注意。她真的不把此事當做重要嗎？或者她已經下了決心，依從她母親的命令嫁給羅安琪了吧。但是她對於他的愛情近來不但不減縮而且增加着。她現在差不多一刻也不能離開他了。

不久蘊青從裏面出來了。她問着他道：

「剛才不是說阿哥有一封信給你嗎？」

「是的。」鈞凱答。

「他說些什麼？」

「他說我最好就在三天後動身，因爲輪船的開行期是二十日，今天是十五，到上海十九住了一晚就好上船。」

「那末你三天後就要走了。」

『是的。』

『時光真快呵！』她說了這句話，把面轉向別處去了。鈞凱知道她的眼眶中已經充滿淚珠了。

『蘊妹，你不要哭；美國去不去，我現在還沒有決定。』他說着拉着她的手。

『爲什麼？』

『我想在你的讀書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我決計不離開中國。』

『不離開中國？單單爲了我？哦，我的鈞凱，你去吧！你去吧！我是決不值得你這樣犧牲的。』她含着淚用力說着。她的手顫抖着，她的牙齒有些打戰了。她不自覺地把她的頭靠在鈞凱的身上。鈞凱把她抱着，輕輕拍着她的肩。他也感動了，他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辦好。停了一刻，他才定了一些神說道：

『你不值得我這樣的犧牲？哦，我的蘊妹，我不去美國算什麼犧牲——我的生命是沒有價值的；我覺得爲了你就是拋棄牠也一點不可惜。』

「凱哥，你不要這樣說！你現在到美國去——將來學習了許多知識回來，替社會做事，你的生命不是很有價值的嗎？至於我，你可不必管，我知道我很愚蠢，就是出去讀書也讀不出些什麼來。」她悲哀地說着，如像一朵病了的薔薇在空中顫動似的。

「但是我不能這樣，我決不願拋棄你，使你被人家當作貨物一般運來運去。」

「凱哥——」她要說忽然又中止了。

「什麼？」

「凱哥——那末，照你說來，男女的相愛歸根是一定要結婚的？」她把這句話說得很輕，很慢，而且似乎很悠遠。

「男女相愛也有不結婚的，但是我決不能看着一個被愛的女子嫁給一個漠不相關的男子。」

「那有什麼關係！祇要他們的愛情永遠繼續下去，不因不結婚而就此疎遠，那就好了。凱哥，你以為怎樣？」她拿着鈞凱放在她肩上的手祇是撫弄着，等着他的回答。鈞凱已經陷入沈思中。

去了。他到現在纔知道蘊青心中所抱的計劃！她情願爲了她的母親與其他有關係的人而犧牲她的肉體！她不看重她的肉體而看重她的精神！她以爲只要精神上戀愛了，肉體上接觸不接觸是完全不在乎的。

在這一次，他竟看到真能犧牲自己的偉大的靈魂了。他覺得他在她的旁邊是這樣渺小，這樣卑下的。他，這樣渺小，這樣卑下的他，能夠不從她的話嗎？當時他就答應道：

「蘊妹，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已經要那樣，我怎敢不答應呢！」

「哦，我的凱哥，你是怎樣和善的呵！」

明天鈞凱就要從畢城動身了。他和蘊青在他的房間內整理着一件一件零用的東西。鈞凱的心很沈重，他只是坐在旁邊看她替他把一件一件的什物安排在他的提箱內。他並想不到美國，他只願永遠留在旁邊做她的伴侶；但是現在他已經答應了她的請求，也無法可想了。

她送了他許多東西：一打絲手帕子是用她自己的手縫的；一雙絨線襪與一件絨線衫是用

她自己的手打的。她更從她身上取下一隻扣針送給他，叫他永遠插在他的身上。她說那里不比在中國，人地生疎諸事都要謹慎，酒一定不可喝，香煙最好也不吸。到了那里一定要常常寫信，不然她就要懸念的。至於她的愛情，她叫他放心，不必顧慮，因為那是永遠不變的。二三年之後他們還會相見。那時他們將怎樣的快樂呵！

鈞凱祇是聽着并且對她望着。他看着她散在前額的黑頭髮與她柔和的面龐；他看着她適中的身材與她帶着音樂的節奏的衣服。他想把她的印象永遠印在腦筋裏，在這種泉源上他希望汲取生命之力到人生的戰場上去。

東西整理完畢後，他們又回到書房內默然坐着，因為他們那時所有的祇是別離的悲哀，而悲哀是不能用言語表示出來的。後來母親來了，也向他叮囑了許多話。向來他雖是表面上很尊重她，他的心却常常是對她反叛的，因為他常常想到蘊青的不幸都是她一人的過失。但是今天却完全不同了。他看着她慈祥的容顏與果敢的態度，甚麼怨念都消磨下去了。他祇覺得在他前面立着的一個是他的慈母。他覺得她是數千年傳下來的舊禮教的結晶，她爲了舊禮教所以不

自知地犧牲了她的女兒。這是她的罪過嗎？不是的！不是的！唔，她是怎樣可憐的婦人啊。

夜晚來了，蘊青看見鈞凱整日價呆呆的想，很是不安。她想做一種有趣的玩意兒，使他高興，提起精神來；但是她自己覺得也沒有這樣的興致。她祇有陪着他坐着，在靜默中聽着時間一刻一刻走過他們的前面。他們沒有法子留着牠，他們有什麼法子留住時期呢？

「蘊妹，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我不想我在這里日子會過的這樣快——我覺得這一個月來，我所經過的一切簡直是一個夢！不過有一件事體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我們的愛了——我向來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愛的存在，但是這一個月的經驗竟使我相信了牠。如其這一個月的過去真不過是一個夢，那末我希望這種夢以後能夠永遠做下去，以至於我的死——蘊妹，在這一個月內，你怎樣把最寶貴的禮物賜給了我呵！」鈞凱慢慢地，斷斷續續地這樣說着。

「凱哥，你不要這樣說了，我覺得我一點也沒有什麼禮物賜給你，我只覺得你所給我的愛情是廣大無限的。」蘊青回答着他。

「蘊妹，我是一個最不道德，最不自愛的青年；如其沒有你的愛給我以生命，我恐怕我早已

完了。蘊妹，現在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南針，我的火焰；我希望你永遠在我的前面引導着我，使我不至走入迷途，那就萬幸了。——因此我又聯想到中國現在一般在苦悶中，在失望中浮沈着的青年人了。他們只因為沒有愛，所以那樣頹喪。他們不是不情願奮鬥，只是沒有愛的奮鬥生活是他們所不願有的吧了。唉！我們應該怎樣用我們的愛去救醒他們呵！

『我們的愛是無限的，我願把牠變做偉大的太陽掛在太空中，光照着一切陷在迷途中的青年！』

那天晚上鈞凱簡直一點也沒有睡着，他的身體祇是在床上翻來覆去。他想他明天就要走了，而她將留在這里，并且二年之後，她將嫁給一個不相干的男子，三年後他回來時，不知道她已經怎樣了。他不相信她嫁給那個男子後會有幸福的。如其他這一次不到這里來，那事情又將不同了。她對於她的未婚夫已經沒有什麼不願意，那末出嫁後因了種種關係，他們也許成爲一對好夫妻吧。他們也許能夠在幸福中過他們的生活吧，想到這里他自己不免後悔自己這幾天的

行動了。他想像他這樣潦到一世也就算了，何以又要害到另一個人，而且那一個人又是年青的女郎！他在事前怎樣的沒有思想呵！……但是他們現在已經互相憐愛，那末除永遠保存這種精神戀愛之外，他還能做甚麼呢？

她呢？她也沒有睡好。她回到房內後，吹熄了燈，只是坐在床上癡癡的想。她不曉得她是在想些甚麼。她覺得她的心緒異常亂，一點頭腦也沒有。是的，他明天要去了，到二萬里外的新大陸上去了。在那樣遠的地方，他能夠不為異鄉的花草所留戀嗎？他能夠保持他對於她的純潔的愛嗎？她現在的存在是完全靠着這一點愛，如其這一點愛都消滅了，那末她的存在可以說完全沒有意義……時光過的怎樣快呵！明天他就要走嗎？哦，我的鈞凱呵！

她在床上這樣來來往往的想。有時心中覺到異常的甜蜜，有時覺到異常的痛苦。覺到甜蜜時，她覺到她的心已經溶解為水，流向大宇宙中去了；覺到痛苦時，她覺得她的心已經凝聚為冰，寒冷而且堅硬，而且她的心田變成了一片荒涼的沙漠。忽然間她覺得她一人立在一座孤山的頂上，下面是一座花園和天方夜譚中所說的有一樣的美麗。在噴着輕沙一般的水的噴水池旁，

有一對男女並肩立着。她四望，沒有一個人。她的鈞凱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再回頭看那一對男女時，他們已轉向綠陰深處走去。她望着他們的後影，她覺得那男子竟和鈞凱相似。是的，他簡直是鈞凱！於是她急了。她立刻向花園內奔跑着，嘴裏拚命喊着：『凱哥！』『凱哥！』但是她喊不出聲音來。在鈞凱身邊的那一個女子看着她祇是笑，以爲她是一個瘋子。她急了，她哭了。而鈞凱祇是冷冷的立在旁邊望着她！

她醒來時，她覺得她的面上洗着眼淚。『唉，那樣的惡夢！』她很疲倦地想着，而且心中覺得異常歡喜，因爲那不過是一個夢。她的鈞凱還是在她這里。

不久雞啼了。她立刻就起來，忽忽地洗了面，漱了口。在灰暗的晨光中奔到他那里。他沒有去。但是他在預備去了。她敲着他的門。

『誰？』鈞凱一面問，一面開着門，『哦，原來是你！你爲什麼起來的這麼早？』他見是蘊青，歡喜的了不得，立刻握着她的手。

『因爲我睡不着。我料想不到你也起來的這麼早。』

「我也睡不着。」

他們說着，相視而笑。原來他們的心是一樣的！

「但是昨天晚上，我還做了一個惡夢呢！牠把我驚醒了。」蘊青微笑着說。

「什麼夢？」鈞凱接着問。

「我不告訴你！」蘊青笑着說。

「我知道了，那是一定關於我的。蘊妹，惡夢是吉兆，你告訴我吧，那是不要緊的。」

於是蘊青就把昨晚上的夢告訴了他。

「蘊妹，這種夢的由來，都因為你的過慮——可惜我不能把我的心拿出來，獻給你看。」

「那不過是夢吧了，你不要把牠那樣認真。我說出來也不過當做笑話說的——你以為我會相信牠嗎？」

在這種地方鈞凱祇覺到感激與熱愛。他抱着她，吻着她的面頰。在他們熱烈的擁抱中間，他們的靈魂已經融解在一起了……

吃好了早飯，鈞凱就要動身了。母親說了許多叮囑的話，送到大門外就不送了。她立在門口，一直到不看見他們的影子之後。在路上，他們二人緊緊的靠在一起走着。路旁雖有幾個早行者，很驚奇地望着他們，但是他們一點也沒有看到。他們怎麼會看到外面的人呢？他們的世界是情感的，世界是充滿了別情的世界，是甜蜜而又痛苦的世界，是內心的世界，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世界，他們怎麼會留心到外面的人的譏笑呢？

他們覺到只有一刻鐘，已經到了輪船碼頭。時間怎樣過的怎樣快？鈞凱拿出錶來看了一下，看見距開船時還早，就決計把她送回去。將到她家門口時，鈞凱叫她進去，但是她還是要送他。這一次她一直把他送到船上。在船上他們祇是默默地相對着，一句話也沒有說。第一次的氣笛叫了——第二次的又叫了。但是他們沒有話可說。他們的心覺得異常痛，尤其是她。她的眼眶中漸漸紅了。她只是拿出她的手帕子拭着她的眼睛。他却在旁邊呆呆地望着他。這一種情況正如她在夢中時所看見的。

第三次的汽笛又叫了。他把她送到岸上，把他自己的手帕調換了在她手中的一條。他說了

一聲『我去了！』就回到了輪船上，輪船立刻動了。她只是立在岸上對他望着，他也立在船頭上望着她。船出了石橋門，她就奔到石橋上望着他。他們的距離一點一點遠了，他們的面容漸漸模糊了。她摸出他所給她的手帕在空中搖動着，一直到連白手帕的影兒也看不見之後。

好，現在他真的去了。她一個人孤另另地一路迤邐着回到自己的家內。她們的書房內再沒有他的影子了。有許多東西是他所用的，有許多是他所寫的，但是他呢？『他已經去了！』一切東西似乎都悲傷地回答着。

她再走到他的房間內，他的床空着，台子上放的不過幾本詩集與一些凌亂的信件。忽然她看見在硯台下壓着幾張信箋，拿出看時，原來那天晚上鈞凱因為睡不着而寫給她的一封信。那信上說：

「我最親愛的蘊妹：我不知道爲什麼今天晚上一點也睡不着，所以我穿了衣坐了起來。外面一點聲音也沒有，祇有清涼如水一般的月光在地面上慢慢移動着。在園子那邊的樹蔭底下却完全是黑暗。我不知道在那黑暗中所藏着的是什麼，但是我的毛骨不覺有些

聳然了。我的眼眶中不免充滿了眼淚。蘊妹，我不知道爲什麼，在這種境況內，我竟會這樣的
「生的孟泰兒」(Sentimental)……

蘊妹，你是我的救星！如其我沒有你，我將變成怎樣呢？我將放浪一生或悲怨一世以至於死吧。我將墮入無盡的深淵中永遠受地獄的苦吧。我將在寂寞的空虛中間抑鬱而終吧。然而你現在救了我！你使我看見光明，你使我看見人生與宇宙的意義——總之一句，你把新生命給了我，你把生命的火焰點着了我的心燈。以後我永遠不會在世界上走入歧途的了，因爲你將永遠爲我前途的指導者！

蘊妹！我愛你，我愛你！……

鈞凱留言(十八日夜四時)】

她把這封信讀了又讀，看了又看；她把牠放到她的嘴上，放到她的心上，她的心中充滿了甜

蜜。

但是他已經去了。

在輪船上鈞凱只是孤另另的靠在船欄上望着遠處的墳墓與天上的白雲。在火車上他只是呆呆的靠在窗口旁邊坐着。眼睛雖望着他前面的人，但是他一個人也沒有看清楚。他覺得他的腦筋異常紛亂，他的腦殼差不多是一個炸彈，只要一觸就會爆發吧。他那里要到美國去！祇是那無情的輪船與火車，牠們不知人間的情愛是什麼東西，譏諷地拖着牠，把牠從她那里拖開去。一直到萬里之外。他那里要到美國！祇是那無情的社會造成了許多不自然的東西，把牠從他的懷抱中奪了去，用着冷酷的態度把他驅逐到他鄉異國。他現在是被逐了，他現在是要去流浪飄泊了……

忽然間有人推着他：『先生，上海到了，請下車吧！先生，上海到了！』他方才如像從睡夢中驚醒了一般張大了眼睛。他看見車上的電燈已經亮了，車上的人已經都沒有了。只有一個查票的職員在他的旁邊推着他。

「怎麼？上海已經到了？」他驚奇地問着。

「是的，快快下去吧！」那辦事人催促着他。於是他慢慢地拿了他的手提包下了月台，在疎朗朗的電燈光下出去了。

上海還是和先前一樣的紛亂，一樣的熱鬧。但是在現在的他看來，覺得有些不同了。他看着街道上來來往往的人，奔來奔去的車輛，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他覺到空洞，他覺到寂寞，他覺到感傷。

一進了旅館，他就寫了一封快信給蘊青，然後打電話找默君託他料理明天上船的事情。一切停當後，他一個人又跑到了黃浦灘公園裏，坐在一條長橋上，把頭靠着椅背，望着黃浦江中倒射的燈光。園外祇有來來往往的車輛聲音；園內像穿梭一般走着的是一對一對的外國夫婦與戀愛的男女。他們能夠帶着了他們的伴侶，離開了他們的祖國，渡數萬里的重洋，到一個風俗習慣與思想完全不同的中國來，謀他們的生活：他們是怎樣的幸福呵！想到這裏，他又歎了一口氣。仰望天上，藍色的天空中滿佈着金鑽石一般的星星。宇宙的呼吸經過樹頂，掠過他的頭髮，如

像安慰着這一個將要遠行的人。

但是那時在他的心中腦中除了他的蘊青之外，還有甚麼嗎？他不知道她現在做什麼，他不知道她所感覺到的是什麼。一個月來，他每天晚上要陪着她在書房內看書或是談話到十二點鐘。現在忽然間他不見了，她一定不能忍耐那種孤寂的壓迫，所以一吃了晚飯就睡到床上了吧！但是她怎麼會好好睡着呢？而他現在也一個人在偌大的都市中坐在一條木棧上歎息懷怨着。唉！命運的作弄人原來是這樣的！

到早上二點鐘，他一個人才從黃浦灘公園中回到寓所。路上差不多已經沒有行人了，只有一排一排的黃包車停在街道的二旁，與幾個印度巡捕守在那里。大馬路差不多已經是一片空地。一切店舖，已經都關了門。充滿空中的祇有夜與死。他聽着他自己皮鞋落在水門汀上的響聲。與前面瘦長的孤影，差不多要疑心自己是一個鬼了……

二十日的早上他正在昏睡時，默君來打門了。他說現在已經九點鐘，十二點鐘就要開船，所以請他快快起來，把他的行李為最後的預備。他更從他的袋裏取出一封快信交給他。上面寫着

「請凱哥於中國船開行後拆閱。」他看見了她的信，雖是立刻想拆開來，可是她已經那樣說，他也不敢違拗了。

默君把鈞凱送上了輪船後，因有別事就去了。只把他一個人留在船上！他靠着船欄抑鬱地望着船下送別的人。汽笛叫了三聲，機輪開始動了。船上音樂團奏着悲哀的、別離的曲調。同船的留學生唱着國歌，船下的人也有和着的，也有呆呆地對船上人望着的。有許多送別的女子祇拿着手帕拭着她們的眼睛。她們也有愛人在這一隻船上吧？他們也不忍相互間長距離的離別所以哭着吧。但是——鈞凱想——他們這一次別離，只有增加他們將來聚會時的快樂。所以她們現在的眼淚可以說不是白流的。至於他們的別離卻又是一回事。他們能否相會既無把握，就能相會恐怕結果也不過是一種痛苦吧了。

船離岸了。岸上的人影漸漸小了。鈞凱還是立着，望着他即刻就要別離的祖國。不到一點多鐘，船出吳淞口。風也大了，浪也高了。中華民國的疆土在他的眼前不過是一條淡綠色的線了。最後什麼也不見了。四周圍只是廣大無邊的海洋與青蒼的天空。於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間內細細

讀她的信。那信上所寫的是：

「我最親愛的凱哥：你去了之後，我一個人回到家內，覺得失去了一隻手似的。飯也不想吃，事也不想做，只是躺在牀上癡癡的想你——我知道你的想我，也是一樣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卻想現在告訴你的。在下午四點鐘時，母親到房裏來告訴我：我們隣舍的人近來看見我們二人感情這樣好，所以就有不少謠言散佈出去，當然那些謠言是不值得說出來的，也不值得去追究其來源的。凱哥，你想那些隣舍的人知道些什麼，並且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造這些謠言豈不可笑。據母親說，這些謠言對於我很有不好的影響；但是我只要你能愛我，其餘的我管牠們做什麼呢？」

我知道你現在已經在海洋上了，因為這封信我是叫你在輪船開行後拆的。你現在也許立在船舷上望着碧綠色的海水吧。你現在也許很孤獨無聊吧。而我是怎樣的希望來陪伴你呵！凱哥，你一定要記好：現在雖是我的肉體不在你的身邊，但是我的靈魂卻常隨在你的左右。在物質上固然我們間相隔的距離一天一天增加，但是在精神上我們是常常在一

起的。凱哥，你記好，我們的靈魂以後是永久聯合在一起的海可枯，石可爛，但是我們的愛是不會消滅的！

你在書桌上留給我的信，我讀到了。牠那樣的感動我，雖是我不要流眼淚也不可能了。凱哥，我很快樂，我對於你會有那樣大的影響；但是你也要知道你對於我的影響也正不小呢！凱哥，我在這里敢大膽說：我愛你！並且我在這里抱吻你！

你的妹妹蘊青十九日。」

太陽已經從西方下去了。迷霧從四周圍會集攏來，像灰色的幕帳一般把太平洋蒙蓋住了。風漸漸吹的緊了；海浪像雪白的羊羣一般從很遠的地方奔過來。在這灰色的中間航駛着的，只有從上海開來的輪船中國號了。

船客已經都吃了晚飯，大家在甲板上閒踱着。他們都是年青的學生，因為到美國去所要學習的，各各不同，所以他們所談的方面也都不相一致。但是歸根結底的說，他們所常常論到的題目，不過到美國如何去得到一個博士或碩士學位，什麼學校的教員是最著名，或是將來回國如何可以找到一個優越的位置吧了。鈞凱對於這些議論早已發生厭倦，因為他到美國既不是為名，又不是為利。他一個人常常孤獨着，倚在船欄的上面，望着一目無際的海洋，想着萬里外的人。

他在中國號上差不多已經十多天了，還沒有經過怎樣大的海浪。日本與檀香山已經像夢一般在他眼睛前面過去了。可是今天晚上狂風愈吹愈緊，波浪愈激愈高，中國號好像搖籃一般儘在海面上搖着。一般船客因為船顛的太利害，一個一個回到自己的房間內去睡了。甲板上黃黃的電燈光，祇照着許多凌亂的椅子。鈞凱茫然回頭，差不多不見什麼人了。

但是在很遠的那一角上，卻有幾個人還在那里熱烈地談論着。那時波浪的響聲如像獅子的怒吼，鈞凱一點也沒有聽出他們所談的是什麼。祇從他們講話的態度上看來，像他們是在辯護着什麼似的。在這樣風浪險惡的時候，他們還這樣高興地談着：這種情形，引起了鈞凱的好奇心。於是他似乎散步一般，慢慢的踱到那里，聽聽他們究竟所說的是些什麼。

他們一共有四個人：一個身材瘦長，帶着很深的近視眼鏡；一個異常矮小，而精神飽滿；一個是中庸身材，鈞凱看不出什麼特點；還有一個則溫文爾雅而又不失其莊重。當鈞凱走上去時，正臨到那個矮小的發言。鈞凱祇聽到：

「在這種紛亂的時候……除了民衆的大團結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張……」

聽到這里鈞凱已走的遠了，再也聽不清楚他的下文。第二次踱過去時，鈞凱只聽到那個身材瘦長的說：『……所謂民衆的大團結就是組織政黨……老三說的是不錯的……』

靠了這一點根據鈞凱就推測出他們四人所在談的是什麼了。他們大概都是憂國憂民之士吧，不然怎樣會在這些大風大浪的晚間，談這些乾燥的問題呢？在這一點，鈞凱已經把他們認為自己的親屬了。好幾天來，他因為過於吸引在自己的思想裏，過於看輕那些酒肉的官費留學生，他竟沒有想到在這一隻船上居然也會有這四個人希望替中國大多數的人謀幸福的！

有一天他居然找到了一個和他們攀談的機會了。互通了姓名之後，鈞凱就問他們到美國後預備幹些什麼；他們起初不肯說，後來看見鈞凱言辭的懇切就說了一個大概。他們說：他們看見中國現在這種軍閥橫行，民不聊生的境況，心中覺得異常不安，所以在國內大學畢業後，就立志想用羣衆的團結力量，澄清中國現在的政治。這就是說他們預備組織一個新的政黨來幹新式的政治活動。他們到外國來就是想在這一方面增進自己的見聞的。

後來他們問及鈞凱的目的時，鈞凱覺得很慚愧，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只說他是到加利福尼

亞省亞羅鎮當工程師的。但是他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目的。於是那個溫文爾雅的李君，就勸他將來也能加入他們的團體內，一同活動。鈞凱因為覺得他們都是熱心的誠實君子，所以當時就答應了。雖是他自己說他沒有才能，不能擔當國家大事。

從此以後他們的討論，鈞凱也能參加進去，至少做一個旁聽者——這是因為他自己不願發言的緣故。他雖是崇敬一切熱心愛國之士，並且對於中國現狀的解決也有他特別的見解，但是他不願把他自己的意見說出來。總之，他受社會的壓迫太利害了，他對於改造社會的可能的程度太灰心了，他更不相信他自己的見解是可以實現的。他聽着人家熱烈的論調固然很高興；但是要他自己肯熱烈地起來幹，那又是一件事了。原來在他赤心的面上籠罩着的是一層灰暗的影子。

風儘自吹着，浪儘自打着，中國號在海洋上不息地航行着。他坐在藤椅上祇是隨着船身搖着，如像扁舟，如像海鷗，如像迷夢，他究竟將航到那里去呢？

有一天的下午，忽然甲板上有一羣人聚在一起都向前面指點着。「你看，那不是陸地嗎？」大家都在這樣說。

鈞凱照着他們所說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條綠線隱隱約約地顯在海洋東面的水平線上。原來亞美利加真的就要到了！

那綠線漸漸分明了，面上起伏的山岡也可以看到了。鈞凱急急忙忙到自己的房間內整理着行裝，再和李王諸君寫了紐約某大學的通訊處，向他們握別。他們再三叮囑着他，叫他不要忘記寫信，並且希望他能重振旗鼓爲第二次的捲土重來。他心中固然感激，但是他祇是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吧了。

船進金門了。船傍碼頭了。他一個人自己提着一隻皮包憤憤地跨上了所謂「新大陸」。新大陸！新大陸！你現在被我踏在腳底下了！他一頭走一頭這樣想。

二

美國的文明！機器又是機器，速率又是速率。一般忙忙碌碌的人，在街道上駕着汽車，坐着電車或是用着一雙健全的腿，來來往往地跑。他們進飯館出飯館，進公事房出公事房，進戲園出戲園，坐着自己架的汽車到處的跑，回家洗澡然後像木頭一般睡下去一直到天明。哈哈，這就是西方的文明嗎？鈞凱一個人在舊金山馬克街上踱來踱去時默默地這樣想，他的面上露出輕蔑的微笑。

他到這裏已經有一星期了。在這種紛亂的都市中，他祇覺得有些莫明其妙。他覺得他的心中有些空洞，似乎喪失了他自己的個性一般。他雖是一個不反對物質上應該有相當享樂的人，但是祇有物質上的享樂而一點沒有其他精神上的追求，他覺得一種本能的不願意，一種本能的厭惡。

他走進戲園內時，固然看到牠建築的偉大與華麗，但是當你看到了牠臺上所演的戲曲時，你所得到的印象也祇是些肉體上的快樂，你的心中仍舊是空空洞洞的。他們把婦人差不多赤裸裸地獻出來一個一個給你看，但是你所看到的也祇是一團一團的肥白的肉而不是一個優

美的具有人格的希臘式的婦人。他們把他們的音樂隊差不多全體放在臺上，差不多把所有新式的樂器全體拿在手裏，但是他們所吹出的還不過是那些刺激你的神經使你感到一種生理的興奮的『曲調』，而不是把你引導到崇高的天堂與柔和的南國的『音樂』。哦！所謂 Jazz 的音樂——這名稱就有些可笑：鈞凱想到這里不免失聲笑了。街道上來來往往的人與機器，器與人（其實你分別不出誰是人誰是機器）看見一個支那人一個人這樣癡笑着，也看着他笑；可是他們很忙，所以他們的笑容在鈞凱的眼前如電光般一閃就過去了。

他們的出版界！鈞凱沒事的時候，一個人常常踱進新書鋪或舊書鋪內翻看着。他起初看到他們那些定期刊物數量的衆多，不免有些吃驚。可是他看着牠們的內容，覺得牠們的性質都是很簡單的。很簡單！每一本雜誌上所載的大都是一些短篇與長篇的戀愛小說或是一些滑稽畫，此外還要加入許多某某婦人的時髦照片。他看了一本又是一本，他覺得很有趣而且毫不費力。很有趣的，牠們的目的是在給人家有趣和開心的。他看出版新書中，銷路最廣的也是小說，這些小說的內容大致和雜誌上的差不多，不過價錢更其貴些，裝訂更其講究些吧了。他們放在玻

璃窗格內表示最爲一般人所願意購買的書，不是學校的教科書，不是文具與圖畫，卻是那些怎樣去烹調，怎樣去戀愛與那些儀禮須知等類的書，並且那些書的裝訂是皮面與金邊！

他看他們的房子都很高大，裏面房間很多，設備很周到——換一句話說都很實用。但是沒有一點點的修飾！他們的佈置中間祇有金錢的氣味，在鈞凱心上所能喚起的不是異國的情調，卻是一些銅臭的厭惡。他住的房間內有電話、有澡盆、有抬椅與鋼絲牀：牠們很能使你舒服，使一般人安睡，可是這種效用一碰到鈞凱就沒有了。是的，在這樣大的都市中，鈞凱覺得他很渺小；但是同時他覺得他很偉大，因爲一般人所稱爲十分滿意的東西，在賦有高傲的靈魂的鈞凱的心上，簡直不算什麼。

可是他們的公園，鈞凱很覺得不差，面積廣大，合於公衆的休息；雖是牠們的佈置異常散漫，沒有精華的地方可玩。他們的學校，那爲美國西部著名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他也略略參觀了一下。他也覺得牠廣大而不洪深。但是那樣好的校址，那樣合宜的建築與設備周全的圖書館，在中國一處也找不到。想到這里，鈞凱又替中國慚愧。

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附近，他更碰到了許多中國留學生，更找到了幾個老同學。可是他們的思想完全在學校的功課與文憑上，同他們談話起來，也索然寡味。他對於這些留學生向來很抱悲觀，這一次實際的接觸，不過使他更其失望吧了。

他在舊金山這樣住了一星期，覺得很無聊賴；亞羅鎮的工程局又來信請他速去。於是他第一次坐了美國的火車奔向南方去了。

亞羅鎮離開舊金山不過半天的路程，四周圍都是山地。在三十年前這些山地不過是一片荒土罷了。但是最近因了水利工程事業的發達，荒地變成了熟地；因了人民的加多，財源的活動，亞羅鎮居然成了一個很好的都市。牠有寬大的馬路、火車、銀行、店鋪、娛樂場與公園。辦理周圍幾百里水利工程事業的工程局也設在那里。鈞凱的辦事處就是牠了。

他起初進去因為凡事都是生手，所以很花了他許多注意力；他的思想也完全束縛在這些「公事」上面。隔了一二星期，他覺得他的所謂「公事」總不過如此，於是他的腦筋漸漸有了

活動的餘地，對於蘊青的懷想又一天一天增加起來。他的沈默，他的寡歡，很使他的同事們注意。他們每當星期日或是假日總要請他去和他們玩，但是他不是辭而不去，便是去不終局；他看到美國青年男女的活潑好動，看到他們像小孩子一般的快樂，覺得很羨慕，很想跑進去和他們一同玩，而他自己沒有他們那樣充滿的生命，這件不幸的事，真使他失望極了。

每天每天都是如此。早上他一直要睡到八點多鐘。在牀上祇是張大着眼睛癡癡的想，想着她最近寄給他的信與她的照片。什麼？她不是比從前更其清瘦了嗎？她的眼睛，那雙活動的充滿着生命與神秘的眼睛，不是變成更其固定更其暗淡了嗎？在她靈活的面龐上所蒙蓋的不就是悲哀的面幕嗎？她一個那樣年輕、那樣活潑的她，現在變成這樣，變成如像雨打後的落花那樣，是誰的咎想到這里，鈞凱對自己祇覺得萬分的後悔，對蘊青覺得萬分的疼愛。

八點半鐘敲了，他才慢慢地從牀上起來。盥漱完畢後，他就奔到飯店內，忽忽吃了早餐，奔到公事房去。如其事情很多，那就是他的運氣，因為這樣可以免除他許多許多痛苦；如其事情很少或是沒有事，那他就要坐在椅子上獨自出神，并且要狠命的抽着香煙。他想着那件不可挽回的

事，縈迴着那些無法清理的思想：結果使他絕望，使他把萬事當做浮雲。

下午四點半鐘，他就要出公事房一個人到公園裏或是街道上慢慢地走。他有時也要跑進禮拜堂內跟着那些婦人小子們一同做禮拜，聽着那些牧師們的說教，與婦女們的歌唱，但是他的心卻並不在此；他沒有知道他們爲什麼要祈禱，沒有聽到他們所說的是些甚麼。他有時聽到一二句什麼『上帝在天上把福氣賜給我們』什麼『上帝是我們的天父，我們應該終身服事他』等話，看着那牧師閉着眼睛，伸着手的滑稽姿勢，他不覺要笑了。他是一個天生的異教徒。向來不知道宗教的情操是什麼，在快樂的時候固然想不到上帝，就是在痛苦的時候，他也想不到上帝。如其上帝是有的，那末在痛苦的時候，他就要咒咀他，決不會感激他。

其實他所歡喜的還是亞羅鎮的公園。那公園的佈置雖是異常簡單，而其中有許多高大的樹與碧綠的青草地。他一個人常常歡喜睡在青草地上，讓溫暖的太陽曬着他，而他眼睛望着廣大的晴空。他歡喜坐在大樹的底下，聽小鳥的歌唱與和風的撫弄。這種境地時時能够澄清他的胸懷，使他的心明如鏡，如實地照見宇宙的真相。

天暗了，他就到飯店裏吃好晚飯回家讀一點書，寫一點信，到十二點多鐘才睡。有時他要到戲院裏看些滑稽戲，希望能夠開懷地笑他幾笑，希望暫時能夠忘去那件痛苦的事。可是戲院裏所演的不一定是滑稽劇，牠也演悲劇如像哈孟雷德 (Hamlet)，如像白衣女尼 (The White Stench) 等，以贏得一般看客的眼淚。看了這種悲劇，鈞凱就要受異常的刺激，整晚的睡不着。

鈞凱就在這種曲線的情緒中過着他的生活。至於世界上現在鬧些什麼事，他一點也不管。那些嚷嚷的氣人的事，他爲什麼要去加入呢？況且他的心被人佔據着，他自己沒有支配自己的能力。況且他自己歡喜這樣，如其這樣而惡魔會把他打入地獄，那末他情願在地獄中受輪迴之苦。天堂！那是沒有的事；就是，有，他也不想進去，因爲那裏面的人不就是一般最庸碌、最庸淺的人嗎？他不歡喜那些癡呆的面上所發出來的笑聲！

三

有一天下午四點半鐘時，鈞凱正預備回寓，忽然他的同事克拉君走來找他，請他晚上到他

的家內玩去。他說他的妻克拉夫人與他的女兒克拉小姐聽說他的公事房內有一個中國人在做事，所以很想見見他，因為她們最是留心中國事情的。鈞凱見克拉先生言辭懇切，只得答應了。晚上吃畢晚飯後，他把衣服略為整理了一下，就走向克拉先生的家去。那時已是晚冬，天氣在這里雖不十分冷，可是馬路兩旁樹木上的葉子已經完全脫去了。電燈光照着寒林，顯出一種說不出的孤寂。他走過幾家人家的面前，又看見裏面燈光下有許多男女憧憧來往着。舞蹈曲的擊音從窗隙內透到街上，似乎嘲笑着他一個孤獨的外國人。

到了克拉先生的家內，克拉先生就把妻女一併介紹給他，他和她們一一握了手，並且說了幾句外國的客套語，然後大家在火爐的四周坐了下來。克拉夫人坐在他的左面，克拉小姐坐在他的右面，克拉先生坐在他的對面。他起初坐在兩個外國婦女的中間，很覺不安，但是這種不安不久就消滅了。他覺得他們把他當做自己的人一般，毫沒有什麼特別的客氣，使他難過。他看克拉夫人已有四十歲光景，身體很瘦弱，面上帶着病態；克拉小姐年紀不過二十一歲，面色紅潤，眼睛深藍，黃金色的捲髮如像赤練蛇一般盤在她的頭上，身體健全而窈窕，穿着一身絲織布製的

長衣。他覺得前者很精細能幹，後者很堅決有力。

他們最初不過談些各人的普通來歷，後來自然而然的說到中美二國的關係上了。關於這一點最初發言的是克拉夫人，她說：

「世界上的人不知道爲什麼要分做許多界限，說這是中國人，那是日本人；這是美國人，那是英國人等。因了這種不自然的分類，產生了許多不自然的成見與仇視。結果造成了世界的大戰爭，發現了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殘殺。我們覺得這種分類是很不對的，我們大家都是人，爲什麼要分彼此？密斯忒王，你以爲怎樣？」

鈞凱聽了她的話一時不做聲，他祇把一雙眼睛望着克拉小姐；她的眼睛卻對爐中的火焰望着像在思索什麼似的。

「我覺得密舍斯克拉的話是不錯的。」鈞凱最後這樣說了一句，就覺得沒有其餘的話可說了。他想他的中華民國現在在列強宰割之下，如其自己不爭氣把牠造成一個強國，靠人家一點人道主義，一點世界主義來苟延殘喘，實在是一種恥辱。美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一等強國，所以

美國人是處在強者的地位，他們說人道主義、世界主義以至四海皆兄弟主義都是可以的；而他，是世界上第三等國家，是處在弱者的地位，所以他如其鼓吹這些好聽的主義就是承認自己是弱者；這決不是鈞凱所願意幹的。

「密斯忒王，你到美國以來，有沒有看到白種人對於你們黃種人的輕視，譬如他們說中國人，他們一定不肯說 Chinese 而說 Chinaman 或是 Chink，說日本人不說 Japanese 而說 Jap，這種輕視簡直可笑。他們自以爲了不得，而不知道中國人高明的正多得很呢。像我個人與其歡喜本國人，還是歡喜東方人。」

「我很歡喜你們能够有這樣廣大的心胸，但是我覺得中國人的受人輕視有許多地方也是自取之咎，不能完全責備人家的。我想一個人不要受人家的輕視祇有立起來努力做一個人的時候；一個國家也是如此，牠不願受別國的輕視祇有在努力自成一個真正國家的時候。」

「這是不錯的，密斯忒王。」克拉先生和着說。克拉夫人點着頭，克拉小姐的面上露出微笑。後來他們的談鋒轉到如何可以澄清中國的政治，如何可以發展中國的富源上去，鈞凱又竭力

的把他自己的主張宣說了一下。他說要澄清中國政治須靠民衆的大團結，用民衆的力量推倒現政府；他說要發展中國的富源，非用國家社會主義將資本集中爲大規模的生產不可。這一席話把他們說的個個點頭。他祇覺得克拉小姐的眼鋒釘在他的面上，可是他沒有回過頭去看她，恐怕驚擾了她。

他們這樣談着，一直到十二點鐘，鈞凱才起來告辭。在走的時候，克拉母女握着他的手，請他一點不要客氣，沒有事的時候常常到她們家裏來玩；她們是常常歡喜有他這樣的客人的。鈞凱就答應着去了。他心上覺得很快樂，因爲他的見解居然能受她們那樣的贊許。可見他在世上不是一個完全沒用的人。

街道上已經一個人都不見了。天上的皓月像素心一般掛在藍空的中間，照着地上孤單的人影。天氣很冷，鈞凱覺得有些戰慄，可是他覺得他的面上還有些熱，她的眼鋒似乎還釘在牠上面一般。他回到自己的房間內，把大衣脫下在椅子上呆呆的坐了下來。他再三的想，想到她的容貌與態度。他在中國從沒有看見這樣活潑的女子，當然蘊青暫時除外！

這樣的女子！他想。他立起來在蒸汽爐上溫暖着他的手。他的眼光無意識地落在他的寫字檯上。上邊有幾封信，他看着牠的郵票就知道是中國寄來的了。難道就是蘊青給他的信？果然！他立刻把牠撕了開來，如餓狼一般讀下去。

「我最親愛的凱哥：連接到你好幾封信，覺得很快活。你送給我的手錶，我已經把牠帶在我的右手上了。母親要我把羅家送來的手錶帶上，把你的除下來，我堅持着不肯；我爲什麼要帶他們的手錶呢？他們可以把我的身體賣出去，但是他們不能轉變我的心與我的意願。

「我的凱哥！你現在快樂嗎？你身體好嗎？你千萬要保重自己的身體，不要把牠摧殘了。聽說你近來大抽香煙；香煙是有害身體的，凱哥，你爲什麼抽牠呢？凱哥！你摧殘你自己的身體等於摧殘我的身體。我知道你愛我，我知道你一定會聽我的話把香煙戒除的。

「我很快樂，我的姊姊又要回家了。我現在只有我的姊姊在我身邊安慰着我。知道你我現在的關係者，也只有她。她常對我說她很想再看見你一次。她叫我寫信給你時候候你。凱哥，你想我的姊姊多麼可愛啊！

「凱哥！我們在下一次的信上再談吧。」

你的妹妹蘊青。」

他讀畢了這封一往情深的信，對於適才遊移的心情很覺不安。他重新坐了下來，細玩着這封寫得非常潦草的信。在他眼簾前立着的已經不是那克拉小姐的芳容而是蘊青的情影了。但是蘊青遠在天外，克拉小姐近在身旁，蘊青在他心上的寶座果能一點不被搖動嗎？誰曉得！

自然的，在鈞凱心上，蘊青是他的一切，克拉小姐那里能和她比較呢！

四

冬天過了，接着又是春天，鈞凱一個人孤獨的生活還是繼續着。克拉先生看見他時，雖然常常請他到他自己的家裏去，但是他總是託故辭去了。他不是不願意去，只是因為有某種危險的預兆阻止着他，使他不敢去吧了。

天氣一點一點和暖起來，天上的浮雲如像灰色的綿絮，太陽光從空隙中射出來顯出一種

異樣的光明和風吹在樹上發出蕭蕭的響聲。小孩子們都在草地上跳着，叫着，攪做一團，就是青草也向他們微笑了。那就是亞羅鎮的公園。鈞凱一個人坐在一條長椅上，兀自對着這些小孩子們望着出神。他也感覺到一種新生命在他寒冷的心裏發揚出來了。他很想在這種春光明媚的時候，和那些小孩子們玩着跳着，和他們一同陶醉在自然的懷抱裏。

四周圍也有不少婦女們對他望着。她們知道他是本鎮工程局裏的工程師，因為在這里他是唯一的中國人。她們常常看見他一個人這樣默然坐着或是默然走着，很是憐惜他。她們，這些婦女們，最是能够感覺到一個異鄉人所感覺到的孤獨之感的。有時她們中有一二個年紀老些的，要走上來和他閒談，問問他中國的情形，但是她們看見他的態度很冷淡，也就掃興而去了。

「這樣醉人的春天，如其有一個人來閒談，來玩耍，是怎樣的好呵！最好是蘊青，但是她遠在天外。」想到這里，他免不了失望了。他把他的頭靠在椅背上，發了一聲歎息。

忽然間他一眼看到園門口來了一架汽車，裏面走出了二個婦人。哦！原來她們正是克拉母！女！他很想迴避開她們，因為她們再三再四找他去，而他沒有去。可是他沒有移動自己的身體的。

力量——春天已經使他沈醉了。

他沒有立起來去迎接她們，只當不知地仰起頭望着樹上的綠葉，春光穿過青蓋，射在他的面上。他希望她們在他旁邊走過而沒有注意到他。可是他的心卻跳動的異常厲害。他聽到婦人衣裾的悉索的響聲與她們倆談話的聲音了。

「哈哈，母親，那邊不是密斯忒王嗎？」他聽到克拉女士高興着說。

「那里？」是她母親的聲音。

「那邊——在那邊樹蔭底下一條長椅上坐的。母親，你看，那不是他嗎？母親，讓我去喊醒他罷！」

「他也許正睡着吧。」

「讓我看去，母親，來——這一次他被我們找到了。」

一陣革履踏在草地上的聲音，鈞凱知道她們走近前來了。他立刻把眼睛閉着，然後慢慢地張開來像被她們驚醒了似的，望着她們倆。

「什麼是你們！你們都好？」他即刻立了起來和她們握手。

「哦，密斯忒王，自從那一天我們和你分別後，我們常常希望你來，叫父親再三再四的請你，但是你不來。今天——哈哈，我真快活——今天你竟被我們尋到了。你一個人原來在這里獨自享受春光！」克拉小姐異常興奮地這樣說着。

「我們——我和安娜——怎樣的想你呵！怎樣好的機會我們能够重新找到你！」克拉夫人接着說。

「真對不起！我是常常想到你們那邊來的，可是總是有些細小的事務把我絆住了。哦，我們分別以來已經三個多月，時間過的真快呵！」鈞凱沒有法子，只得這樣說，向她們告罪。他覺得克拉小姐的眼睛又釘在他面上了。他轉眼向她看時，牠們已望向別處。他看她身上穿的是紫羅蘭色的上衣與裙子，腳上穿着一雙紫絲襪與革履，神彩奕奕，如像春天的紫蘭花在春光明媚中間招展着。至於克拉夫人所穿的衣服，他卻沒有十分注意。

她們立刻把他招到一塊青草地上請他和她們一同坐下。克拉夫人開始說他的所以不來，

大概是因爲怕客氣的緣故，怕禮貌上拘束的緣故吧。但是在這些地方她們是完全不在乎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她們就對於一切虛偽的習慣與禮儀發生了厭惡。她們所以拋棄了腐敗不堪、銅臭逼人的紐約社會奔到西方來，也就是爲了這種愛好真實、討厭虛偽的緣故。「如其你爲了這一種過慮而不來，那是大可不必的。」

「哦，密斯忒王，我們是怎樣歡喜自然呵！我們愛加利福尼亞就是因爲牠有更多的自然。至於我尤其愛加利福尼亞的春天。你看，加利福尼亞的春天是怎樣神奇，怎樣給我們以無窮的生命力呵！」克拉小姐這樣接連着很快地說。

「我也歡喜自然，我也不歡喜虛偽，所以我的不到府上實在是因爲別的原因，並不是因爲怕什麼禮節。」鈞凱回答着她們。

「好，我們現在尋到了你，閒話可以不必說了。密斯忒王，你歡喜春天嗎？這樣溫和這樣醉人的春天！我看了那邊紅暈的薔薇花，那些如火焰一般的桃花，我的心怎樣跳動着呀！哦，春天！」

「我也歡喜自然，我也歡喜春天，當我在年青的時候；但是現在——我並不覺得什麼樣。春

天的迷醉不過使我更其煩惱吧了。」

「這樣年青的你，自己以為已經是老了。哈哈，母親，你看密斯忒王老了沒有？」

「我看密斯忒王至多也不過二十三歲。」克拉拉夫人微笑着說。

「我說的老是精神上的老，不是年齡上的老。」

「精神上的老，這句話就有些奇特。難道這是中國來的嗎？像我們美國人，雖有許多地方不能令我滿意，但是他們年紀不老，精神是不會老的。精神上的老什麼話？密斯忒王，幾時你和我們一同出去玩吧！人生不是默想的東西，人生是享受的東西，祇有在享受的中間，我們會得讚美人生吧！」

鈞凱一面聽着，一面對她望着。她說畢後，他簡直想不出什麼話去回答她。春天給了他生命，而她又這樣鼓動了他，他的心不免有些搖動了。他到底是一個年輕的少年，那種沈抑的、悲哀的生活決不是他所能長久繼續下去的。況且他爲什麼要那樣悲哀那樣抑鬱呢？如其爲了蘊青，蘊青來信不是常常叫他快樂些嗎？如其爲了自己，自己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可悲之處呢？要快樂，要

享受人生，是的，他以後要那樣做了。他爲什麼要那樣悲哀呢？他的青春反叛着他呀！

「是的，是的，密斯克拉，人生是應該享受的。但是我不知道怎樣。」他慢慢地說。

「不知道去享受人生，我的上帝，改變你的態度就對了一個人如其把他向來拒絕一切，抱怨一切的態度變更一下，那末罪惡的世界就會變做樂園！」

「但是我不能那樣改變我自己的態度。」

「這當然要慢慢來的。——今天晚上我們家裏有一個小小的跳舞會，你肯來嗎？」克拉夫人說。

「這次你非來不可！你如其再不來，我一定要罰你。你到我們家裏來，你就知道怎樣去享受人生了。」

「我來，今天晚上我一定不失信了。」鈞凱微笑着。

「那就對了。」克拉小姐拍着手並且略略點頭，表示稱許。

到了晚上七點鐘光景，他就向克拉家走去。一進門，他只看見克拉先生、夫人與小姐都在一間空空洞洞的客堂內立着閒談。地板上很光滑，大概是預備跳舞的。克拉小姐穿着一身淡綠色的長衣，腳上登着一雙緞面皮底的高跟鞋子。克拉與其夫人也已經改了裝。他們一見鈞凱就都迎了上來，和他握手。

「今天你不失信了，密斯忒王！」他們大家說。

「我今天不來的太早嗎？」鈞凱任便問着。

「雖是早一點，」克拉小姐微笑着說，「但是不要緊，我們借此機會還可以閒談閒談——我們剛才正在大家議論到你，父親說你今晚一定不來，母親說不能一定，我說你一定來；現在被我猜到了——哈哈！」

「我本來想不來——後來又遲疑了一下——最後我才決定來的。」鈞凱笑着說，「所以你們三人都沒有猜錯。」

他們又問他中國有沒有跳舞會像美國這樣的，中國男女的娛樂是什麼，中國男女結合的

媒介是什麼。他說中國沒有跳舞會，中國男女社交乃是最近幾年來的事。從前是沒有的，中國男女結合的媒介是依賴第三者，即所謂媒人。『我們在中國社會內，只覺得到處是鏗鏘，沒有充分發展的餘地。我們要獲得自由與光明，只有把這種陳腐的東西打得粉碎。所以中國現代青年都是力的崇拜者，也就是爲此。』

『力的崇拜者，這才有味。我很想看到那種少年的中國人。』克拉小姐說：『……………』

外面叩門的聲音，克拉先生奔出去把門開了。進來的是密斯忒威廉與密斯倍脫麗絲。接着來的是密斯忒保羅與密斯瑪格萊。克拉先生把四人一一替鈞凱介紹了。在鈞凱的一瞬的眼光中，最引動他的注意力的，似乎是密斯瑪格萊。她的面色微帶蒼白，黑色的頭髮如像烏鴉般盤在她頭部的後面。她的態度顯然和克拉小姐不相同，她很沈靜如像風平浪靜時的太平洋。然而從她的黑眼睛中，那閃耀着的神光，不就是熱情的火焰嗎？不就是風濤澎湃時的太平洋嗎？

他們互相寒暄了一陣，克拉先生就把舞曲的片子放在留聲機上，大家開始跳舞了。第一次，克拉先生對克拉夫人；克拉小姐對鈞凱；威廉對倍脫麗絲；保羅對瑪格萊。後來大家就輪流跳着。

鈞凱自己也不知道甚麼道理，一有機會總是找着瑪格萊做他的舞伴，雖是克拉小姐常常來找他做她的舞伴，瑪格萊沒有拒絕他。她覺得這個少年中國人，並不像她平日所聽見的那些關於中國人的誹謗中所說的那樣討厭，他很有許多可愛的地方，很有許多動人的特性——而且這些可愛的地方與動人的特性不是普通一般的美國少年人所有的。

他抱着她，望着她的黑眼睛，這樣大的黑眼睛除了他在小物件上所讀過的「黑眼睛」以外從沒有看見過。隨着牠們的神光，他覺到了在太平洋上航行時的愉快。但是這祇是一瞬間的感覺，祇是她對他望着而面上露出微笑時的感覺。平時牠們都深藏在叢密的睫毛中，保持着牠們的神秘。

「密斯瑪格萊，我可以問你的家住在那里嗎？」他很輕聲地問着她。

「我現住拍克雷，我的家在波士頓。」她也輕輕地回答他。

「那末你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了？」

「是的。」

「你學的是那一科？」

「法蘭西文學。」

留聲機停止工作後，大家立刻停止跳舞，他們兩人卻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步伐隨着固有的傾向繼續了一分鐘。他很高興這樣短的舞曲他只願永遠抱着她在這種電燈光下跳着。然而當她抱着別人跳舞時，他卻覺得那舞曲實在太長了，太長了。

「你很不情願和我跳舞！」克拉小姐有一次當他們停止跳舞後很憂愁地輕聲着說。

「沒有，大概因為我已經疲乏了吧。」他看着他的錶，短針不過還在十一點鐘上，況且他的精神自從抵美以來從沒有這樣興奮過。他知道這句話不是由衷之談。他很覺得慚愧，他會對着這樣天真這樣活潑這樣和善的克拉小姐撒這樣的謊，但是他有什麼辦法呢？他歡喜瑪格萊更甚於克拉小姐，他怎能不歡喜瑪格萊呢？

跳舞完場後，大家閒談着。他知道威廉與倍脫麗絲是從士丹佛大學來的，保羅與瑪格萊是從加利福尼亞來的。他們因為學校裏放春假，所以到亞羅鎮來，希望痛痛快快玩一陣的。他們臨

走時約克拉小姐與鈞凱明天一同往附近山上去登高。那山上，據倍脫麗絲說，有很大的森林，可以做他們休息的地方，有很多的泉水，可以做他們的飲料。

「在三年前我在這里高等學校讀書時，我曾經去過一次，當時有許多同學做過我的伴侶；從此以後，我從沒有去過，但是在外面讀書時，我怎樣想念牠呵！」

「我們明天就大家到那里去做一個辟克尼克吧。」克拉小姐說。

「密斯忒王明天當然能和我們一同去的。」瑪格萊望着他說。

「是的，我明天雖是有事，但是不要緊的，我可以請假——克拉先生，你看我明天可以請假嗎？」

「自然你可以。」克拉先生微笑着說。

他們去了，祇有鈞凱還留着，他幫助他們收拾着雜物，然後告辭走了。克拉小姐把他送到門前街道上，在分別時握着他的手說：

「你明天一定去嗎，密斯忒王？」

「我一定去。」

她沈思了一下，繼而輕柔地說像回答着她自己的思想似的：「是的——你需要快樂——你應該多做些活動的遊戲好。」她放了他的手，「那末我們明天再見吧！你明天到這里來，和我一同到他們那里去好了。」

鈞凱說了一聲「晚安」在星光底下消滅了。安娜祇是向着他的去路望着，輕聲哼着法蘭西的馬賽曲。

五

天上一點雲障也沒有，他們——鈞凱、威廉與保羅——都背着一個小皮包，陪着他們的伴侶在太陽光中拚命爬着巴拉山。幾個身體健全的分分子很快的奔向前去，使鈞凱不知不覺落在後面了。他很慚愧，他的身體不及他們，但這是由於他過度的悲傷所致，並不是由於東方人先天的羸弱。及至半山，他在旁邊一塊山石上坐下了。四周圍除了泉水與松濤的聲音外，甚麼也沒有。

他的氣喘漸漸平靜下來了。他可以聽到前面保羅與威廉的長嘯聲接着更是倍脫麗絲與安娜的歌聲。他們的長嘯聲在四山的中間迴響着；她們的歌聲在樹木的青蓋上繚繞着。

但是瑪格萊呢，她爲什麼不在那里和他們一氣唱呢？哦，他是怎樣的想念着她呵！如若她現在這里能夠和他坐在一處，他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的疲倦吧。他像一個坐在人生的路旁的老年人，看着生龍活虎般的少年人一個一個奔着跳着走向前去，雖是異常羨慕他們，可是他已經衰老了，他已經衰老了！

忽然間他聽到前面有沙沙的脚步聲，與輕輕歌唱着的聲音，向着他這里走來。那不是瑪格萊的聲音嗎？鈞凱的心忽然跳的異常厲害，他的耳朵也洪洪的有些兒響了。繼而他略定着神側耳聽時，那法蘭西戀歌的曲調從柔和的聲音中分明地送來：

Sur la plus haute branche,

Le rossignol chantait.

Chante, rossignol, chante,
Toi qui à le coeur gai.

Moi ce n'est pas de même,
Mon bonheur est passé.

(漢譯：

在最高的樹枝上，
黃鶯兒歌唱着。

唱呀，黃鶯兒，唱呀，
你的心是快樂的。

但是我不和你一樣，

我的快樂已經過去了。

他現在已經可以看見她的影子了。確是瑪格萊！她怎樣會離開了他們回到這裏來呢？他跑上前去，迎接着她，問着她回來的原因。她祇是慢慢兒的說：

「他們，那些孩子們，走的實在太快了。我跟不上他們，況且我又沒有跟上他們的心思，所以落後了。但我一想你還在我的後面，所以慢慢走回來，看看你到底怎樣了——你原來好好的坐在這裏。」

「我因為覺得很疲乏，所以一個人坐在這裏休息，我不想你會回來找我的。」鈞凱說。

「我本不想回來找你的，但是恐怕你一個人會寂寞，所以我來陪你閑談閑談。好，你現在坐下吧，我也要坐下來休息休息。」

他們就找到一塊大山石，面對面坐下了。

「聽說在貴國內，男女的界限異常嚴密，不是嗎？」她開始說。

「是的，但是近來女子也漸漸解放了，男女社交也漸漸變成公開的了。」

「能夠和我們美國一樣自由嗎？」

「那還沒有。不過二三十年後，我想也會和貴國一樣吧！」

「你們希望和我們美國一樣自由嗎？」

「是的，我們是這樣希望着的。」

「但是我們美國的男女社交公開，其爲害也和貴國的不公開差不多吧。」

「我們總是向着自由與光明希望着的。」

「自由與光明！」她似乎很輕蔑地說着這兩個字。於是她就沉默着不說什麼話了，她從她過去得來的經驗，對於這些好聽的名詞已經起了絕大的懷疑。這樣就算自由嗎？這樣就算光明嗎？她覺得還是鑽到東方式的不自由與黑暗中較有神秘的興趣。

「怎麼你不大相信自由與光明嗎？」鈞凱堅持地探問着她。

「我相信牠們，但是像美國現在這樣，決沒有什麼自由與光明。」他很平淡無奇地說着。她說到這裏又不說了。

「哦，你們原來在這里，害的我好尋！」這驟然到臨的聲音使他們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是克拉小姐。克拉小姐原來是和威廉等在一起兒玩的，但是她忽然間覺到鈞凱與瑪格萊已經不知去向，所以就急急忙忙奔回來，借着尋找爲名，看他們倆究竟在幹些甚麼。原來他們正坐在一起，這樣接近地談着！

鈞凱就如實地把自己怎樣沒有氣力，坐下休息，怎樣瑪格萊尋回來和他一同閒談的話，訴說了一遍。克拉小姐似乎有些不相信的樣子。瑪格萊却祇是默然望着他們倆，一句話也沒有說。「你沒有氣力爬山嗎？那末我來幫助你上去吧。他們正在那里等着你們吃東西呢！喂，密斯瑪格萊，你也快些來吧！」她一頭說把鈞凱催着起身，拉着他的手把他拖了上去。鈞凱沒法，只能跟着她走去。但瑪格萊却還靜靜的坐在那里，一點也不動。她已經沈默在自己的沈思中去了。

他們到了山頂旁，他看見威廉等已經在一道泉水旁，許多山石的上面等着他們，皮包裏的食品也已經橫陳在地。他奔上前去，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說道：『我來的太遲了嗎？』解開他自己的皮包，拿出他所帶的東西，並且開始喝乾了他們所盛滿泉水的杯子。

「哈！如若我早曉得這裡有這樣涼快的泉水，我早已應該來了。」他自解般替自己說。

「密斯瑪格萊怎麼還不來？」保羅問着他們倆。

「她就要來了。她適才和密斯忒王坐在一起，我拉了密斯忒王忘記了她，讓我再去把她拉來吧。」克拉小姐說。

「密斯安娜，你就在這裡休息休息，讓我去找她。」保羅說着奔跑去了，他的嘴裏還呼嘯着。

「密斯忒王，你爲什麼來的這麼晚？你看見那邊的一帶高山嗎？你看見上面所積着的白雪嗎？這裡的泉水就是從那邊流來的。你們中國有這樣高的山嗎？」倍脫麗絲向鈞凱這樣說。

「高的山嗎？在中國是很多的，在東部東三省我們有長白山，因爲一年四季有雪，故稱長白。在西部的四川則有峨眉山，大雪山；在新疆則有葱嶺，崑崙山；在西藏則有喜馬拉亞山——這樣

的高山在中國實在太多了，至於北部阿爾泰山與薩揚嶺等我還沒有算進去哩！鈞凱很流利這樣說，他的手裏剝着一隻香蕉的皮。

「真是這樣嗎？」倍脫麗絲很驚奇地問。

「爲什麼不？」他就把手裏的香蕉給她吃。

「哦，謝謝你，密斯忒王。」

他們這樣說着時，保羅與瑪格萊一同來了。他們倆人就挨在鈞凱的旁邊坐下。於是他們正式開始吃他們的食物了。大家都很饕餮，祇有瑪格萊一人不過略略吃了些就不吃了。大家都盡量地說着笑着，祇有瑪格萊一人常常默不做聲，并且沒有大笑過。這種恬淡，這種沉默，很爲鈞凱所注意，因爲他自己也不大想吃，也不大想笑呵！他想瑪格萊的一生中或者也經過一次像他所經過的風浪吧。如其這是真的，那末他將怎樣去安慰她，去把自己的痛苦告訴她呢！

「我提議請密斯忒王唱一曲中國的調子。我從沒有聽見過這個。」倍脫麗絲說。因爲關於吃的事大家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大家拍手贊成。

這種突如其來的請求，很使鈞凱着忙。他想他在中國的時候，除了一二齣無聊的京調與南方的一些小曲兒外，一點也不知道甚麼。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大家都這樣的請求他，就是瑪格萊對於他們的要求也表示稱許。他只得老着面皮唱了一曲李陵碑。他唱畢後，大家都拍手，問他所唱的是什麼一回事，他就替他們一一解說了。後來他也請他們各各唱了一支。別人唱的他都不大注意，祇有瑪格萊的法國歌他覺得很有趣。那歌是：

Oh! que l'amour est charmant!

Moi, si ma tante le veut bien,

J'y suis bien consentante;

Mais si ma tante ne veut pas,

Dan un convent j'y entre.

Ah! que l'amour est charmant!

Mais si ma tante ne veut pas,

Dan un convent j'y entre.

J'y prierai Dieu pour ma parents,

Mais non pas ma tante.

(漢譯：

哦！情人是怎樣甜蜜的啊！

我呢，如其我的媽媽願意他，

我就要立刻答應他；

但如我的媽媽不願意他，

我一定要進修道院而終罷。

哦！情人是怎樣甜蜜的啊！

如其我的媽媽不願意他，

我一定要進修道院而終罷。

我將替我的親屬禱告上帝，

但是我不情願替我的媽媽。

這樣甜蜜的聲音，這樣柔和的聲音，他從沒有聽見過。就是她，他的蘊妹，也沒有這樣好聽的聲音。哦！她的聲音與她的眼睛：就是這兩者也儘夠他的傾倒了。但是蘊青呢？但是蘊青呢？他那里能夠管到那麼許多？

東西吃完了，歌也唱完了。大家閒談了一陣，大有不如歸去之慨。

「密斯安娜與密斯忒王，我們很抱歉，明天就要回校去了。我們是怎樣情願和你們在一起

啊！
威廉說。

「我希望你們今年暑假能夠到我們那裏來玩。我們是盼望着你們的。」倍脫麗絲說。

「好，我一定來，但是密斯忒王，他有公事在身，不能離開此地的。」安娜說。

「我的公事！我爲什麼要管到我的公事呢？只要我願意，就是天涯海角我也要去的。」鈞凱

接着說。

「唉，人生是怎樣無常的啊！今天高高興興地大家聚在一起，但是明天就要分散了。是的，明天就要分散了。密斯忒王，這一次我覺得很高興能夠看到你並且矯正了我許多對於中國人的觀念。」瑪格萊說。

「哈！東方人的思想！在我看來，我們今天分散了，明天，只要我們願意，我們還是可以聚會的。什麼聚散無常，不過是舊日交通不便時的陳腐話吧了。」安娜這樣說了之後，大家都笑了。倍脫麗絲還問鈞凱這是不是的確的，東方人是不是把生死看做無常的。他祇含糊地答了幾句。原來瑪格萊那寥寥的幾句話很打動了他的心。明天她就要去了，他們就要在這一剎分別了。他們將

分散在世界上兩塊不同的地方；各人將在人生的旅途上，踽踽的行着；各人將不看見，不聽見別一人的聲音與笑貌。在他，她是死了；在她，他是死了。他雖會戀念着她柔和的聲音與她烏黑的眼睛，但是她呢，她將永遠忘記這兩日中所看見的他吧。唉，人生呀，人生，如若他這一刻能夠跪在她的前面向她哀求，請她暫時不要離開他，事情又將變換了樣式吧。她肯，固然償了他的心願，她不肯，也使他斷了妄想，而大家偏偏不這樣！

他別了他們後，和克拉小姐一同走回，在路上，默然不做聲。他覺得他的靈魂似乎已經被瑪格萊的黑眼睛所帶去了。他想不出什麼話能夠和克拉小姐說的。況且適才在山上，他正要和瑪格萊開始談話時，她又來衝破了他們。他以後將永遠不了解瑪格萊，豈不就是安娜的不是嗎？——可是，他又反過來想了一下，在別一方面說來，他的所以還能夠時時返歸於蘊青的愛，不也就是安娜的功嗎？如若他愛了瑪格萊，蘊青將變成怎樣呢？如若沒有他的愛，他知道她一定會自殺的。爲了一個女子而害殺別一個女子，這怎麼可以呢？他想到這里不免又恭賀自己的幸運來了。他很自慶他自己不曾犯了這種不仁道的罪過。這樣想來，對於安娜，他又生了一種感激的心思。

了。

「密斯安娜，我謝謝你！」他忽然對克拉小姐這樣說。

「什麼你謝我！但是爲什麼呢？」她很驚奇地望着他。

六

暑期如迷夢一般在深山中的工程局內過去了。自從他別了瑪格萊後，他們雖也互相通過了幾次的信，但是各人都不肯先表示自己真實的話與真實的經驗，結果就是通訊也斷絕了。暑假期內她原來說要到亞羅鎮來一同出去旅行郁舍蜜公園的，可是特別的事務把她送回家去了。

工作着，工作着，鈞凱在炎熱的太陽光底下過了二個多月的光景。過度的疲勞，使他忘記一切，忘記瑪格萊固然不用說，就是蘊青他也忘記了。每天太陽下山後，他一個人踱到一塊比較清涼的地方躺在草地上如像麻痺的人，望着天上的繁星，心裏什麼也不想。在他的四周，有時做工

的人在飯後唱的小曲兒的聲音傳到他的耳鼓內，此外祇有泉水的響聲永遠在遠處繼續着罷了。

在他的工作期內，從外面帶來的唯一的消息，祇有安娜的信。安娜，那個可愛的女孩兒，大約每星期總有一次信從特別的郵車上帶到山裏來給他的。她告訴他，他們家庭的近況，告訴他，她在報上所看到的關於中國的消息。有時對於中國的政局，她也要發表一點意見徵求他的批評。她所說的東西是那樣的細微，那樣有趣，在麻痺生活中過着的鈞凱，有時也把牠當做唯一的安慰品了。他想，安娜是怎樣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啊！但是他能愛她嗎？——是的，只有蘊青是他所愛的。

回到亞羅鎮後，他從中國所得到的消息，不過使他煩悶罷了。蘊青因為他兩個多月沒有給她寫信，以為他已經變了卦。變了卦！是的，如若瑪格萊和他的關係變成更其密切些，他也會變卦吧。但是，現在，不，她在他的心中還是他的女王。是的，他也相當的愛着活潑而又和善的安娜。不過這種愛祇能說是兄妹之愛，不能說是男女之愛吧。是的，蘊青是他的一切，其他的閒花野草算得甚麼呢？

然而，鈞凱自己有時也覺得，他對於蘊青的愛雖然沒有問題，然而他現在接到她的信時，似乎不像從前那樣興奮了，他寫信給她時，似乎也不像從前那樣熱烈了。他寫的信在蘊青讀來固然似乎很刺激的，但是在寫信的人却並不這樣。她寫給他的信雖是異常熱烈，異常要求着他的愛，但是他讀起來却並不生怎樣重大的影響。這是由於他對於人生漸漸變成冷淡了的緣故吧，這是由於他的生活太機械了的緣故吧，他常常這樣想。他很懷疑自己再會那樣熱烈地去愛任何人。他很懷疑對於世界不平的事情再會和從前那樣的情激。太平洋已經把他和蘊青的情感的線索隔斷了。太平洋的風浪雖是那樣洶湧着，可是牠傳達不過中國社會的黑暗與中國人的悲憤。在美國他是中國人，所以他對於美國的事情也無從參加，中國已經把他推出并且拍的一聲把門關閉了。他要哭沒有淚，他要笑也沒有聲音。他所過的是冷淡的，不動情的生活。實際上他已經死了；在半夜醒來時他常常這樣想。

他已經死了，他已經死了。至少他是一個活屍吧。他對於人生已經這樣冷淡，這樣不足以動他的感情；他只曉得天氣冷了去穿衣，肚子餓了去吃麵包；他沒有愛，沒有理想，沒有野心；這

樣的，他還不是活屍嗎？[？]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意義，還不如去死了的好！[！]一般人對於這個字都覺得異常可怕，異常神祕，但是在他，死和生一樣的沒有意義。一個人總是要死，和一個人總是要生一樣都是極自然的事；生既沒有意義，死當然也不會有什麼意義的。死但是一個人死了，就不會感到這樣的寂寞吧，就不會知道這樣無意義的人生吧！

這正是一個秋天的晚上，安娜陪着他在亞羅鎮公園的草地上閒坐着。他這樣的發洩着他的牢騷，這樣抒說着他的悲哀，安娜聽了，竟不知道怎樣去替他解釋，並且去安慰他。清涼的秋風從北方襲襲吹來，天上皓月的銀光滿鋪在地上，一聲聲夜鶯的聲音從遠處傳達到他們這裏，有時一兩張衰老的黃葉從樹上飄到地下。

「看着秋天的景況，我覺得更其淒涼了。唉，這樣的人生！」鈞凱說。

「密斯脫王，我不是和你說過人生是應該快樂的嗎？[？]我不是和你說過人生是享受的東西，不是默想的東西嗎？[？]而你老是這樣，真使我替你不老。固然，我不知道你在中國時過去的歷史，不知怎樣來規勸你，不過你總應該愛護自己的身體，努力去求一點生之歡喜。」安娜把她的手放

在他的手上如像姊姊教導小兄弟似的安慰着他，勉勵着他。

他沒有說什麼，他的眼睛茫然地望着遠處，對於安娜的安慰既不表示拒絕，也不表示歡喜。

七

「我最親愛的凱哥！上月發的信，不知道你收到了沒有？近來我因為心境異常惡劣所以沒有給你寫信。況且一天到晚被他們推着到處的跑，而且時常在人家的監督之下，要寫也沒有法子。到今天，在他，你知道他吧，進了學校之後，我才能夠有一點自由的時間來給你寫信。」

「唉，唉，我的凱哥！你知道我那一天出嫁時的痛苦嗎？而最使我感到痛苦的就是關於你的信。你所給我的那麼許多可愛的信！在那一天，我要離開本家的前一日，我不知道應該把牠們放在那里。你知道放在家裏是不妥當的，因為我是被他們送出去了的人，以後我回家也不過是一個旅客與旅舍的關係，我所珍貴的東西決不能放在那里的。但是帶到這里，那更其不妥當了。唉，怎樣的難題啊……所以在那一天晚上，大家睡靜之後，我偷偷的起來，把牠們，凱哥，你知道我

怎樣對付他們嗎？請你恕我，凱哥，我把牠們通通燒毀了。那時我是怎樣的痛苦啊！我會經爲了牠們落了許多眼淚，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自從我被我家的人捉弄到這里後，我簡直紛紛沈沈一點也不知道，由着他們玩弄。到最近我纔清醒了回來，但是我所感覺到的是什麼？凱哥，除了痛苦與哀感之外，我還有什麼嗎？沒有！……凱哥，到最近我方曉得我還是你的人，我還是屬於你的。凱哥，除了死，我是永遠屬於你的。」

「是的，我不應該太說刻薄的話，他是一個好人，他待我恐怕也再不能更好了。但是，我常常罵他，我常常借着一點小故向他發脾氣。無論他對我怎樣好，無論他對我怎樣陪笑臉，可是我總不歡喜他。人家說我有這樣好的丈夫而還是這樣使性，我一定是沒有良心的。唉！凱哥，他們知道甚麼呢？一個人的心上，只有一個男子的地位。如若我當初不會愛了你，那末現在我也許會感激他，學着去愛他吧。在現在，絕對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這裏家庭的瑣事是要我經手料理的。但是仔細想起來，我的動作實在太離奇了。我和這

家人家有什麼關係，而要替他們做奴隸呢！爲了我的母親，爲了我的母親：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答案了。是的，爲了我的母親！自從我出嫁後，我的母親，不但我的母親，除了姊姊之外，差不多是全家人，都很歡喜，都恭賀我的好福氣。至於我的親戚更不用說是十分妒忌我的了。唉！他們曉得甚麼呢！

「爲了我母親的快樂，我嫁到了這里。嫁到這里後，我的母親也快樂了：我已經盡了我的心，盡了我做女兒的義務，凱哥，你看不是嗎？以後我所能依而生活的祇是你的愛了。凱哥，如其我沒有你的愛，我將從世界上消滅如像一個影子，我沒有什麼繫戀呵！」

「現在已是半夜了。這里的人大家都已經去睡覺了。祇有我在一間這樣孤寂的房間內，給你寫信。我不知道你現在在做些甚麼。你好久沒有給我寫信了。我知道你很忙，你不能寫信，我是能原諒你的。但是你能夠想念我像我一樣的想念你嗎？唉！如像惡夢一般的人生呀！凱哥，凱哥，我到底應該怎樣呢？」

你的妹妹蘊青。」

自從那一次的蘊青的來信使他生了一場大病之後（關於這段記載，我想聰明的讀者當還記得吧）這是她寄來的第二封信了。自從他病愈以來，他因為身體的柔弱，他的感情又回復到上年秋天時那種無感覺無關心的不自然狀態中去了。雖是安娜常常來陪着他說說笑笑，略略安慰，安慰他寂寞的心，但是他的不能振作，比了從前更其利害，他的頹喪的程度，比較從前也更其深了。他知道黑暗的地獄已經在他的脚下張開了血盆一般的口等他進來，但是他有什麼方法不進去嗎？唉！他是怎樣的無力啊！他是怎樣的麻痺啊！

蘊青這一次的來信，他讀了之後，一時覺得很不安，但是像昔日那樣的悲傷現在不復來了。他祇是歎了一口氣，默然望着前面的空間。唉！前面無盡藏的空虛不就是人生的象徵嗎？

在最近兩星期內他祇有唯一的希望，希望蘊青出嫁後，能夠對於她的丈夫因為長期的接觸發生一種感情，并且把遠在海外的他永遠忘掉在過去的記憶中：這樣，她或可在暴風雨之災後，能夠收成到一點幸福之果吧；這樣，他更可以無牽無掛地埋沒在個人的宇宙中，了結這無聊的人生吧。可是不，她還這樣愛着他！

誰會料到這樣一個女子會這樣強烈地愛他？他很懷疑他自己，他覺得他自己一點也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可以擔當這樣的熱愛。而她爲什麼又要這樣愛他？這是因爲盲目的衝動支配着她，使得她不得不這樣嗎？

他從沒有對於「愛」這一個字懷疑過。在他過去的生活中，不論他怎樣失望，怎樣煩悶，但是他總向着這一個字找着慰安。現在却不然了。他聽到牠，有時不免要露出諷刺的微笑了。愛！愛是什麼？一個人獨自生活在世界上儘可無目的地、混混沌沌地過去，何必要所謂愛有了愛？難道就可以不寂寞嗎？有了愛這樣的人生就會變成有目的了嗎？戀愛神聖什麼話？戀愛的神聖在那里？

他這樣斬伐着吸收生命的養料的根源，自暴自棄地咀罵着自己的生命，怎樣使克拉小姐發生了無窮的憐憫與同情呵？他愈是踐踏自己，愈是苦痛自己，她愈是想設法拯救他。但她有什麼法子，對於這樣的他？

春天去了，夏天又來了。克拉一家人預備邀請鈞凱一同赴郁舍麗公園做兩星期的旅行。鈞

凱起初不情願，然挨不過安娜再三再四的請求，終究答應了。她深知道自然對於人心的影響的偉大，就是要自殺的人受了自然的美的感化也會回心改念的。也許因了這一次旅行，足以使鈞從沉溺的中間蘇醒轉來吧，也許自然之美足以撫慰他的創傷使他回復到舊日健康的時代，向人生的路上奮勇前進吧。誰曉得今日的鈞因了這一次旅行，將來不替中國做一番大事業使中國為世界的強國呢？當安娜再三再四敦請他時，她心上總是這樣的想。

亞羅鎮公程局的假期到了。鈞也勉強打起精神來，幫助他們預備着旅行所必帶的東西。他們把蓬帳皮褥，烹調器具以及一切必需品一齊裝在汽車上，然後由克拉小姐開着車，飛也似的奔向南方去了。

八

汽車在平地上走時每點鐘可以達四十英里，但是一上山路每點鐘有時只能行十里。山中天氣很熱，太陽光照在車頂上，把車中人，尤其是鈞，蒸的頭腦發暈。從早上動身一直行到晚上

八點鐘還沒有達到目的地。那時大家都疲倦了，只好在近邊找到一塊可以架搭蓬帳的地方，把被褥等一齊打了開來，鋪在深厚的落葉上，大家隨便睡了。溶溶的月光從高大的樹頂上直射到鈞凱的身上，輕輕撫弄着他，清涼的大氣拂在他的面上，消散着他白天所受的煩暑。他仰望着高大的青空時，心中甚麼煩惱一起消失了。白日的疲勞迫着他去休息，他就很自然的睡着了。

「密斯忒王，快起來呀！時候已經不早了。」他在夢中聽到呼喚他的聲音，張眼看時，原來是安娜。他帶着惶忪的眼睛望着她。她是怎樣的美麗呵，在這種半睡半醒的時候！

「哦，這樣甜蜜的睡眠，在我實在是第一次。密斯安娜，你爲什麼不讓我多睡一刻？——況且你昨天那樣勞苦，也爲什麼不去多睡一刻呢？」他含笑問着她。

「在這樣情境中我怎麼能安睡呢？你不聽到百鳥的叫聲嗎？他們的歌聲，怎樣擾亂我的清夢啊！」

鈞凱側耳聽了一下，果然的，四周圍都是鳥的歌聲。有許多聲音是他所知道的，可是大半他都不知道。這種百鳥的合奏，決不是戲臺上的合奏團所奏的曲子，況且中間還夾着樹葉顫抖的

聲音、泉水流動的聲音與一切不知名的自然的聲音。

他跳了起來，拿着安娜所給他的面盆、面巾、牙刷、牙杯奔到泉水的旁邊盛了一面盆水，痛痛快快洗了一陣子。泉水異常寒冷，洗面後頓覺神清氣爽了。太陽光漸漸從樹頂上走到地下，光照着許多昨天在薄暮的陽光中不爲他們所看見的東西。哈哈四面都是山，四面都是大的樹木，怎樣高爽，怎樣有趣啊！

吃了一點餅乾後，他們又開始走路了。鈞凱的精神已經不像從前那樣頹喪。他用着好奇的心思，注意着一切路旁所經過的東西。到下午兩點鐘光景他們的路是從上而下，車行也更其迅速了。這樣又走了兩點鐘，才上了平坦大道。這就是著名的郁舍麗山谷了。

哦，這樣神奇的山谷，他在中國從沒有看見過！四周圍都是削壁的高山，中間却是寬闊的平原，美賽河如像一條碧綠色的帶子在中間流着。裏面有商店、有旅館與遊戲場與一切必須的東西。美國政府還特設辦事處，專門管理這裏的事務。他把這塊平原劃分許多區，每區都設有水管、水道、廁所、垃圾桶等備野宿的遊客之用。鈞凱等就在中間選了一區，剛剛靠近美賽河畔並且在

許多大松樹的中間。他們把蓬帳與什用器具一切整理好之後，他就陪着安娜預備着晚飯。自己弄的晚飯，而且在這樣的地方，鈞凱覺得比了他每天上飯館去吃的要好的多。他吃了許多牛乳，許多麵包與許多菜。

晚飯完畢後，克拉夫婦已經很疲倦，她進蓬帳睡去，他就外面睡了。鈞凱雖是身體很柔弱，可是他今天不知道爲什麼覺得很高興，很不想睡；安娜雖也十分疲倦了，可是她也不想睡。他們倆就借着月光沿着美賽河走去。什麼？月光底下的美賽河已經不是白天的美賽河了。這樣光明而又這樣聖潔！疊錦般的波紋，漾着銀絲一般的月光，水聲漾漾如像戀人的私語。高大的樹木在河的兩旁默然矗立着，對着美賽河如像一個勇武的男子。

這一點已經够了，就是這一點已經值得他們兩日來的奔波了。他們兩人在河旁一根老樹幹上坐了下來，默然對着這樣美麗、這樣莊嚴的自然界。他的心中，不知爲什麼，發生了一種無名的感激。他的眼淚濕着他的眼眶，他簡直想大大的哭一場了。他近年來怎樣咒咀着自然與人生呵，而自然却把這樣美麗的東西顯給他看，並且唱着這樣溫柔的歌曲安慰着牠的兒子。他怎能

不對於牠表示十二分的感激，以至於下淚呢？

「哦，這樣的月光，這樣的晚上，密斯忒王，你覺得怎樣呢？」最後安娜衝破了沈寂的空氣，問着他。

他沒有回答她，他像受了魔術似的，連話也不敢說，恐怕因此驚走了這樣甜蜜的幻夢，他情願終他的一身坐在這一塊地方，對着此情此境永遠望着。他在世界上既經沒有什麼要求，那末這一點美的享受，人家當然不再拒絕他了吧！

「密斯忒王，你爲什麼不回答我？你要睡嗎？」安娜又說。

「我不要睡，我祇想默默的坐在這裡，一直到天亮。我歡喜在這裡。」他對她輕輕地這樣說。

第二天鈞凱醒來時，太陽已經從東山上起來了。陽光從大樹林中射下來如像一束光帶，牠把樹葉上的露珠變做了無數的金鑽石。如其有鈞凱想，一根無形的線能够把牠們串起來放在瑪格萊，不放在蘊青的頸上，她會怎樣的驕傲，怎樣的美麗呵！但是她們呢，她們都不知道到那里

去了。他再一回頭時，坐在他旁邊的却是安娜！是的，如若他把這樣的一串金鋼珠放在她的頸上，她也沒是一樣美麗嗎？

他起來時已經八點鐘，再洗了面，刷了牙齒，吃了一點菓子，就偕着克拉一家三人駕着汽車先遊北部的郁舍蜜瀑布。車抵路的盡端，不能前進了。他們就下來步行着，沿着泉水下來的方向走近前去。瀑布的響聲如像萬馬奔騰，從遠處傳來。不多久那像雪練一般的瀑布呈露在他的眼前了。哦，「疑是銀河天上來，」向來李太白之歎為神奇者，今天也為他所看見了。怎樣雄壯的自然之力啊！怎樣洪大的自然之聲啊！他不禁脫口贊美自然了。

此時他離開了他們三人，一個人在泉水中浮露着的石上向前奔跳着，一直到瀑布脚下的一塊大石頭上。那萬頃的水，從山凹中如像雪練一般滾下來，衝在石上發出無數的水沫。泉水在他的四周很急迫地流下。他看着這樣的瀑布，這樣的流水，聽着這樣洪大的聲音，他也不想什麼了。瑪格萊、縊青以至於近在身伴的安娜至少在這一刻真的被他所遺忘了吧。自然用了這樣許多純潔的聖水從他悲哀的記憶中把他的創傷洗刷了一下，至少在這一刻他感覺到了自己的

康健與愉快吧。

他揀了一塊可以休息的石頭就躺了下來，閉着眼睛，聽着自然母親所唱的單調的兒歌，簡直迷迷茫茫的睡着了。如若沒有安娜找了來，他會一直睡下去，以至於永遠吧。她因為時候已經不早，大家都有飢意，而又不見鈞凱回來，所以特地奔到瀑布腳下來找他。她看見他這樣安寧寧的睡着，有和風拂弄着他，有太陽光溫暖着他，她也不想喚醒他。她祇立在他的旁邊帶着微笑望着他。

「怎麼密斯安娜，你看守着我？」他忽然間張開眼睛來看見了她就這樣說。

「是的。我原來想找你去吃中飯的，但是看見你這樣好睡，所以沒有來驚動你。」安娜微笑着說。

「什麼時候了？」

「兩點鐘。」

「什麼，已經兩點鐘了！那末你何不早早喚醒我？害得他們久等？」

「我來了也不久。」

他說着立了起來扶着安娜奔回車上，克拉夫婦正等的有些不耐煩，看見他來了，面上就現出了笑容。他們問他在那裡做些什麼，他如實地向他們說了。他們祇是對他微笑。

哦，在歸途中，肚子有些飢，而心中却充滿着美的歡喜。車子在兩旁列樹中間穿過如像一條游龍。他緊靠在安娜的身旁，一陣一陣風過處，把她黃金色的頭髮吹在他的面上。他已經有些醉了。

他們吃好中飯已經三點半鐘，大家覺得有些疲乏，沒有出去玩。鈞凱祇躺在他自己的木牀上，仰望着崇高的樹林。他覺得很奇怪，他對於人生的疲勞的感覺，漸漸失去了。他覺得人生在世界上有這樣的地方可以玩總不算辜負了這一世。快樂吧！快樂吧！他現在真要依照安娜的話竭力去享受人生了。

等到晚上，他的氣力已經完全恢復。他同着安娜，沿着美賽河畔一路走去。在他們身邊所走過的，大都是年青的男女。他們說着、笑着、唱着、呼嘯着、奔跳着。到處是生命的跳躍！鈞凱想，他們所

表現的是力，是生命！

他凝立住了，這樣的月夜！北邊的郁舍蜜瀑布，西邊的新娘紗瀑布，被月光反映着如像兩條銀色的飄帶，牠們所發出的聲音如像不間斷的銀鈴的震動。雪一般的月光鋪滿在山岡上，鋪滿在樹頂上，鋪滿在河上。風過處，牠在樹頂上顫抖着如像輕紗；牠在河面上波動着如像萬片的銀鱗。哦，那素心一般的皓月！她怎樣救濟着他們的靈魂使他們願生有白如銀、輕如紗的翅膀飛出人間，直上青空啊！

兩人這樣並排走着，他竭力在享受這樣的夏夜，所以默不做聲。月光在他們的前面照出鈞凱修長的影子與安娜苗條的身材。忽然間，他覺得她的身子一點一點靠近到他的身邊來了。在他門倆接觸的地方，他覺到異常的溫暖。他沒有去接受安娜這種親密的表示，同時也沒有拒絕他。他祇是默然走着。她愛他嗎？這是他早已知道的，並且這一次的旅行如在上年夏天，他也會很熱烈地去愛她吧。但是，現在，都不能。過去的失敗，過去的痛苦使他對於戀愛已經有了戒心。他現在只想自自然然，無牽無掛地在自然的懷抱中痛痛快快樂一下，再不願有什麼戀愛的問題。

來擾亂他澄澈的心情。他要快樂，他要無憂無慮地快樂；這是他近日來所決定的而且不可變更的態度。

昨天晚上他們回來的很晚，所以到十點鐘，鈞凱方才從牀上慢慢起來。起來後，他最初所注意到的是安娜慘白的面容與頹喪的神情，唉！「可憐的女孩兒呵，你可是受了人家的欺辱！」

他很了解安娜態度變更的原因，但是他有什麼辦法呢？他無論如何不能去愛他。美國的男子儘有許多比他高出數十倍、數百倍的，她何必找到他這樣一個頹喪的、貧窮的中國人來拋棄未來無窮的幸福呢？她替他盡了不少慈母的責任，並且她從他墮落的行程中把他救了回來，他應該萬分的感激她，這是他所知道的。但感激是一件事，戀愛又是一件事。況且他正因為感激她，所以不願戀愛她。他何必再犧牲一個女子的幸福像他犧牲蘊青的那樣呢！

「密斯安娜，請你不要這樣悲傷。如若你知道我的歷史，你對於我昨晚上的舉動一定不會抱怨吧。」鈞凱找到了機會輕輕地向她這樣說。

她沒有答應他。

克拉夫婦催着要去遊鏡湖，他們沒有法子，只得駕了汽車去了。他在車上，心中來來往往衝突的思想異常紛亂，他簡直不知道怎樣去對付自己才好。車抵鏡湖畔，他還是彷彿若有有所失。但是張眼向着她前面看時，自然的神奇又在他的眼前啟露出來了。一面廣大的圓鏡！這就是鏡湖了。湖的兩旁都是很高的山，山麓下都是深密的叢林與奇特的假山石。鏡湖就在這些叢林與這些假山石的懷抱中。湖面上，一點波紋都沒有，湖旁的一切，就是很細微的東西，都能從中反映出來。鈞凱想，他可以像那西須斯（Narcissus）伏在井上賞鑑他自己的美容一樣，伏在湖畔觀看他自己的面容吧。他這樣想到後，就奔到湖水下流時所經過的許多石子上伏了下來，一面看着自己，一面喝着那樣純清的水。哈，多麼甜蜜的鏡湖之水啊！他喝了一口，又是一口，他的眼睛浮在水面上如像一對蝴蝶。

他已經忘記了他們。他一個人沿着河畔直向叢林與假山石中走着。他走到一處，總覺到那處的奇妙，覺得每一處都有留連竟日的價值。也有時就在湖旁的假山上坐了下來，看着湖旁

的楊柳在湖面上輕輕拂弄着的光景，看着絲絲的柳條在湖中分明地反映着的圖畫，他還想看見別的東西嗎？

但是探險與好奇的精神使他前進着，他幾乎走到湖的北岸了。一條碧綠的溪流（鏡湖的水就是從這里流來的）深約丈餘，闊約丈半。上面架着一根樹幹，兩旁都是碧綠的楊柳。泉水清澈，底下沙礫，竟粒粒可數，這碧綠色而又這樣清明的水，在他眼睛上發生的效力如像一貼清涼散。剛才車中胡塗的思想，現在完全消滅了。哈哈，怎樣清朗的物質界，怎樣清朗的精神界呵！到底什麼是精神，什麼是物質，他已經分別不出了。

跨過了木橋，就是一片沙灘，這樣柔軟的沙灘！他一步一步慢慢走着，覺到無窮的愉快。平日他怎樣厭惡沙灘啊！但是在這里，在清泉之旁，在鏡湖之畔，牠又是怎樣的可愛啊！沙灘走盡後，又是假山石，他沿着靠近假山石的小路，眼睛望在湖裏，專心一意地沿湖走着。在他前面走過的人，不論是男是女，都像陰影一般，沒有在他的眼簾上引起什麼感覺。

忽然間他在前面撞着了一個女子。他說了一聲「對不起」，正要走時，只聽那女子說：「什

「你不是密斯忒王嗎？」他方才抬頭一看，原來那女子是密斯倍脫麗絲！她穿着一身青綠色的旅行服裝，腳上穿着一雙黃皮的平底靴。他雖沒有像從前那樣好看，但是却另有風味。他和她握了手，問了幾句話，他的思想很快的轉到瑪格萊身上了。

「瑪格萊嗎？她也在這裏。她因為昨天在路上疲乏了，所以今天在蓬帳內歇息，沒有和我們出來。」倍脫麗絲回答着說。

「她的病不重嗎？」鈞凱很急迫地問着。

「不要緊。休息一天就會好的。」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來的？」

「一共六人，瑪格萊和她的父親、母親、哥哥保羅還有我——你呢？安娜在這裏嗎？」

「我是和克拉先生一家人來的。安娜就在那邊，你要去看她嗎？」

「不，我現在就要回去，今天晚上我們來看你們吧。」

「那末今天晚上，我們是等待着你們的——你們住在那裏？」

「我們住在第三區，離開你們的第五區很近。再會，我就要去了。」

「今天晚上再會吧。」

倍脫麗絲忽忽去後，鈞凱很覺得有趣。這種偶然的遭遇，如像一種奇跡，斷不是他預先所能料到的。

回到停車處時，他們已老等在那里，他即刻跳上車內，很快樂地把他的遭遇告訴了他們，安娜撥動了機輪，飛也似的回去了。在途中他哼着一支小曲，表示他心中的愉快。瑪格萊也在這裏，瑪格萊也在這裏！

九

他在新娘紗瀑布的近旁，一塊高在半山的大石頭上和克拉先生立着。他們仰着頭望着像新娘的面紗一樣，像數萬匹白綾一樣傾瀉下來的瀑布。四周圍的山都像用刀削的一般兀然聳立着。

「密斯忒王，你看這種削壁，怎樣的奇特呵！」克拉先生說。

「是的。」

山風一陣一陣很強烈地吹來，拂動着他們的衣襟，有時把水沫吹起來，直送到他們的身上。鈞凱祇是兀立不動。他望着高山，望着瀑布，望着泉水下流的石隙，向着強烈的山風深深呼吸着。他將擴大他的胸襟與偉大的宇宙和合而為一下。望他可以看見等着他們回去的克拉母女。他很可憐那個失望的安娜，那個對着這樣偉大的自然顯出無限的悲哀的安娜。終有一日，鈞凱想，他會磨碎他的身子去救濟這些陷在失望中的人吧。

他立的倦了，就在泉水的旁邊揀了一塊石頭坐下。泉水是這樣的永遠流着。他把他的眼睛休息在這種流動的上面。忽然間前晚上重逢劇的一幕，又在他心眼前呈露出來了。

那一天晚上他是怎樣的興奮呵！他的心是怎樣的不安定呵！因為不久那個從前一度爲他所留戀過的，一度他想在她的心中探過險的瑪格萊，就要來見他了。他看見了她將說些什麼話呢？她的眼睛還保存着牠們從前的神光嗎？她的聲音還保持着牠從前的柔和嗎？

在焦急的期待中間，他們——倍脫麗絲、瑪格萊、保羅——果然來了。那時外面的月光固然很明亮，但是在樹林中間還是很陰暗的。他在這種陰暗之下和她緊緊的握着手，狠狠的對她看着。她的面還是和從前一樣白，她的頭髮還是和從前一樣黑。那黑眼睛的神光還依然存在。

「密斯瑪格萊，你向來康健嗎？」他那時只找到這一句話問她。

「我好，你呢？」她也問着他。

「我也好。」說了這句話他簡直找不出第二句話來說了。瑪格萊也就找着安娜閒談去了。這樣的渴仰，這樣的懷念，這樣的好奇而結果只說了這兩句不關緊要話！唉，怎樣的愚蠢啊！鈞凱一個人對着流水這樣想着。但是在那樣多的人羣中他也不好說別的話。他又自解般地替自己說着。

「今天晚上我一個人去找她不是更好嗎？」他自言自語地這般想，但是後來他又嗤的一聲笑了。他爲什麼要去找她？他不是要無牽無掛地快樂嗎？投沒在自然的懷抱中，去享受自然母親的愛，是他現在唯一的要求。他爲什麼要去找她呢！

哦！這樣偉大的自然之力！他又立了起來，向新娘紗瀑布望着，回頭下顧，克拉先生等正向他用手帕招呼着，他不好再行留戀，忽忽下山。

這一天晚上，月兒依舊那樣光明，北面的郁舍蜜瀑布與西面的新娘紗瀑布還是像銀色的飄帶一般淙淙流着。可是他的心境不像起初來的兩天那樣明靜了。衝突的思想在他的頭腦中爭鬪着，使他覺得異常的不安定，異常的煩惱。回頭找安娜，她已經不看見了。他知道她一定一個人到美賽河畔散步去了。但是到了那里却也沒有看見她。他找着她，他的脚步不知不覺地到了第三區。第三區！不就是瑪格萊的居留地嗎？他就慢慢地挨着蓬帳中的夾道走去。在相距一百步遠的地方一盞洋燈的底下，他看見了倍脫麗絲，在她的旁邊他還看見保羅，一個中年男子與一個中年婦人——他們自然是瑪格萊的爺娘了。但是瑪格萊呢？他沒有看見她。

他沒有看見她，就轉身沿着美賽河走去。他踏着月光不知道他所在找尋的是安娜還是瑪格萊。只是無精打采地從河岸下去一直到河濱，嚇，怎樣可怕啊！在河濱沙灘上坐着一個蓬着頭

髮的婦人，月光鋪滿在她柔軟的帶水的黑髮上。她的身上披着一件春天的大衣。她的面龐遮蓋在大衣和頭髮的底下，他一點也認不清楚她究竟是誰。

隱索的聲音，驚破了她的默想。她回轉頭來對他望了一下，知道是一個不相干的男子，又回轉去對前面反映着月光的水面癡望了。他當時只說了一聲『對不起，小姐』表示驚擾她的歉忱。她聽到這句話又回轉頭來，對他仔細望了一下忽然說：

「喲，你不是密斯脫王嗎？」

「喲，是你，密斯瑪格萊？」他看見她的黑眼睛已經知道是他所尋找的人了。

「密斯瑪格萊，你一個人在這里嗎？」

「是的，今天整日的遊覽，很使我覺得煩躁，所以一個人到這里洗浴。密斯脫王，你能够游泳嗎？」

「略略知道一點。」

「那末你爲什麼不在這時下水呢？白天人很多，并且在太陽光下很熱，我不歡喜。晚上人又

少，天氣又清涼，並且在這樣的月光中，你何不也試一下呢？」

「你說的不差。這種美麗的嘗試，在我實在還是第一次。」說着他一個人走到一棵樹的旁邊，把上衣下衣都脫下，只騰了一身襯衣；再走到瑪格萊的前面，伸手作勢向着河心，撲通一聲直鑽了下去。哦，這樣清涼的水，太可愛了，太可愛了！他當時就喝了一口，然後慢慢地用兩手在銀鱗一般的清波中划着。四周圍是靜默，祇有月光向全宇宙傾瀉着的無聲的音樂。在這種光的波浪中，波浪的光中，而且在一個心中所歡喜的婦人的前面，這樣游泳着，實在是他有生以來所從未有過的幸福。

「上來吧，密斯脫王，這樣很可以了。」她喊着。

他就慢慢出了水，走到他放着衣服的地方——他沒有帶外套，這怎麼好呢？此時他覺得異常寒冷，他的牙齒不免有些打戰了。他把衣服穿好後，走到瑪格萊的身邊，坐了下來。

「怎麼，你覺得寒冷嗎？你就把我這件大衣拿去披上吧。」瑪格萊覺察了他的顫慄，就把她那件大衣脫下替他披上。

上。

「那不好，你不是也要冷嗎？我不要緊，一下子就會好的。」他仍把她那件大衣披在她的身

上。

「那末你坐上來些，我們把這件大衣兩人合用吧。」

這種命令當然是他十分願意服從的了。他就坐近她的身邊，緊緊靠着她，把那件外衣披在兩人的肩膀上。

「這樣我們大家都溫暖了」她又說。

「是的。」

「安娜爲什麼不和你一同出來呢？」

「我因爲不知道她到那里去了，所以特地出來找她。不料找到了你，而沒有找到她。密斯瑪格萊，今天的聚會竟使我享受到了一種從未享受過的幸福。」

「你們在中國不是也有這樣的月夜嗎？」

「是的，但是沒有這樣的游泳，沒有你這樣的人能够這樣坦白地對待男子的。」

「可惜我沒有帶懷娥靈，不然我將把裴多汶的月光曲，拉給你聽。」

「你會拉懷娥靈嗎？」

「這是我們美國女子的常技，況且像我這種學文學的人怎能不學一點音樂呢？」

「我歡喜聽音樂，而不能奏音樂；猶之歡喜看圖畫而不能畫圖畫一樣。我雖學了工程，但是很歡喜文藝的東西，對於法蘭西諸位大作家我尤其佩服。我想文藝是一代文明的花，是最能表示出一個人的思想與情緒的，是最能表示出時代精神的。」

「你說的不差。」

「我常常想我將來也許能夠做一個小說家呢。但是在實際上我還是歡喜做一個行為上的而不是文學上的小說家。」

「在我看來這兩者是不相違背的，譬如拜倫是行為上的詩人同時也是文字上的詩人。此外如雪萊，如歌德等都是如此。因為文字大都是人格的表現，而行為也是人格的表現……」說到這里她忽然聽到喊她的聲音。「密斯脫王，我的哥哥在找我了。我必須回去。我們明天到快樂

羣島玩去，你可以在那里遇見我。」說着她和鈞凱立了起來。她伸手和他握別，然後一躍上岸，一溜煙去了。他却呆呆望着河面，不知道怎樣纔好。

十

那一天早上，不知道爲什麼他起來的很早。他催迫着克拉克母女預備早餐，早早往快樂羣島玩去。安娜帶着一種悲哀失望的怨懟望着他。但是他對她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和善，一樣的敬愛。早餐完畢後，他們就駕着汽車抵快樂羣島橋。橋是在美賽河上。登橋一望，從東方羣山流來的泉水，像雪浪一般在雜亂的山石中滾滾而下。他們就此下車。他陪着安娜，克拉克先生陪着他的婦人，沿河直上。走不多久，就到了一座大叢林，由叢林中穿出就是快樂羣島。快樂羣島不過在急流中所露出的幾塊石頭！牠們無知無識，幾百年來，或者幾千年來吧，被上面沖下來的瀑布所洗刷着，聽着淙淙泉水流動的聲音或者是很快樂的吧。

「快樂羣島！怎樣一個有趣的名辭！」他不禁對安娜這樣說。

「我想我不配到這里來吧，因為我不快樂。」安娜悲哀地說。

「哦，我親愛的妹妹，你爲什麼要這樣自苦呢？你自己不是說過人生是享受的而不是默想的東西嗎？你不是說一個人應該快樂的時候就應該竭力快樂嗎？而你現在在自己反這樣！」

「我不曉得，我現在什麼都不曉得了：快樂在我的面前消失去如像一個泡影。在我心中所賸餘的不過是一些悲哀的殘跡罷了。唉！我不應該有這樣的希望，以致引起這樣的失望。我太從樂觀的方面去看待人生了。其實人生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她說畢後就離開了鈞凱回到她母親身邊去了。

「唉，唉，唉！」他一個人一頭走一頭歎息着。「在這樣美麗的自然中間滿望能够享受一點清福，不爲人間世的煩惱所擾，而現在，現在又是……」他更這樣的想着。她對於他是有怎樣大的恩惠啊！她曾經怎樣安慰他，怎樣看護他，怎樣拯救他，而那一天晚上他拒絕了她的愛，使她失望，使她薔薇色的迷夢變做灰色！這樣就是他的報答！這樣就是他的報答！而他所以這樣做的，是爲了她的幸福！但是他那樣去戀念瑪格萊是爲的什麼？他不愛安娜是爲了她的幸福，他去愛

戀瑪格萊是爲了誰的幸福？他想到這里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了。但是她的黑眼睛，她的柔和的聲音，她的異常的性情，她的高傲的人格：難道不值得他的愛嗎？

『這些問題去想牠們做什麼聽牠們的自然好了。牠們發展到那里就是那里；如其結果牠們對於我的要求是我的生命，那末就把我的生命拿去吧。』他忽然間變成勇敢了。他從河中這一塊石頭跨到那一塊石頭，找到一塊較大的，就在上面躺下了。望着天空，聽着水聲，也覺得怡然自得。

很多女子的笑聲傳到他的耳鼓內，他向那里看時，原來有許多女子都赤着腳在泉水中玩。雪白的腳立在潔白的流動的泉水中，這是怎樣有趣的事？不知不覺地他也坐了起來，脫去了他的鞋襪，把他的一雙腳慢慢地放入這冰冷的泉水內。肉體的快感，使得他幾乎狂叫了起來。而瑪格萊也在這時候，在岸上招呼他！

『密斯瑪格萊，你也來吧，這里的泉水真好玩哩！』他就招呼她下來。

她跑到他近旁，另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脫去了她的鞋襪，也和他一樣地把她雪白的腳放

下水去了。『哦！好冷！』她這樣叫了一聲。

他們，這樣互相笑樂着，差不多有半點鐘。

『他們，我的父母與朋友們，在那邊一條河上玩，我現在應該回去了。你肯和我同去見見我的父母與我的哥哥嗎？』瑪格萊很自然地說着，『不過我的父母是很反對中國人的，你不怕嗎？』她又對他笑着說。

『我不怕，我將使他們知道中國人是不必反對的，使他們知道他們是不配反對中國人的。哈哈！』

他們大家就穿了襪子鞋子，他扶着她跳向岸上去了。轉了幾個灣前面又有一條比較狹長的河橫在他們的前面。她指點着一個中年男子與中年婦人說：『這是我的朋友，密斯脫王。』她順手也把她的父親與母親替他介紹了。他們很不信託地向他略略點一點頭。

『他們呢？』瑪格萊向四周望了一下沒有看見保羅等時就這樣問着他們倆。

『他們因為你不回來，出去找你了。』她的父親回答說。

『來，密斯脫王，我們去找他們吧。』她拉着鈞凱一溜煙離開了她的父親與母親，走了幾分鐘，她的脚步忽然慢了下來。『哦，我爲什麼這樣奔跑着呢？你看見那邊的瀑布衝在石上，而反射出來的水花嗎？你看見太陽光因爲經過水花而顯出的彩虹嗎？……人生常常把那些惡劣的東西給我們看，而自然常常把這樣美妙神奇的東西給我們看。密斯脫王，你知道我是怎樣情願復返於自然啊！』瑪格萊說。

『復返於自然！這也是我的願望。你知道如若我這一次不到這裏來，我這一個人已經完了。我將沉落下去，一直至於絕望的死吧。但是自然的美，美的自然救了我。他把純潔、把光明、把清泉、把偉大總之把他一切珍貴的東西通通給了我。我現在又能立起腳來去生活了。』

他們這樣說着，無目的地直溯河的上流走去。水，水，數千萬傾的水，從介乎兩山之間的一道豁谷中像數千匹怒馬一般奔流而下。無數的少年遊客都一對一對坐在河的兩邊山石上默然對着這神奇的洪濤望着。他們兩人也在中間找了一塊差不多在水中央的大山坐下了。

『哦！自然的力，力的自然！』瑪格萊望着急流這樣說。

「是的，多麼偉大的自然之力，他把再生的勇氣給了我們。」鈞凱說。

「我也覺得這樣。」

「你也不是經過了一次煩悶的時期嗎？」他找着機會就這樣問。

「一個人人生在世上，總有一個大失望、大煩悶的時期，我何能例外。」她自然地說着。

「你能够把那個告訴我一點嗎？」

「自然可以。我覺得你是一個忠實的朋友，況且你又是一個年青的中國人，我不妨把我一點無意義的過去略略告訴你，使你知道在我們美國這種一切以金錢為標準的社會中也有我這樣的一個人吧。」她說到這里眼睛望着腳下的流水默不做聲。約有五分鐘，她又繼續着說道：「但是我不曉得向那里說起……你看這里流着的泉水吧，這就是生命，牠向前奔流着會衝破一切的障礙物……我就是賦有這樣生命的人，在東部紐英倫那種守舊的社會中，我這種奔放的行為，被一般人目為叛逆之徒。我違背了我父母的命令，愛了一個貧窮的小說家……但是用金錢的力量，我的父母把那個小說家逼着走了。我到處都打聽過他的行蹤，結果都是失望。從此

以後……我還能做什麼呢……我就矢志不嫁。雖是他，那個年青的保羅，你知道他，很愛我，但是我不愛他。我怎能愛他呢？他有錢，是的，但是我在世上所要求的並不是這個……」說到這里她的聲音變成幽遠了。「……我所要求的不過是一點點真正的愛情……無論怎樣，金錢決不能買我的感情。我可以死於貧窮，我可以死於憂患，但是我不能死於金錢。」

他聽到這里蘊青的影像又在他的眼前浮泛出來了。唉，這幾天來，他差不多已經完全忘記了她；那個矢志不變她的愛情的她，反被她所愛的人忘記了。而今天，在他所留戀着的瑪格萊的真實的言語中，他反聽到了她的聲音。唉，蘊青，蘊青！他望着前面的流水，兀自這樣想着。他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淒涼與憂憤。

他們兩人互相沈默着差不多有半點鐘。胸中的洪濤，眼前的雪浪：他們覺得他們的心是在洪濤雪浪中浮沈着的小舟。我的朋友，我的舟子，衝向前去吧！

他別了瑪格萊後，就忽忽回到快樂羣島橋去找克拉家的汽車。沒有。他知道他們因為等的

不耐煩所以已經去了，幸而從這里到第五區，只要有二十分鐘的步行就夠了。他在路上走着，低着頭祇是想他覺得很快樂，能够在很短的時間內了解了一個高尚的人格；他又覺得很悲哀，這種可愛的人而有那樣不幸的運命。接着他又覺得異常的憤激：那種不公平的社會制度，那種黑暗的舊習慣與舊道德，不知道搗碎了多少青年人的心。唉，可恨，可恨！

到了自己的住處，克拉夫人就向他說：『密斯脫王，你到那里去了？我們找了你好久，等了你好久，但是沒有看到你；而那時大家很餓，所以我們三人一同回來了。——況且安娜說她覺得很不好過，請你原諒！』

「這是我對不起你們。」他說着走到安娜躺着的牀邊，問她生的什麼病。她祇是對她望着，沒有回答他。他知道她犯的什麼病，他知道她這種病是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醫治的。但是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向來對她的態度祇有感激，祇有憐憫，要把這種感激這種憐憫的態度忽然變成熱愛，是絕對不可能的。他拿了一條凳在她的牀畔坐了下來，伴着她，安慰着她。他的心裏卻記掛着瑪格萊所約他的聚會。『我想這里的風景晚上比白天要好，如其你肯來，我也可以來。』她臨走

時不是曾經這樣向他說過嗎？「自然我可以來。」他不是當時就立刻這樣答應着她嗎……

天氣很炎熱，大家都覺得不舒服，安娜昏昏沈沈地在牀上睡着了，斷斷續續的狂風在樹頂上吹過；如像歸林的宿鳥，雷聲從山上滾到山谷，發出異樣的回聲。美賽河的水色有些變了，覓食的羣鳥向着牠們的老巢飛着。天似乎要下雨吧。異樣大的雨點果然從樹上落到地下。大家都在蓬帳的四周掘着溝道，預備大雨的到臨。

忽然間太陽在西山上出現了。風也息了，雨也止了，雷也不打了：天氣頓時覺得清楚了。鈞凱就和克拉夫夫婦預備着晚飯。

四周圍都很黑暗，因為月兒還沒有起來。鈞凱乘着星光，一個人在去向快樂羣島的路上摸索着。他仰起頭望着他前面漆黑一團的羣山，除了有時一兩架汽車在他身旁走過外，來往的人異常稀少。側耳靜聽，祇有泉水流動的聲音與一聲一聲夜鶯的哀鳴。

星光底下的快樂羣島，已經不是白天他所看見的快樂羣島了。在石上衝激起來的泉水，在

黑暗的背景上顯出異樣的潔白。四周的樹木與山竹在微風中搖動着如像扑人的幽靈。瀑布帶着烏黑的光輝從山上流下；那可怕的響聲奔向永久的黑暗。他這時所感到的是宇宙的無窮的神秘！

他找到了白天所坐的石頭坐了下來，默然面對着這種神秘的黑暗的世界，享受着這種不可言說的感覺。忽然間他看見月光鋪滿了西山之頂，他知道月兒快要從東山起來了。他呆呆向東山望着，更時時返顧着他的來路。一對一對的男女都在路旁走過了。可是沒有她。她爲什麼還不來呢？

他正在看見月兒慢慢在山頂上升起來時，覺到有人拍着他的肩膀；回頭看時，正是瑪格萊！「哦，你爲什麼到這時纔來？」他脫口這樣說了出來。

「他們把我留着，不要我一個人晚上出來，所以來遲，害你久等。」她說着就坐了下來。「但是你看，」她把左手一揚，「我替你帶了一件好東西來了。」

鈞凱看見一隻長方而又帶圓形的黑盒，知道那是懷琬靈了。他拍手叫道：「好，你把懷琬靈

帶了來，好極了，好極了。」說着就把盒子打開，取出那爲他所想念的四絃琴。拉了幾下，惜不能入調，乃授給瑪格萊。她就開始在星光月光交界的地方拉奏。斐多汶的月光曲了。多麼悲哀，多麼沈靜，多麼崇高，多麼偉大，是斐多汶的月光曲呀！他祇是默默聽着，聽着琴音與流水的合奏，聽着月光與月光曲的共鳴，聽着拉奏者的心情與作曲者人格的諧和——他已經忘記了他自己，他的心情已經與藍天的星光和月光融合而爲一了。

她又哼着法國詩人蒲羅東的詩：

La lune est grande, le ciel clair

Et plein l'astres, la terre blême,

Et l'âme du monde est dan l'air.

Je rêve à l'étoile suprême,

A celle qu'on n' aperçoit pas,……

(漢譯)

廣大的月，清朗的天并且天上

散滿了繁星，灰暗的土地，

宇宙魂充塞於大氣。

我夢想到至高的星兒，

那爲人們所不能見的。

從此她就靜默了，不再言話了。鈞凱祇能唱中國古詩一首酬報着她：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

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她聽着鈞凱悲哀而又柔和的聲調，就感覺着歌唱者的心情。繼而她又問着這歌所表示的意義與情緒。他一一告訴她之後，她就斷然的說：

「唉，可見國無論東西，人種無論黃白，男女之愛的深沈與真實與悠久是到處一樣的。況且這樣美麗的詩，在我們美國簡直少有。唉，金錢，金錢，爲了這金錢一個字把人間의 男女之情，親子之情一齊斲喪了！這樣的世界，這種沒有情感的世界，我們還要牠做甚？哦！上帝啊！你爲什麼不給我以力量，把這種污穢的世界用洪水痛痛快快洗刷一下呢？我不要牠，我恨牠！」她愈說，愈見興奮，那種憤激之情從她張大的眼睛中，從她緊蹙着的眉毛與緊張着的面容上都可以看出。平日這樣溫柔，這樣風雅的她，現在忽然這樣，如像一隻發怒的黃鷹，真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但是對於這種冷酷無情的社會，卑鄙醜惡的社會，誰也要發怒的；她一個感覺這樣靈敏的她，而且受過這樣深刻的刺激的她，爲什麼不應該發怒呢？

「這種社會除了用強烈的革命把牠全部推翻之外，還又甚麼方法？」他這樣說了一句後，忽然間他的思想停留在「革命」兩個字上了。「革命，革命，是的，先把中國革起命來，然後革全

世界的命。俄羅斯既經倡導於先，中國當然應該繼之於後。中國那樣的社會，除了革命還有第二個方法去補救嗎？牠破壞了蘊青的幸福，破壞了他的自己的幸福，與同他們倆相似的無數的青年人的幸福：光陰過的這樣快，這種幸福一度破壞之後，以後是永遠不會來的了。而他現在在這里，過着這種莫名其妙的生活！還要自怨自艾地摧殘着自己的身體，斲喪着自己的生命……就是她，處在一般人所羨慕的境遇之下的她，說起這種不公平還要這樣憤激，而他却並不！哦！怎樣的羞恥呀！他想到這里心中覺得異常難過。『革命，是的，但是怎樣去革呢？』他想起了在太平洋中所碰到的朋友們，與他們最近從中國發來的信了。

『革命，是的，密斯瑪格萊，我就要回到中國去實行革命！如若你願意，如若你以為革命的工作是不分國界，不分種別的，那末你可以和我一同去。我向來隱伏着的反叛的天性，剛纔忽然被你提醒了。我在國內有許多朋友現在正幹着這種工作，他們屢次寫信來找我去，可是我向來沒有答應他們，因為我對於人生已經完全沒有興趣了。剛纔你的話忽然把我鼓勵了起來，我現在決計去了。』他很堅決地說着。

「革命的工作是我所願意的，因為我在這個世界上既然沒有幸福可尋，那末把我這無用的生命供獻於後來者的幸福，自然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能做什麼呢？」

「你可以幫助我許多事情。」

「那一類的事情？」

「至少你可以做我的火焰，使我的熱血，永遠沸騰着吧！」

「唔！」

十一

對於革命的共同的熱忱，對於相互的過去的共同的憐憫，對於未來的共同的奮鬥，把他們倆——鈞凱與瑪格萊——的運命連綰在一起了。熱血在他們的心臟中奔流着如像郁郁舍蜜瀑布，不像尼格拉瀑布，如像風濤險惡時太平洋中的雪浪。他們再不像從前那樣頹喪了，他們再不像從前那樣自怨自艾悲歎命運之不齊了。火焰在他們的心中燃着，他們將把全世界點起來，

使黑暗的世界變成光明。

上山呀！上山呀！他們倆手攜着手在熱烈的陽光底下向着前面崇高的山上走着。尼華陀瀑布已經在他們的前面，山路兒被水沫所濕，異常溜泥。但是他們互相扶持着，直上山頂。哦，怎樣雄偉的尼華陀瀑布呀！牠比郁舍蜜與新娘紗兩瀑布要廣闊的多，雖不及新娘紗瀑布的優美，但是較之兩者更其雄偉。況且前兩者只能在牠們的腳下仰望仰望，而這個却可以立在牠的旁邊向下看去。一片廣闊的泉水在平滑的山石上流過，如像一匹緞子，如像秀美的西施，但是當牠從數百尺的岩石上直墮下去時，潔白如雪的水沫噴射四處，發出像雷響一般的洪大的聲音。「哦！哦！怎樣美麗呵！怎樣偉大呵！」瑪格萊對着這樣偉大的自然發出自然的驚歎。

他們倆人倚在瀑布旁的鐵欄干上，（謝謝美國政府，牠居然注意到這些地方！）手臂互相拉攏着向着這種神奇的水，各自出神。

「你看在我們腳下流過的水呀！一忽兒牠就要從這里滾下去，變做潔白的水花衝打在岩石上。牠更要從岩石上高高興興一直流下去，流下去，流過美賽河，最後流到海裏。」瑪格萊說。

「這是水的運命。我們的生命也是如此。我們要借着「自然」所給與我們的力量，流下去，流下去，高高興興的流下去，一直流到時間的黑海。」鈞凱的目光注視在流水上這樣說着。

「讓我們赤了脚逆着水流的方向在這樣平滑的山石上走去吧。」

「如若一失足跟了泉水一直滾下去？」

「那也有趣！」

他們說着就在旁邊石上坐了下來，脫去了襪子，捲起了褲腳管。兩人互相扶持着涉水而上。他們倆的心快活得卜卜的跳。瑪格萊祇是笑，鈞凱也跟着笑。哈哈，怎樣有趣呀！而且他們兩人這樣扶持着！

石路很滑，差不多要倒的次數很多，但是離尼華陀瀑布的源頭愈遠，他們的膽也愈是。在大平滑石路的盡頭，他們在樹根上坐了下來。太陽光在樹頂上笑，他們在樹底下笑。他抱着她，她也吻着他。哈哈，自然的懷抱與情人的懷抱！

他們穿好了襪子鞋子，更向東上，石路變成了沙路，熱汗下流不息。抵凡妮爾瀑布，他們覺得

異常口渴，就在泉水旁伏下作牛飲。清涼的水直送進乾燥的喉嚨。飲畢後，他們就在旁邊石頭上倒下休息了。天上清碧如洗，萬山寂寂無人。他們的心腦清涼如水。健康的感覺充滿了他們的全身。他們將用了這樣健全的身體爲了自由與光明到人生戰場上奮鬥去吧！

他們的目的地是冰山點，從這里去還有二十里山路。他們看看時間已不早，肚子也有些餓，就再奮餘勇，奔向前去。山路的傾斜度很高，走了一段，氣喘的很利害，只能休息了一陣再走一段。到冰山點已是下午一點鐘，身體異常疲乏。但是從冰山點望出去的奇觀，又把他們倆的精神提起來了。

山，山，接連着的山，無窮盡的山！像鐵鉤一樣的山腰，像大力士手臂一樣的山脈，像尖刀一般的削壁，像巨浪一般的山峯：自然的偉大的力，都在這山的創作中表現出來了！他們倆互相扶持着，登近旁懸石，傾身下望，數千尺的懸崖，令人不期而慄。郁舍蜜山谷不過是幾畝很小的平地。遊客的蓬帳不過是幾點黑點罷了。『如若一失足而下去呢！哦，哦！』瑪格萊儘是這樣說。她很緊地靠在鈞凱的身上。

在近邊飯館（那專在暑假期內開張爲遊客而設的飯館）內吃了中飯後，他們覺得實在沒有氣力了，找到了一塊清涼的地方後，頹然躺下，迷迷茫茫睡着了。

醒來已是三點鐘，他們就預備歸去。從這里回到山谷中有兩條路，一條平坦而遠，一條險要而近。他們自然選擇後路了。這條路實在並不是路，不過是一架傾斜到八十多度的鐵梗的梯子罷了。一直下去，從幾千尺的高度一直下去，是多麼危險！是多麼有趣！他在先，她在後，兩人一步一步下去。山風吹來拂着他們，贊美着他們的勇敢。他們還怕什麼，有他們兩人在！

『哈哈，我們居然下了地了。再會，我的雄壯的山！』她抽了一口氣，拉着鈞凱回到第五區。他們的心中都充滿了愉快，歎爲有生以來所未有。

回到第五區他住居的地方，沒有看見克拉家人。大概他們已經出去玩去了；他想。今天早上，他簡直忘記招呼他們，他的心已經爲瑪格萊所佔據，還能管到別人嗎？安娜這幾天的疾病，也已經在他的腦後。他並不是忘記了她，實在因爲太忙了沒有想到她。安娜那個可憐的女孩子，那個那樣活潑的女孩子，只因爲失了戀，那樣憂愁痛苦。她看見了他總是迴避着他，不願和他講話，而他

又沒有功夫去找她！

「不知道他們到那里去了。」鈞凱四顧着說。

「怎麼？鈞凱，你注意到他們對我們奇異的觀望嗎？」她指着在他們近隣の幾個男女。

「他們爲什麼這樣？」他看到了也覺得有些奇異。

有一個年紀比較老些的男子，看見他們倆注視到他，就走上來向他說：「唔，密斯脫，你知道你的同伴的凶訊嗎？」

「什麼？」鈞凱驚異地問。

「事體就是這樣；你同來的那位密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一個人在今天早上到美賽河畔自己投河而死了。可憐的女孩子，上帝和她同在。」

「她死了？」他叫了一聲奔到河邊，一個人也沒有，又回到原地向老者說，「你確定知道死者叫做安娜嗎？」

「自然是。今天上午她的母親因爲久不見她回來，以爲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你

知道她的身體是病着的，所以她不免有些着急。她想出去找她時，忽然有人在河旁叫喊說有一個女死尸浮在河裏，停留在沉沒在水中的枯樹枝上，她立刻奔去——一認之下，原來正是她的女兒。可憐的女孩子，上帝和她同在。」

「真是她，哦，我的上帝！」瑪格萊很悲哀地說，「她的尸身現在在那里？」

「她的爺娘請人抬到山邊火葬去了。」

「在那里？」瑪格萊問。

「大概在那邊坟地裏吧。」

「我要去，我要去，快些，瑪格萊！」鈞凱聽到老人的話後，立刻拉了瑪格萊向西邊坟地奔去。一縷青煙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他的脚步愈走愈急。比到火葬處，安娜的軀體已經變成烏黑，火光熔熔，熱不可近。她的父親與母親看見他這樣踉蹌的奔來，知道他已經知道了惡消息。他們走近前來向他訴說着她的死狀。但是他沒有聽見，他祇覺得兩耳洪洪的響，眼睛也有些花了。他不相信他所聽到的與看到的是真實。這是不確的，這是不確的。她不會死，她決不會死。她爲什麼要死

呢？她爲什麼要自殺呢？

「瑪格萊，快告訴我這是不確的……唔，我要倒下去了，瑪格萊！」

瑪格萊盡力把他扶着，他就在此時失了知覺。

十二

鈞凱被他們抬回篷帳內後，身上漸漸發熱，口中時時喊着「安娜，安娜！」而一步不離開他，永遠看護着他的却是瑪格萊。整天奔波的疲勞對於安娜自殺的痛惜，她也有些不能支持了，但是她勉強着，她從他昏迷的面上，得到一種堅強的決心，一種不可言說的力！

到明天早上，鈞凱才略略清醒了些。他張開眼睛來看見瑪格萊而沒有看見安娜，他的兩眼中不免充滿了清淚。她，那個活潑的可愛的安娜，不知替他盡了多少看護的責任，不知道從多少絕望悲哀的中間把他救了出來，而他反使她痛苦，使她失望以至於使她自殺。昨天早上他出去的時候連話也沒有和她講一句，忽忽忙忙同着瑪格萊奔向尼華陀瀑布，那樣高興，那樣愉快，一

點也沒有想到她！

「唉！我不情願想到那個。」他的眼淚如泉水一般湧現了出來。

「密斯忒王，你也不必過於自苦了。」克拉夫人在旁也對他說。

他知道她爲什麼死。他害了她！他害了蘊青一生的幸福，現在他殺了她！他在自己的快樂的中間殺了她！他現在應該怎樣呢？他還能安寧寧寧生活下去嗎？

「不能！不能！」他自己對自己說着。

哦，他現在怎樣想念他的蘊青呵！這幾天的生活簡直把她也忘記了。在世界上真正愛他的，祇有蘊青與安娜，安娜現在已經死了，祇有蘊青還殘留着。他現在還能做什麼呢？縱他的一生，他只應該替她去謀幸福了。他在海外這樣糊糊塗塗到底爲了什麼？他看着她受那樣的痛苦能夠安心嗎？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蘊青……蘊青！」他又自己對自己說。

瑪格萊把一杯冷水給他喝了，摸着他的頭額，呼喚着他，安慰着他。他微微張開了他的淚眼。

「瑪格萊，你應該去休息休息了，我的病並不要緊。」他摸着她的手這樣說。

「我不願離開你。」瑪格萊說。

「你回去吧，恐怕你的爺娘找着你。」

「我已經託克拉先生去說過了。」

停頓了半晌，他又說：

「我親愛的瑪格萊，我是怎樣想到回去啊……密舍斯克拉呢？」

「我在這里。」克拉夫人答應着他。

「密舍斯克拉，我很想回到亞羅鎮去，你們現在預備什麼時候回去呢？」

「你病稍愈後。」

「我沒有病，我就想回去，我不能稍等一刻了。」

「但是你現在不能起來。」

「你再休養一兩天吧。」瑪格萊勸導着他。

「但是我的歸心比了飛矢還要急。」說着他嘆了一口氣。

他的病是在過度疲勞之後，一時受了過度的刺激所致。休養一天後已經能夠起來了。那正是早上，太陽還沒有出，羣鳥還在競唱的時候，他一個人（瑪格萊已回第三區休息）悲哀地慢慢踱到美賽河畔。河水還是那樣清澈正和他前幾天洗澡時一樣。誰會相信她會死在中間的？誰會相信這個她就是一個可愛的青年女郎？河水依舊，青山依舊，一切依舊，而她的生命已經在這中間消滅了。以後世界上再不會有她，她的形像不久就會在她親人的腦筋上永遠消滅吧。唉，人生！人生！她經過這個醜惡的世界，如像一陣鬼頭風，正在塵土飛揚之際永遠消滅了。

不過幾天以前，他看見了美賽河是怎樣的高興，怎樣的興奮呵！現在他祇覺得悲哀！他愈是想，愈是覺得難過。世界並沒有變，所變的不過是他自己的境遇與心情。郁舍蜜瀑布與新娘紗瀑，布還是那樣流着，鏡湖還是那樣，反照着自然的美，但是他看了牠們而發生的快感，現在永遠不能恢復了。他不能再留在這裡了，他要立刻離開這裡！他要回到中國投入革命軍隊中為替他犧

性生命的兩個婦人立下一點獻納的紀念。

今天克拉夫夫婦與鈞凱就要回亞羅鎮了。瑪格萊在旁邊幫助着他們把一切東西裝到汽車上。一切停當後，她拉鈞凱到河邊對他說：

「鈞凱，我本來想跟你一同去的，但是目前如若我把這個意思告訴我的父親母親，他們一定不答應我，並且會把我軟禁起來。所以，你現在一個人先去，回國日期決定後立刻打電報給我，我馬上就會到舊金山和你相會。」她說到這裏又停頓了一下，思索了一下，「現在，」她又繼續着說，「你不必過於悲傷，死的人已經死去了，沒有法子再把她活過來，但是活的人尚還活在世界上，我們應該替他們想法。你記好，我們是要革命的，我們不能因了過度的悲傷把自己的身體弄的柔弱不堪，毫不能吃半點辛苦。記好這幾句話，鈞凱，我們是要革命的。至於我們的愛，那你倒不必憂愁，只要我們不死——我們革命的精神不死——是永遠不會變動的。再會，我的鈞凱，身體千萬保重。」

鈞凱抱着她。他們相互的擁抱，相互的接吻差不多有十分鐘，瑪格萊才推開了他說道：「這樣够了，你去吧，他們在等你。」

「唉，我們一定要分別嗎？我的瑪格萊！」他這樣說時又抱吻着她。是他的姊姊，是他的指導者的她，現在就要離開了嗎？他一個人孤零零回去，回到那塊老地方去，在那里不再有愛他的安娜，不再有她的陪伴，他的安慰。唉，安娜呀！他投在瑪格萊懷中怎樣想着他的已死的安娜呀！

「不要這樣兒女態，鈞凱，快快去吧，他們在等你。」瑪格萊又催促着他，並且把他從她的身邊推開。

他最後望着那條美麗的而又殘酷的美賽河。他的心是多麼的悲傷！「安娜！安娜！我負了你，我殺了你，但我現在想起你來，我是多麼的愛你！你如有靈，你一定會恕我這個忘恩負義之人吧！我以後生在上，我將完全爲了他人謀幸福，並不是爲我個人的快樂，所以我不跟着你死，你一定會恕我吧。我的安娜，我們再會了。我們將在天堂或是地獄或是滌罪所一共相見。」

「好，我去了，我聽憑你的話，我的瑪格萊，我們再見。我的郁舍蜜公園，我們再見。」他說着飛

也似的奔上汽車，駕汽車的這一次不是安娜，而是克拉先生；他看見他們倆人正拭着眼淚等着他，他們也還想到安娜吧。「安娜！安娜！我負了你，我殺了你。」

十三

復回到亞羅鎮，那塊安娜所住的地方！一切東西都依舊，可是她已經不在他的身邊了。他沈沒在痛苦中間時，也沒有一個人來陪伴他安慰他了。一切東西都依舊，可是他看了牠們總覺得異常的難過。牠們都排斥着這個異國的流浪者！可憐這個異國的流浪者，他也再不能平平安安在這里住居下去了。他還在美國做什麼？他還想在美國做什麼？

他的辭職書上後，摒擋一切，預備歸去。在秋天的中旬，他別了他的舊地與舊相知離開了亞羅鎮。送他到火車站的祇有克拉夫婦。自到此地以來，他們倆差不多是他的慈父慈母，安娜差不多是他的妹妹，現在安娜已經被他害死了，他今天又要去了，他們倆以後的生活是多麼孤單，多麼可憐呀！他們又沒有其他的兒子，他們死的那一天還有誰肯立在他們的前面含着一把眼淚

哭送着他們呢？他怎樣願意留在此地做他們老年的陪伴者呀！但是運命逼着他，一般人的痛苦逼着他，蘊青與安娜與瑪格萊逼着他，他不能不去。」

「再見呀！再見，我的朋友，我的亞羅鎮！」

抵舊金山後，他就打了一個電報給瑪格萊。她的復電上說：「近因身體不適，一時不得動身，請稍假時日。」

原來她自回家後，因郁舍蜜之遊，過度的疲勞與辛苦，睡倒在牀上。他打給她的電報，她看了，雖立刻想奔到舊金山，但是她的身體不許她走；她祇能睡在牀上焦急着。她恐怕誤了鈞凱的歸期，恐怕誤了革命事業的前程，更恐怕他等的不耐煩一個人走了。而她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一個人在舊金山老是等着，他心上的焦急也和她一樣，但他所焦急並不是恐怕誤了自己的歸期或是革命事業的前程，他所焦急的是她的病。他很恨自己沒有足夠的錢不能立刻趕到波士頓，到她的牀前去看護她和她從前看護他一樣。唉！金錢，金錢，你可以支配人間的感情，是

多麼可惡！他想這種一切以金錢爲標準的社會制度，一日不打破，人間的眞感情永遠沒有發生的可能！

在舊金山街上閒踱如像一個流浪的乞丐是多麼的無聊！他所最歡喜的還是海邊的沙灘。他常常一個人跑到那里看從太平洋的西岸所滾來的海浪。哦，海浪呵，海浪呵，你可曾從中國帶來什麼消息？哦！他是怎樣想到回去呀！但他又怎樣想到東方去陪伴他的瑪格萊呀！他不知道怎樣去做才好。他祇能躺在沙灘上仰看着天上的白雲與空中飛翔的海鷗。

有一天他回到旅館內已是傍晚時分，茶房說他有一個從支加哥打來的電報。他急急忙忙把牠打開看時，上面寫着：『請立刻到支加哥旅館。瑪格萊。』唔，她已經到了支加哥！但是她爲什麼不立刻到舊金山來呢？她一定在路上害了病。這種思想很使他不安。他能够再留一刻不去嗎？

他到了支加哥，忽忽忙忙雇了一輛汽車直抵支加哥旅館。一進門他就問着瑪格萊的房間。『瑪格萊嗎？』她因爲病的很重，已經送到左近醫院裏去了。『掌櫃的人對他說。

他聽他說完後也沒有說別的話，急奔左近醫院，問了瑪格萊住房的號數，一直進去。但是將

進門時，人家把他擋着，不許進去。一個看護婦對他說：「密斯瑪格萊的病很重，你進去恐怕激動了她的情感，反爲不妙。」

「喲，鈞凱呀，你爲什麼還不來呢？」他聽到瑪格萊微弱的聲音，在房內呼喚着他的名字。

「她喊着我，我就是鈞凱，我一定要進去。」他很焦急地對看護婦說。

「你就是鈞凱嗎？他日夜喊着你的名字，她的病很危急，或者你進去反爲不妙。不過你一定要進去時，我們也沒有法子阻止你。」

他沒有聽到看護婦說的甚麼，他看見她不再阻擋他，立刻奔了進去。她看見瑪格萊奄奄一息地在牀上反覆着，嘴裏喚着他的名字。

「瑪格萊，瑪格萊，我在這里！」他坐在牀沿上這樣喊着她。她沒有答應他。她還是昏昏沉沉地喊着他的名字。

「瑪格萊，瑪格萊，我在這里！」他再三再四這樣喊着她。

她的眼睛是漸漸地張大開來了，像在夢中似的說着：「什麼人在喊我，那似乎是鈞凱的聲

音。」

「是的，是我，我是鈞凱，瑪格萊。」他吻着她的前額這樣說着。

「哦，是你，真是你嗎？鈞凱，我的鈞凱！」她說時就抱着他。

長期的接吻與眼淚。

她放鬆了手，他祇是默然對她望着。等了一刻她才慢慢的說：『鈞凱，我的鈞凱，你一定不會明白我怎麼會病到這樣……你知道我在家中抱病時怎樣想到你，怎樣想到你在舊金山期待着我的焦急的情形……後來我實在不能忍耐了，所以在疾病中冒了險上了我的旅途……那知車抵支加哥我實在不能再行支持了，我就進了支加哥旅館……我不曉得他們怎樣把我送到醫院裏來的……我知道……你也不必悲傷……我這種病是沒法醫治的……』說到這里她歎了一口氣，眼睛裏眼淚如泉水一般湧出。『哦，鈞凱，我的鈞凱，我怎會想到這個！』

他竭力安慰着她，叫她靜靜休息着。

『鈞凱，這是已經沒有法子的事……我知道那個……我現在請你打一通電報到波士頓』

叫我的母親立刻來，她會把我收拾起來。」她這樣說後，不再說了。他因看護婦的勸告，只能暫時退出。依她的話打了一通電報。

隔了兩點鐘，他又去望她。她的身上異常熱，蒼白色的面上泛出腓紅色。她見了他就說：「鈞，我恐怕不能久持了……我很抱歉不能追隨着你替中華民國被壓迫階級以至於全世界的被壓迫階級盡一點力量……但是你，鈞，你不要因為我的死而喪氣……我知道你的性情，你是最容易陷於失望中間的……你記好我們的愛情與我們相互結合的由來……革命！這是我們的一切，把我們倆馳向於血浪潮中的就是牠……你不要忘記這個……我相信你愛我不會忘記我的話的……進行呀，進行呀！我的鈞！」

他拉着她的手，祇是點着頭，窗外的陽光漸漸被電燈光所代替了。一個熱烈的、可愛的生命也在這種昏沉的暮色中消失了。

一

中華民國的國民究竟也是人，雖是他們向來富於偷閑的惡根性，歡喜用愛好和平的好名辭去抵擋西方人槍砲的武力主義，但是當他們受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國內軍閥官僚的蹂躪太甚時，他們也知道自已團結起來和他們的敵人作戰了。他們的熱血因為受了過甚的刺激沸騰了，他們的勇氣因為受了過甚的侮辱鼓動起來了。他們預備用任何代價去推倒惡政府，肅清惡勢力了。

在這種奮激的潮流中間，最爲一般人所觸目的就是大中華獨立黨。牠的唯一的宗旨就是革命，就是要用牠所有的力量推翻那種毫無能力，毫無廉恥，拜服於洋人金錢勢力之前如像一隻忠心的狗政府，而建設一個新鮮的、有生命的、獨立的、強有力的政府。牠的黨員差不多遍於全國；並且各地都有健全的組織，雖受外力壓迫，亦不易破裂；一部分黨員很有軍事常識，中央執

行部一有宣戰的命令就是數師的軍隊可以由他們組織起來。

鈞凱回國的時候，革命的風聲已經瀰漫全國，外國人以『保全外人生命財產的安全』爲藉口，軍艦不絕地駛來，陸戰隊不絕地運到岸上，一待革命軍起事，他們就可用彈壓過激派的名義，和革命黨宣戰，那無恥的政府也種種地方借重於外人，利用牠優越的地位和各國訂立種亡國條約，希望把革命黨無條件的壓伏下去，把中華民國的運命一直送到西天！

可是革命的熱血不湧起來也就吧了，一經湧了起來，任何壓力沒有法子能够把牠消除的。政府對於革命黨的壓迫不過引起大部分人民對於革命黨表更深的同情罷了。無數有熱血有勇氣的青年都不絕地投奔進來，牠的聲勢因此也愈形雄厚。

鈞凱因了朋友的介紹認識了該黨領袖蔡元功。蔡氏是一個判斷異常明晰，意志異常堅強的人，從事革命事業差不多二十多年了。每一次的失敗，不但不足以挫折他的銳氣，而且使他更其勇敢，更其強烈了。無數的青年都投到他的脚下，願爲他所驅策。

有一次鈞凱和他幾個朋友，都是蔡氏的好朋友，到他那所光線不十分充足，設備很不周到

的辦公室內商量革命事業的進行。他們看見他一個人正在室內來往的走，並且一看見他們，他就說：

『我看我們同志的憤激一天增高一天，我們現在正可以利用這一個時機做我們進一步的事業。熱血的志士要求我們，要我們在最近期內發令下上海，上海一動，其他各地也就可以響應。我很佩服他們的熱心與勇敢。可是你們看見虎視眈眈的外國的兵艦與軍隊嗎？他們是反對我們的！我們一發動，他們一定會幫助着現政府攻擊我們的。他們有優越的槍械，恐怕我們的健兒，不是他們的對手。』

言下他很是遲疑，很是不安。大家靜默片刻之後，鈞凱發言道：

『不要去管那個，蔡先生。我們要求獨立，就非和他們宣戰不可，就非把他們在中國的勢力根本剷除不可。是的，他們有精良的槍械，但是不要緊，我們有爲國盡難的決心。這一點決心我想足以和他們精良的槍械相抵吧。現政府祇是一個不中用的軀殼，他們所依賴的還是外人的勢力，所以真要澈底的推倒現政府也非打倒外人的勢力不可。我是十二分贊成和他們在疆場上

相周旋的。』

『我也覺得這樣！』他的朋友，他出國時在輪船上所遇到的朋友，王大雄說，『現在我們實在再不能遷延下去了。他們把我們中國簡直當做是他們的殖民地一般，一有亂事立刻把兵艦派來示威。我們不能再受這樣的氣了，我們誓要以熱血洗刷年來我們所受的恥辱！』

『我們現在做事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用十二分的細心去打算一件事的斤兩了。我們要做出去，要用了十萬分的勇敢做出去，只要我們不死，我們就一直這樣做去！蔡先生，我勸你不要懼怕他們。』鈞凱又說。

『我並不懼怕，我是愛惜着我的同志：你們知道我是怎樣的愛護着那些活潑潑像生龍活虎一般的少年呵！』

『那是不錯的，不過他們現在正要求着發展他們的生命的地方。他們情願死，但他們不能受這樣的壓迫。』鈞凱又說。

『我情願擔任第一路獨立軍的組織，』王大雄說。

「我情願做你的助手。」鈞凱說。

蔡元功聽到大雄與鈞凱這樣說，也不再固執了。他很知道他們倆的能幹與勇敢，把發動的大權放在他們兩人手裏大概不致有什麼問題發生吧。他當時就答應了他們的請求，請大雄任第一路獨立軍總司令職，鈞凱爲副。一切事宜都相機辦理，不必請求他的准許。此外爲謹慎起見，他更派張克明爲第二路獨立軍總司令，李志邦爲副，籌備第二路獨立軍的組織。第三路他也選擇了相當的人。

「爲了中華民國一般國民的幸福，我願你們都能謹慎行事！」他最後很鄭重地對他們說。

二

那是一個冬天的晚上，鈞凱和大雄因爲白天過度的勞作，監督軍隊的操練，籌劃作戰的步驟，很是疲乏，躺在兩張破舊的牀上休息。外面的一切已經在黑暗中消失了，革命的健兒也都在他們的幕帳內做戰爭的夢去了。凜冽的北風吹在外面的窗戶上，軋軋作響。有時還可以聽到一

兩聲馬嘶的聲音，在無盡的黑夜中間回響着。

不久大雄因為抵抗不過睡魔的侵略睡着了。祇有鈞凱還張大了眼睛望着茅屋的瓦片的頂。他嘴裏抽着香煙，心裏回憶着和眼前事完全不相干的過去。安娜與瑪格萊，唉，她們死去已經五個月了。這幾個月內，他因為尊重瑪格萊的遺言與他自己向來的願望，爲了革命工作着，用了狂熱一般的興奮工作着。他不願有一刻空閑的時間去迴想他的過去，因爲那太使他悲傷了，太刺痛他的心了。可是常常像電光一般的心潮在正在工作着的時候湧現起來時，他就會頹然傾倒在椅上，心中發生出一種不能解說的悲感與疲勞。可是工作壓迫着他去動作呵！

今天他實在再不能控制自己了。他張大了眼睛直探到記憶之原上去親近着安娜與瑪格萊。她們真的死了嗎？沒有，沒有，她們是在他的心裏；只要他願意，她們是情願在任何一刻在他的眼前出現的。她們常常張開着皓腕對着他，她們常常在他失望的時候安慰着他，瑪格萊那種颯強的姿態與言語更永遠的鼓勵着他。她們真的沒有死吧？可是美賽河畔投河的惡耗呢，支加哥醫院中的最後的別離呢？這些境況到底是真還是幻？唉，她們已經死了，她們真的死了，她們的

肉體怕已經化做泥土了吧。想到這裏他祇有一聲長嘆，做出一種絕望的姿勢。

外面的北風不絕地吹在窗戶上，軋軋作響如像吃人的幽靈。

「瑪格萊，安娜，如其你們有靈，你們何以不到我這裏來呢？你們知道我是怎樣的想念你們呵！」他一個人這樣想。

祇有戰馬長嘯的聲音，在空中回響着。呼呼的冷風從門隙窗隙內直吹到他的前面。

「唉！瑪格萊，安娜，你們所能給我的就是這一點寒冷嗎？」他癡癡的只是這樣想。

她們已經不復存在，可憐的鈞凱；她們也永不會因為你的憶念而復活的了。用她們的幻像安慰着你的孤獨的人生吧。

但是在世上活着的還有他的蘊青呢！

他現在想起他的蘊青了。他慢慢從牀上坐了起來，呆望了一刻，然後走到桌旁，打開抽屜，取出一封蘊青最近給他的信，反復看着。那封信上是說：

「凱哥：好久沒有接到你的信，害得我怎樣的想念呵！你自從進了革命黨以來，這裏遠遠近

近的人已經都知道。本地官廳還懸賞千元要拿捉你。你現在沒有危險嗎？我是怎樣的想看見你一面呵！我見了你一面之後，凱哥，我在這一世上的欲望也算滿足了，我就可以去了……我現在祇是等着你，有一天你能夠逃脫衆人的注意到我這裡來。

你的妹妹蘊青。』

自從回國以後，他常常要到畢城去看蘊青的心思，可是自被任爲第一路獨立軍副司令以來，事務一天一天繁多，責任一天一天加大，無論如何抽不出一點空閑的時間去到他情人的面前，訴說近幾年來的相思與痛苦。況且外面捉拿他的風聲異常嚴緊，偶一不慎卽爲所獲，延攔革命事業的進行，他也覺得未免不值得，他情願戰死，不情願坐監而死。

這里離開畢城不過兩天的路程。他如肯鑽程前進一天一晚的功夫也可以達到了。他也怎樣的想見到她的一面呵！

他很遲疑不決，到底還是去，還是不去的好。如其要去，現在這一刻就是去的時候，如其不去，那更不知幾時可以去了。遲疑使他苦悶，使他立了起來在屋內無目的地走着。『去不去呢？』他

自己問着自己。從蘊青一方面設想，並且依照他自己的願望，他非去不可；但是從另一方面設想，從事業方面設想，他還是不去的好。所謂專業，在他並不是立德立功揚名後世的意思，卻是要履行瑪格萊的遺言，是要把無數的人民從痛苦中救出的一點熱心。『革命！這是我們的一切，把我們倆馳向於血浪潮中就是牠。你不要忘記這個……進行呀！進行呀！我的鈞凱！瑪格萊臨死時的話現在還是不絕地在他的耳邊響着。』我現在祇是等着你，有一天你能夠逃脫了衆人的注意到我這里來吧。』但是蘊青信上的話，他也不能忘懷。

種種使他深受刺激的印象在他的眼前閃過去：一片雞犬之聲相聞，人民安居樂業的地方，爲某個督軍的軍隊所蹂躪，變成了一片廢墟。無數的飢民，懦弱的和善良的，都死於像餓狼一般貪婪的強盜的刺刀上；強有力而且善於作惡的，都投入狼羣中間再去蹂躪其他的地方。那些可憐的婦人們，不知道因受了恥辱而自殺的有多少。荒年、飢歲、死亡、疾病、貧窮：主宰了全中國。洋鬼子更在這樣荒涼的土地上敲剝這些流離無告的平民。高到幾乎碰到天的大洋房子一排一排陳列在上海、漢口、天津等各大都市；大到幾幾乎像皇宮一般的別墅建築在各鄉村優越的地位。

上。他們鞭打小工，驅使富有奴隸性的中國人，如像中世紀的貴族。他們怎樣的誣陷着有知識的，而且自傲的革命黨與學生呀！……

這種印象閃過去了又來，來了又過去，如像流動不絕的潮水。憤激的熱情從他的心上一直流到他的四肢，他的脚步也愈走愈急了。他已經忘記了蘊青，忘記了瑪格萊與安娜！他祇有一腔熱血在他的全身週流着。他如像要一個爆發的炸彈，一觸到某種物體就要炸開來似的。

他再不能留在這樣狹小的房間內了。他需要廣大的曠野，需要熱血與戰爭。他打開了門。一陣寒冷的風直吹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一點也沒有覺到。他摸索到馬廄內，找到了一匹馬，騎上馬背奔到練兵場上如像發瘋似的奔跑，仰起頭望着無邊無際的星空長嘯着。

三

四周圍平地上已經滿鋪了雪，樹上也掛滿了像棉花一般的雪花。天上彤雲密布，北風陣陣的吹來。大千世界中充滿了寒冷與潔光。

走路的人很是稀少，祇有一個年青的婦人踏着雪路向着一間低矮的草房走去。她眉梢緊蹙着，低着頭，祇是默默的走。她似乎毫沒有感覺到四周圍的寒冷，與銀白的美麗。村狗看見了她，對她狂吠，但是她也沒有多大注意。

這間低矮的草屋內，向來祇有一對老夫婦住着。最近不知道從那里來了一個傷兵，到他們這里來住下了。他是整天的睡在牀上，身上發熱，嘴裏不絕地呻吟着。

「先生，你今天覺得怎樣？」那個慈善的老太婆問着他。

「沒有什麼，這種病不久會好，請你們不要擔心。」那個少年回答着。

老頭兒啗了一碗清水給他喝，他祇是搖搖頭，表示不要。

「今天幾時了？」他忽然問着他們倆。

「十六。」老太婆答。

「已經十六了！」我幾天前不是叫你們發了一封信去嗎？」

「是的，我已經送出去了。」老頭兒答。

外面一陣叩門的聲音。

『是誰？』老太婆一頭開一頭問。

『是我，』那個女子說着就走了進來。『你們這里有位姓王的兵士嗎？』她又問。

『誰？』那少年對那個女子望了一下就很興奮地喊着，『蘊妹，是你嗎？蘊妹！是你？』

那女子看到了他，立刻奔到他前面。他伸出了他的手，讓她握着。約有幾分鐘，兩人互相望着，簡直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她對他祇有眼淚。

『蘊妹，我的信大概你已經收到了。我不想你今天會來的。外面不是下着很大的雪嗎？』他找着話說。

『我接到你的信，是在十四日的晚上，那時我本想立刻動身的，家裏的人都勸我，并且母親用武力拉着我，所以沒有來，到昨天早上，我才得動身——害你久等了。』她撫着他的手說，她的眼睛望着他。『喲，你比了從前，很不同了。』

『什麼不同——比了從前更瘦、更老了嗎？』鈞凱問。

「是的是的，」她用手撫着他的前額。「這樣多的皺紋，我知道你閱世的深刻。」

「這數月內沒有依照你的話奔到你那里，你現在不怪我嗎？」

「我怎麼會怪你？你爲了國事爲了一般人謀幸福而沒有來見我，我怎麼會怪你？但是我怎樣的想念你只要一次，你知道，我只要有一次能夠看見你，我就可以完了我的心事——現在我看到了你，而你又是在這樣創痛的中間。」她說着眼淚像真珠一般流下。「這一次你病好後，我希望你能够到我的家內休養幾時，我很孤寂，我需要你的陪伴。」

鈞凱不答。

「革命黨方面，你現在暫時退休幾時，我想也不要緊吧。」她繼續着說。

「這一次的失敗，毫不足以挫折我的雄心，並且使我更加憤激，使我更其痛恨洋鬼子了。你知道那一天我們已經攻進了兵工廠，奪取了逆政府的砲台，那曉得停泊在河面上的外國軍艦向着我們毫不容情的猛攻，我們的健兒，因爲受傷太多，祇能暫時退却，逆政府的敗兵因此反攻，把我們打敗了……勝敗是兵家之常事，我們的同志現在還是預備着做第二次的進攻呢！第二

次失敗，我們來第三次，以至第四次第五次。中華民國只要有一天有有熱血的青年男兒生存着，我們的革命是永遠不會休止的……」他說時面上現出無限的颯強與憎惡。

蘊青祇是默不作聲。隔了一刻她才說：

「但是你要保重自己的身體，你病後需要休養。」

「我的病祇是過度的疲勞所致。幾天的休息，就會復原的。復了原，我就要回去。革命的潮流，流動得那樣快，我們不拚着命跟上去，我們就是落伍的人……哦，蘊妹，想起一個個健全的熱血的男兒，無辜受惡勢力的槍擊砲攻，一個個在我的腳下滾倒，鮮血直冒着出來，喊着中華民國萬歲，我的熱血是怎樣的沸騰着呵！我將提高了嗓子，長嘯一聲叫澈這個黑暗的冷酷的世界……哦！好熱！」

「你喝一口水吧，先生。你不要太勞苦了自己。」老頭兒他本來祇是瞪着眼對他們望着，現在聽到他喊口渴就拿着一杯清水走了上來。

「你不要太興奮了，凱哥，你現在正有寒熱。」蘊青說。

天氣漸漸晚了，蘊青就幫着老頭兒老太婆燒着晚飯，他們的廚房是和寢室連在一起的。燒飯的時候把全房間弄得烏煙瘴氣，使鈞凱氣都呼吸不轉來。蘊青時時跑到他的牀面前，陪着他閑談。他訴說着他的過去，她訴說她的。說到悲傷的時候，大家都落眼淚。

『我不想我能够有再回來的勇氣，能够再看到你。蘊青，我在美國每每想到你，我總覺得對於你異常的對不起；而在萬分失望之後，我能够得到的唯一的安慰也就是你的矢志不變的愛了。』鈞凱說，

『你對不起我爲什麼？我覺得我却是萬分的對不起你。我因爲狗情於母親的愛沒有聽從你的話，破壞了你我終身的幸福——對不起你的是我！』蘊青回答說。

『我們現在不必再說那個了。你現在家裏覺得怎樣？你對安琪兄覺得怎樣？我相信他是一個好人，你也應該好好對待他的……』

『我在家裏？』蘊青嘆了一口氣說，『我現在覺得沒有像起初進去時那樣難過了，但是也一點覺不到快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就是我現在的人生觀了。瑣屑的家務把我所能有的時

間一起佔據了去，就是要給你寫信也覺得不可能了。我覺得我這樣的長活在世上，可以說絕對的無意思。我常常想自殺，但是一想起你，不知道我的勇氣消滅到了那里？」

「哦！」

「是的，」蘊青又接着說，「他是一個好人，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我不能愛他——我不能愛他。我雖是常常想好好對待他，可是結果總是不是罵他便是咒自己死。我不知道我的脾氣會變成這樣壞的。總之，凱哥，我現在的生活是麻木不仁的生活，要在這種狀況之下謀幸福，謀快樂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革命，革命，祇有革命！」他自己對自己喃喃說着。「哦，蘊妹，我覺得我的頭異常的痛。」他對蘊青說。

「大概因為我們講的話太多了吧，好，現在你可以休息了。」

幾天的休養，他的病就回復了原狀。他們重謝了老夫婦兩人出了那所值得無窮的紀念的

小屋。太陽已經起來了。牠照在潔白的雪上，反射出耀眼的白光。北風還是不絕地吹着，直刺進他們的衣服內。蘊青不自覺地顫抖了。他張開他的披風遮蓋着她，他的手攔在她的腰際，輕輕抱着她。

他們互相望着，一句話也沒有說。

走着走着，他們在一條溜滑的路上走着直到三叉路口。他現在是要向左邊一條路去了，她却是向右邊一條去了。

他們在三叉路上立了好久。最後鈞凱才說。

「我們就在這裡分手罷！」

「我們什麼時候再相會呢？」蘊青握着他的手說。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只要我有機會，我總是要到你那邊來看你的。」

「但是我知道你是不會來看我的了。這一次我們的相會也是偶然的事。如其你不害病，如其你不戰敗，我是決不能再見到你的。以後你將要勝利，你將要不害病，凱哥，我是至少這樣希望

着你的，你就不會再來看我吧。」

「蘊妹，你不要那樣說，我如其勝利了，那末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我們將自由自在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踏步的走，我那時怎麼反不來看你呢？」

大家默然立着，要分別而又不能分別，要說話而又不知道說些甚麼。

「凱哥——」她遲疑了一下又繼續着說「凱哥，我想我在家裏一天一天把日子虛度過去，而眼看着你們這樣的奮鬥，心中實在很是不忍，很是不安。——凱哥，難道我們女子在這種偉大的事業中一點也不能參加嗎？難道我們祇有在家內替我們的愛人哭泣的分兒，心碎的分兒嗎？」

「當然女子也有許多事情可做，如其她願意。」

「那末——我現在就跟你去吧，我願追隨在你的後面也爲了中華民國永遠的獨立盡一份子的力！」

「但是那是一種危險的生活，你恐怕過不慣，況且你還有你的母親，你從前不是也因了你

的母親犧牲了你自己的幸福嗎？」

「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去——我願跟着你去。母親，是的，但是我現在也不能管到那麼許多了。」

「那末你回家後再說吧，有了確定的地方，我一定寫信通知你，因為你現在如我和我同走，要引起旁人的疑心，反為不妙。你知道我是被當地官廳所注意的人，我一上這條路，我的行動就須異常的謹慎了……你知道那個。」

她默不作聲，又是好久。她是怎樣的想跟着他一同走呵。現在她還是一個人孤另另的回去，這豈是她所能忍受的？而他又不願和他同去的理由，又是那樣確實的！這怎麼好呢？

「那末我現在歸去了。」她最後才說。

她向他看了一眼就走了。但是他怎能讓她這樣就去呢？他追上去送着她。他還是和以前一樣抱着她，默默的在雪路上走着。

「你就在這里回去吧。」她再三再四對他說。

「再送你一程，」他總是這樣回答她。

她那里情願和她分開呢？他可以抱着她一直把她送到家裏，他可以永遠陪伴着她一直到老死吧。人生不過是一個愛字，爲了愛而殉他的一身不是也很值得嗎？他生在世上已經有了二十多年，他所能得到愛的地方，不過是三個女子的心。瑪格萊與安娜已經不復存在，活在世上的祇有現在在他身邊不久就要分別的她！他怎能和她分開呢？

「凱哥，你現在不要送我了，前面就是一個小鎮，你不是剛才自己說你的行動要謹慎嗎？去，我的凱哥，我們就在這里分手了。但是你記好，不要一去，一點消息都沒有。你知道我是常常候着你的消息的。我現在祇能希望你們的成功，你們的勝利。」蘊青最後決然的立定了，很莊重地和他說。

他祇是不做聲，他祇是望着她。最後他抱着她，很久很久，吻着她。

「好，我的凱哥，你現在可以去了嗎？」

「我去了，我去了……我現在要立刻離開你嗎？……是的，我要去，但是蘊妹……我爲什麼

不能和你永遠在一起呢？」

「你有比了這個更大的事業。你不是說過你已經把你的生命奉獻給革命了嗎？」

「爲什麼爲什麼？」他祇是無目的、絕望地說着。

「去吧，去吧，我的凱哥，你不要爲了我這樣失望，這樣頹喪。你的同志等着你，你的中華民國呼喊着你！」

忽然他從蘊青這幾句話中，覺得瑪格萊的遺言在他的耳邊響着：「我知道你的性情，你是最容易陷於失望中間的……你記好我們的愛情與我們相互結合的由來……革命這是我們的一切……進行呀，進行呀我的鈞凱！」

「去呀，去呀！我的凱哥，」蘊青還是這樣催促着他。

他又抱着她，帶着一種狂熱吻着她。然後用一種驟然的動作離開了她，頭也不回，奔回原路去了。

蘊青祇是對她望着，一直到影子都不見之後。

四

在太陽光底下電光一般閃爍的刺刀，在天空中像飛翔的大鳥的翅膀一般招展着的國旗……革命歌高唱的聲音……夾着悲壯的音樂……得得得馬蹄的聲音……達達達脚步的聲音——這是革命軍第二次進取上海時的人馬。

鈞凱一個人全身穿着軍裝，帶着指揮刀，騎在一匹黑馬上，嘴裏也和着他的兵士，高聲唱着進行呀！

中華民國的男兒！

大家把這兩句尾聲唱得異常的響：差不多全軍隊都在這兩句話的聲音的潮流中湧着了。

啪……啪！對面的鎗聲逼近前來了……轟！……轟！遠地裏的大砲對着他們轟擊了，他們也開始還射，馬隊在鎗砲聲中奔向前去，中彈的人從馬上倒下，爲衆人所踐踏，鮮紅的血像噴泉

一般從瘡口、從嘴裏湧出。

鎗砲聲愈加接近了，死亡的人愈加多了，空氣激蕩着，彈子在空中呼呼的在他們的頭上飛過去……黑煙瀰漫着空間……

前面衝鋒隊中的兵士不絕地喪亡着，但是從後面來的生力軍愈增愈多……似乎各地的男兒都到這裏爲他們的大聚會了……

進行呀！

中華民國的男兒！

這兩句話像海潮一般在這人海上激蕩出來……

「敵軍的後部已經亂了，我們的軍隊已經抄襲了他們的後路。進行呀！中華民國的男兒！」
鈞凱在馬上這樣叫着，鼓勵着他的兵士。他自己一匹馬奔向前去，如像一隻發野的獅子……

不久他們佔據了敵軍的陣地。砲聲鎗聲暫時稍爲減退了一點。但是不久大砲的聲音又響了。鈞凱指揮着他的軍隊直衝外人的防禦地。

殺盡胡虜，

進行呀！

中華民國的男兒！

「殺盡胡虜」四個字現在唱得比其他各句更其響了。聯軍的鎗砲雖是不絕地把革命軍一陣陣的倒斃，可是他們現在的勇氣已經不是死亡所能滅殺的了。

敵軍一步一步的退去，一直到了江邊……轟轟，敵軍兵艦幫助着敵兵作戰。但是革命軍的大砲也還射着。轟轟……咄咄……黑煙從兵艦上冒出……這是報告那隻兵艦最後的運命的。

戰爭繼續到深夜。兵士們退守到濠溝內保守着，預備明日天明時向前再攻。

大砲的聲音還是斷斷續續的響着……一道一道的火光衝破黑暗，照着地上狼藉的死屍。

「哈哈，哈哈，南京、武昌、漢口的捷報已經來了。我們明日須要努力向前，奪得這裏的砲台，戰敗外國的聯軍，把他們逼回他們的老家去！」鈞凱大聲對他的同志興奮地說着。

大家都吃着飯、喝着酒、唱着歌……

外面是無窮的黑夜、無窮的死、無窮的恐怖……

第二天他們繼續着他們的攻擊。戰爭從早上一直繼續到晚上……

將近下午五點鐘的光景，鈞凱以異常的勇敢，一匹馬衝向前去如像一股旋風，他嘴裏喊着：
進行呀！

中華民國的男兒！

軍士們看見主將這樣的勇敢，也各人奮不顧身，衝向前敵……

無數的死亡，無數的流血。

但是敵人看見他們這樣的勇敢，也不免懼而退卻了。革命軍就一擁上前攻進了他們的砲

台。

在砲台上的司令台上，革命軍的大旗招展着如像一隻飛翔的大鳥的翅膀。

可是主將鈞凱已經在左腿上中了鎗彈，血不絕地從傷口中流出，他的面上蒼白如死灰。他

的嘴緊閉着一句話也不說——毫沒有半個痛苦的字眼從他的呼吸中吐露出來。

醫生祇是看着他，他已經是無救的了。

像閃電一般的印象在他的眼前掠過，其中有安娜、有瑪格萊與蘊青。瑪格萊對他微笑，並且點着頭表示稱許。她怎樣敬愛着他的勇敢呀！他的無生氣的面龐上因此也略略透露了一點笑容。他的願望總算達到了。可是蘊青呢？她聽到了他的死耗，將怎樣呢？悲乎，喜乎，他不得而知了。

故鄉的印象又閃進了他的腦海：那里有優美的河流與金黃的橙子，有碧綠的麥地與青青的鮮草。牧童騎在牛背上吹着短笛，農夫立在水車上唱着戀歌……

他的回想，他的記憶漸漸模糊了——他終止了他的呼吸——他死了。一切印象也跟着他的死而永遠消滅了。

大家都追悼他，尤其是大中華獨立黨的黨員。

一九二四年，五月，六日作畢。於上海。